

Peter Abrahams

Mine Boy

本書根據Faber & Faber Ltd., 1954年版本譯出

礦 工

原 著 者 [南非] 阿 伯 拉 罕
翻 譯 者 復旦大學外文系英文組
一九五八年畢業生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出字第094號

上海勞動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售

開本 787×1092 1/27 印張 8 12/27 字數 153,000

1956年1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9,000冊

統一書號：10073·0710

定 價：(大) 0.78 元

时鐘在远处什么地方敲打。这个魁梧的汉子倾听着。一下……两下……三下……早晨三点鐘了。

他把小包裹打右手換到左手，扯起了褲子，沿着狹窄的街道繼續前进。他想，这是一条又暗又窄的街道，到处都是黑影。可是这整个迈菜·坎普到处都籠罩着阴影呀。

我走到什么地方来啦，他琢磨着。东西南北，他已經完全分辨不出。然而，这一条街还是和另一条街没有两样……

这时他瞅見了門边的一个妇女。他走过的时候本来不会发现她的，因为她本身就是門的暗影的一部份，可是她咳嗽了一声，挪动了一下。他走得靠近一点。

“大嫂，你可曉得有什么去处好歇歇脚，或許还可以喝上一杯酒嗎？”他的嗓音又低沉又哑。

“晚啦，”妇人回答道。

“很晚了，”这个汉子說。

“点个火，好讓我瞧瞧你，”妇人說。

“我沒火柴。”

“你有啥？”

“啥也沒有。”

“天这么晚，你还想歇歇脚喝杯酒呢？”

那汉子搭拉着脑袋瓜，可是这妇人在暗地里并没瞧出来。

“你有錢嗎？”

“沒有。”

“嘿，你這人真怪。叫什麼名字？剛來這兒的嗎？”

“朱瑪。打北方來的。”

“唔，打北方來的朱瑪，待在這兒，我去取個火就回來。也許你可以歇歇腳、喝杯酒，也許不成。不過你且待在這兒。”

他只看出人影子在移動，却聽不到声响。他凝視着黑洞洞的門兒。啥也瞧不見，只見黑黢黢的一片，象堵牆。他把小包裹打左手換到右手，等待着。

他的兩腿疲憊得發痛。從空空的腹部循環上來的血液，在他的腦袋里卜卜地跳動。因為沒有烟抽，沒有酒喝，他的舌頭也覺得厚起來了。

也許，他想——可是他不同意讓自己想下去。當人家已經同意讓你進去的時候，只有傻瓜才會破門而入哩。

“喂，打北方來的朱瑪，我要拿燈來照照你了。我警告你要當心你的眼睛。燈光可強哩。”

她已經走了出來，他却沒發覺。真象個鬼影子，他想着，露出了微笑。聽她說話，倒是個挺堅強的人哩，他暗自思量着。

“把燈點起來吧，”他說。

強烈的手電筒的光綫投射在他的腰部，照了一會兒，接着向他的兩腳掃去，再从腳上漸漸向上移動，照遍了他的周身。

電筒的光開頭是照在又大又舊的網球鞋上的。那雙球鞋用綫繩和鐵絲緊扎着，儘管這樣，還是看到幾只腳趾露了出來。接着光綫向上射在灰蒙蒙的褪了色的舊褲子上。兩個膝蓋部分都裂開來了。褲腰看來會進破似的，因為褲子太小啦。光綫又落到他那寬寬的胸脯和闊大的肩頭上。那件同褲子一樣綑得緊緊

而又破烂的衬衫好象害怕得紧紧抱住了他。光线又在他温厚的四方脸上停了一刹那功夫，便移到他那提着包裹的右手，再射向那只空空的左手。然后手电筒拍地一下熄灭了。朱玛待在黑地里。

“行，”这妇人最后说道。“你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喝酒，打北方来的朱玛。来吧。”

朱玛在黑暗中躊躇不前。妇人发出了深沉的爽朗的笑声。

“你这么一个健壮的汉子，倒害怕起来了！”

“黑洞洞的呀，大嫂。”

电筒的光再度喷射了出来，不过这一回却一直射在离他几码远的地面上。

“来吧，”妇人重复了一遍。

朱玛尾随着手电筒的光线。

“到啦，”妇人说，一面推开了门。“进来。”朱玛跟她跨进了房间。她带上门，领他去另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里有着灯光，三个男子汉和一位老妈妈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大听啤酒。

“这位是打北方来的朱玛。”妇人说道。“他又饿又累。给他点东西吃吃，潑兰克妈妈……坐下来，朱玛。”

朱玛瞅着这位妇人。她身材高大，有着巴苏陀^①女人的光滑的黄色皮肤，还生着一对敏锐的乌溜溜的眼睛。一个坚强的女人，他下了个判断，而且她那对眼睛能够把别人完全看透哩。

“人家是怎么称呼你的？”他问。

妇人微微一笑，他注意到她只有半片脸动了一动。是左面。

“莉，”妇人说。

① Basuto, 种族名, 居住在南非洲的巴苏陀兰(Basutoland)。

“人家怎么称呼她，跟你有什么关系？”男人当中的一位问道。朱瑪盯住这个人瞧。他是瘦高个子，在屋子里要数他年纪最轻。他的嘴巴恶意地歪扭着，两眼冲朱瑪直瞪。

“他是谁？”朱瑪问这妇人。

“那个家伙叫德拉德拉。他自以为是个硬汉，他要刀子。可他呀，是只小狗。”

“嗨！老板娘把小狗带上床哩！”坐在桌边的年纪顶大的一个汉子说，发出格格的笑声。

莉露出了笑容。“是嘛，达迪，为什么小狗不该讨女主人欢喜？”

达迪格格地乐得更来劲。他捧腹大笑了。眼泪水打两颊往下直流，连气都透不过来。

德拉德拉猛地打来。一拳打中了达迪的脑壳边，打得他跌倒在屋角里。朱瑪走向前去，瞧见了德拉德拉手里的刀子。

朱瑪小心地把包裹搁在桌上，绕过长凳。德拉德拉举起刀子，龇牙咧嘴。两个人相互盯视。屋里一片沉静。达迪忘掉了脑袋上的疼痛，咧着嘴巴，眼珠儿滴溜溜地转动，呆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格斗场面。

泼兰克妈妈走进房间，带着莉叫她弄给朱瑪吃的东西，她张开了嘴巴，又抿嘴，便回厨房去了。

“把刀子给我！”莉下命令了。

德拉德拉看着她，然后望望朱瑪，回过来盯住她瞧。

“不，”他说，不过带着恳求的声调。

“给我！”莉说。这一回她的口气是严厉的。德拉德拉耷拉着眼皮儿，把刀子给了她。

“你们俩都坐下来！”

“婆娘們！”达迪在屋角里吐了一口唾沫，尖刻地說。“她們总是叫一場好架打不成。”

“潑兰克媽媽！把吃的東西拿來，”莉叫道。

“架打好啦？”潑兰克媽媽問道。她并沒露面。

“還有一場架要打哩，”达迪說時又吐了一口唾沫。後來他倚着牆打起呼嚕來了。

“吃吧，”老媽媽把食物擱在朱瑪的面前時，莉說道。

朱瑪睜了她一眼，就吃起來了。

“你們已經把洞兒都搞好啦？”莉問時挨次瞧着其他的每一個人。

他們一個個都點了點頭。她瞅着达迪的咧着的嘴巴，半片臉露出了笑容。“他的呢？”

潑兰克媽媽點點頭。

“那末你們好去睡覺了，”莉說。

德拉德拉和潑兰克媽媽都出去了。留下來的只是那個一直悶聲不响的漢子。他望望莉，又望望朱瑪。

“怎麼啦？”莉問他。

“咱們怎曉得他不是警察局派來的？”這個漢子問道。

“我清楚，”莉回答，擠出一臉笑容。

那漢子點了點腦袋，猛可里向朱瑪伸出手來。朱瑪握了他的手。過後那漢子走了出去。

“他是誰？”朱瑪問。

“他是我丈夫的兄弟，”莉回答。

“你的丈夫？”

“嗯。”她的目光變得柔和了。嘴唇四周浮出半個微笑。朱瑪留心觀察她的時候，她的面容好像變得更加柔弱。不再是那樣

堅強。她的眼光也不那麼敏銳。那對眼睛正是女人的眼睛。

“嗯，”她溫柔地重複了一聲。“我的丈夫。他關在牢里。他已經坐了一年牢，他還得在那兒待上兩個年頭。他殺了一個人。一個身體魁梧的男人，大嘴巴。他要吻我。我的丈夫是個硬漢子，他為了妻子去格鬥，他為了妻子去殺人。不象德拉德拉，光會使舌頭，耍刀子，就這點本事。我的丈夫可是個男子漢。你也是個男子漢，朱瑪，你長得挺結實。可是我的丈夫治得了你，就象拗斷一根木棒兒似的。我不撒謊，你可以去問人家……”

她不說下去了。臉上溫柔的神色消退，恢復了先前的嚴峻。她瞅着朱瑪，半片臉露出笑容。

屋角里傳來了達迪的鼾聲。

“還有德拉德拉，他是你的什麼人？”

她從喉嚨深處迸出了笑聲。“女人家寂寞了，想弄個東西玩玩，就这么一回兒……你呢，朱瑪，你想幹什麼？”

“我來找活幹。我的家鄉沒有活兒。人家說，這兒的活計多着哩。”

“去哪兒干活？”

“去礦山。這可是男人幹的活兒。”

莉搖搖頭，給自己倒了一杯酒。

“開礦沒有什麼好，朱瑪，往後你要咳嗽，吐血，身體漸漸虛弱，就一命嗚呼啦。這號事我見過不知多少，今兒你還年紀輕輕，身強力壯，到明兒，你就瘦得皮包骨頭，準備進棺材。”

“不論幹那一行都是這樣的。”

“不……聽着，朱瑪，我喜歡你，我能夠把你變得有权有勢。我在这兒就是個有权有勢的。如果你成了我手下的工頭，你也會权势一把抓的。當你走來瞧見我待在外門的時候，我正在提

防着警察。別的一些人正在把啤酒埋到地里。这个交易賺大錢哩。你也許能給我干活，呢？”

他們彼此对坐了好一会，后来莉滿臉堆着笑容，搖了搖脑袋。

“不成……嘿，你这个人呀，有了嘴巴不說話。……来，我指点你在哪儿睡覺。”

“我沒錢，”朱瑪說。

“不要錢。可是你身強力壯，你要去干活儿，日后会付我錢的，呢？”

“噫。”

“也許我有时候用得着身強力壯的人，你会帮我一手的。”

“也許。”

“就这儿，”莉一面說，一面跨进了小房間。“这本来是教师住的，不过她到后天才回来，你可以在这儿睡。等她回来，我們就另想办法吧。”她擦了火柴，点亮了蜡烛，就向門口走去。“听我說，打北方来的朱瑪，你不要以为我这么待你，我就是个軟弱的老好人，你好欺騙我。你要是对不起我，我会把你宰得粉碎，連你的老娘也不要你……”

朱瑪哈哈大笑。“你真是个怪女人。我弄不懂你，我所曉得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为人厚道。”

“你是个好样儿，”她溫柔地說道。“可是这座城市倒是个怪地方。晚安。”

她走出去，帶上了門。

朱瑪慢吞吞地脫掉衣服。既然吃过东西，他覺得好多了，可是他疲乏极了。他上了床，然而很难入睡。

这些人都是怪人，他思忖着。啥也束縛不了他們。他們似

乎什么都不相信。可是他們供他床鋪。她留他住宿。她呀，在所有这一号人当中却是最怪的人儿。在另一間屋里那个名叫达通的老头儿正咧着嘴巴，倚着墙壁睡觉，身上什么都不盖。不过，人生是不可思議的。是呀，这一些人就是人生……当然罗……

二

朱瑪醒时已經日上三竿了。他一劲不动地躺了一会，侧耳諦听。可是不論房子里的哪一处都沒有声息。

“我該起身啦，”他叹了口气，又舒舒服服地躺在毯毯中。接着他記起自己是待在陌生人的家里，便推开毯毯。当他只穿一件衬衫站着的时候，心里想道，他們不要在这当儿跑进来。他迅速地穿衣裳。也沒有許多衣裳要穿。只要把褲子套上就行了。

他打开門，站在那儿傾听。房子里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鬧鐘在滴答作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除此而外，沒有別的声音。

“早安！”他叫道。

沒人答腔。

“早安！”他放开点嗓子叫着說。

仍旧是一片沉寂。

“嗨！”他嚷起来了。

一只蜜蜂嗡嗡地打門口飞进来，在他的脑袋上打轉儿。他揮手赶蜜蜂，可是它偏偏不走，嗡嗡地飞得更近了。这个蠢东西会叮我一口的，他想，便快点走出房間，把蜜蜂关在屋面。

屋里空无一人。他从厨房踱进院子。他听到人声，是打街上傳来的。他走向大門，朝外張望。

街上一群人圍成一圈。老达迪就在圈子中心跳来蹦去，扯高了嗓子嚷叫。

达迪的两条胳膊在飞舞。他这条腿跳跳，那条腿蹦蹦，跳起古老的战争舞，嚷着古代的战斗口号。朱瑪带着微笑挤进人堆。

地上有两个有色人种^①的妇女。她们扭打在一起。人们在打赌谁会得胜。大多数人认为那个又瘦又黑的象印第安人的娘儿会打赢。人们叫她妮娜。另一个胖胖的肤色带白的娘儿，人们称她醉莉兹，他们似乎不喜欢她。

胖娘儿坐在瘦条个儿的胸脯上。可是瘦条个儿抓住了对方的头发扯着。泪水打胖娘儿的眼眶里滚了出来，她棕色的长头发给紧紧地扯着，把脖子牵得直往后仰。

“扯呀！把头发都扯下来，妮娜！”达迪嚷叫道。他兴奋得滚进了小沟。

瘦条个儿在扯着头发。胖娘儿把掐住对方喉咙的手一松，便向后倒去。当她翻跌过去的时候，她的衣裳掀了起来，露出了带点白色的肉体。

朱瑪把目光移了开去。

人群吼叫了起来。达迪躺在沟里格格大笑，两条腿在空中飞踢。泪水打他眼里滚了出来。

朱瑪回过头瞧看的当儿，瘦条个儿已经坐在胖娘儿的身上了。她的左手掐住胖娘儿的咽喉，右手伸到背后，寻找自己的鞋子。鞋子找着了，她把鞋子高举过头，打在胖娘儿的脑壳上。

当她再度把鞋子举起的时候，血正从胖娘儿的脑袋上往下淌。朱瑪低声咒骂了一句。达迪控制不了自己，朝着人行道摩

① 混种和白种或其他种族所生的混血种。

擦起脑袋来。人群又吼叫起来。朱瑪挤出人群。他想离开这个场面。他觉得一种异样沉重的东西压在心头。

“住手！”这个声音传来了，压倒众人的吼叫。朱瑪回头一看，原来是莉。人群给她让开一条小道。她并没有向左右张望，一直走过去，站在扭打的娘儿们面前，眼睛冒火。她两臂赤裸，弯腰抱起那个瘦条个儿，好象抱起一个小孩儿似的，把她从胖娘儿的身上扔开。

人堆里有几个发起牢骚来啦。

莉掉转头，半月脸露出笑容。当她的眼光横扫着人群的时候，闪过一种瞧不起人的神情。

“话儿我听到罗，”她温和地说。“让我再听一遍。我想知道他们是誰。”

她等待着。没有人吱声。

“哈，他们不响啦。很好。可是，假使任何人，不论汉子或者娘儿，要想在我门前打架，或者看别人打架，我人在这儿。”她拿拳头敲打胸脯。“来，同我较量好啦。”

这群人悄不声儿地散了，三三两两地走开。达迪打沟里爬出来，象喝醉酒似地，走起路来两腿光打趔趄。肤色带白的胖娘儿抱住血滴滴的脑袋跌坐着。她逐渐清醒了。瘦条个儿在不远的地方，倚着一垛墙壁。

“瞧！她在发酒疯啦，”达迪指着瘦条个儿，格格地笑得挺欢。

她的嘴巴慢慢咧开，一串口水滴在衣裳上。她的身子直打哆嗦。两只手都紧紧地捏成拳头。她沿着墙边慢慢地滑下，直挺挺地躺在人行道上，白瞪着眼睛。要不是身子在打颤，她躺着真象个死人。

莉厌恶地吐了口唾沫，抱起那个发酒疯的瘦条个儿，把她带进院子。

朱瑪和达迪跟随着她。

“给我拿只布袋来，”莉说。

达迪拿来布袋，铺在阴凉地里。莉把这娘儿安顿在布袋上，又走向院门。

“你还坐在那儿干啥？”她粗声粗气地叫道。“到里面来，洗掉你那笨脑瓜上的血迹。”

肤色带白的胖娘儿走进门，在龙头下面洗了头。莉倒满一杯冷水，走过去泼在那个发酒疯的娘儿的脸蛋上。这娘儿起了一阵痉挛，抿紧了嘴巴，颤抖的次数便慢慢减少了。

“她病得厉害吗？”朱瑪瞧着那个发酒疯的娘儿问道。

莉摇摇头，做了个鬼脸。“总有一天她会发起这种毛病，再也醒不转来的。这妞儿本是个好样儿的，她很象达迪。她懂得人生，想把它忘掉……可是你，现在怎么样？吃过东西了吗？”

“我一直睡着，起身的当儿，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出来了，正好看见她们在打架。告诉我，达迪总是这副样儿的吗？他喜欢打架，他也打架吗？”

“咱们先去吃点东西，过后再谈，也许隔一会乔瑟夫会领你去看看市区，呢？”

朱瑪跟她进了屋子，坐着看她张罗早餐。

她虽然身材魁梧，行动起来，不但轻松，还有一副好样儿哩。这个个儿高高、身材健壮、臀部又厚又结实的娘儿，当她冲火爐弯下腰去看，不让肉给烧焦的时候，在朱瑪眼里，她又只不过是普通的妇女。同昨天晚上一样，她谈她的丈夫因为杀死一个向她求爱的大嘴巴的汉子给关进了监牢。这个娘儿真叫人摸不

透。他摇了摇脑袋。

她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

“没什么。”

“你为啥摇头？你瞅着我，后来摇了摇头……你是在想，这个婆娘真怪，她是个难应付的人，人家都怕她，可是她却为我做饭，呃？”

“嗯。”

她笑出声来，在她的笑声里含有几分温暖。“你还想，她也喜欢我，呃？”

“嗯。”

“嘿，我也许喜欢你，嗯，不过你也许不明白怎么回事。也许你以为我喜欢你上床睡觉，呃？”

朱玛笑了笑没有吱声。

“嗯……我瞧得出。可是听我讲，打北方来的朱玛，在处世方面你还是个三岁小孩儿哩。我应付起世面来好做你的老娘。现在听我说吧，也许你会明白，也许你不明白，不过你且听着。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在这儿，可又不是这儿的……不。你弄不懂……我人在这儿，你是明白的，我是打我那一族来的，不过我不再属于他们了。住在城里就是这样，我在这儿已经待了许多年啦。这座城市会使你看不惯你一族里的那一套，你懂吗？”

“嗯，嗯，我懂啦。”

“好……现在吃吧。”

她把一盆食物推到他面前，又给自己盛来一盆，坐在他的对面。

“你是我们自己人……”

“不是，你們准是打南方来的。”

“你不明白。听我說，你是打北方来的，我是打南方来的，可是人是一样的，呃？”

朱瑪怀疑地点点头。

“你真是个小孩儿。听着，你的人同我的人都有一套部落的規矩和风俗，对嗎？”

“对。”

“你打北方来，有我們的一套規矩，所以我喜欢你，但这并不是說我想同你要好，喏，不是！如果你誤解了，麻煩就来啦。我不能使你懂，你摇头晃脑沒有用。我曉得你还不明白。不过也許以后你会懂的。”

他們吃完了，莉拾掇走盘儿，洗过以后再擦干。她瞥見达迪在院子里，便叫他。

“达迪！进来。”

“达迪綳起臉，吐了口唾沫。“什么事啊，婆娘。难道一个男人家就不能有一刻安宁嗎？”

“进来，达迪。”

他来了，象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迈步。

“把这儿的风俗和城市情况都講給朱瑪听听。”

“嘎？”他搖搖晃晃地走来。

“把这儿的风俗和城市的情况都講給朱瑪听听。”她捺着性子重說了一遍，把他扶上椅子。

“风俗和城市的情况嘛，”他咕囔着，眼睛閃出亮光，并且微露笑容。“风俗和城市，啊，有趣呀，这儿的风俗和城市，朱瑪。非常有趣。你听着……”

他立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搓搓手，有意装出微笑，咽

咂嘴巴，聳聳這只肩膀，又聳聳那隻肩膀。

“非常有趣，”他說。“有一天城市拜訪風俗，朱瑪，風俗心腸真好。它請城市吃東西，喝啤酒，並且給了它年輕漂亮的娘兒……”

“胡扯，達迪，”莉插嘴說。

“安靜點，婆娘！”達迪十分堅定地說。

莉微笑了。

“……我剛才在說，它給了城市年輕漂亮的娘兒。你想，以後怎麼樣呢？簡直不能相信。城市沒說一句話。它既沒說‘不，謝謝你’，也沒說‘謝謝’。人們說，‘啊，如今什麼都會好起來啦，風俗同城市交了朋友。’嗯……他們的确說過這番話。後來他們就到地裡去照料莊稼啦。等到太陽落山，他們回來找啤酒，可是啤酒不見啦。後來他們去找風俗，可是它也早跑了。城市呢，在對他們發笑。如今呀，如果他們喝了啤酒，就要關進監牢。所以我喜歡喝啤酒……非常有趣，嘿，朱瑪，唔，事情就是這樣。我要去睡覺啦……”

達迪跟踉蹌蹌地走了出去。他在瘦條個兒的有色女人躺著的地方轉來轉去。酒氣在這娘兒的睡夢中慢慢消失了。那膚色帶白的胖娘兒已經跟她在一起。

這兩個毆打的娘兒緊挨著躺在一條布袋上。

“這兒可沒有地方給我困啦，”達迪叫出聲來。

莉拿了另外一隻布袋走出去，攤開，讓他躺在離娘兒們不遠的地方。達迪仰面朝天，身體伸得筆直，向她微笑。

“我喜歡你，莉，”他的話音含糊不清。

“我也喜歡你，達迪，”她回答。

“那末，吻吻我，”他進一步提出了這個要求。

莉跪下去吻了他的脑門。等她站起来的时候，他已呼呼入睡了。笑容掠过她的面頰，随即消失。她站着对达迪啾了一忽儿，便轉身进屋。

“你喜欢他，”朱瑪說。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回答。話里带有几分怒意。

朱瑪默默地望着她。她擦过他身旁，走进了另一間房間。朱瑪傾听着她在里面走来走去，撿起了东西，又收拾起来。

她哼起調子来了。他知道这支歌儿。歌名雨謠。她接着唱出歌詞：

媽媽，下雨啦
我給淋湿啦
寒冷啊寂寞
我給淋湿啦
悲哀啊寂寞
我給淋湿啦
媽媽，下雨啦
我給淋湿
淋湿啦

歌声里蘊藏着纏綿的悲哀。

朱瑪踱进院子，啾着那三个睡着了的人。

歌声从屋子里向他飄来。可是这一回唱的是支快乐的曲子。歌子充滿了欢笑。她唱的时候，歌声里也夹着笑声。歌子的内容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小伙子，同姑娘們一起走路，对姑娘說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自以爲生得十分英俊，因此有一夜

姑娘們設計誘陷他，害得他跑了五哩路。從此以後，姑娘們天天嘲笑他。

这支歌子有許多行詩句。行行詩句都笑着和嘲諷着这个妄自尊大的青年。

朱瑪笑一笑，点一点头。这个小伙子也活該。一个說大話的家伙。

后来她的歌声停止了。

“朱瑪！”她在叫喚。

他走回去。“嚶？”

乔瑟夫，莉的丈夫的兄弟来了。朱瑪瞧瞧莉。她向他微笑。她的眼睛里一絲怒意也沒有啦。

“乔瑟夫要領你去看看市区。今儿是禮拜六，会有不少顧客來喝酒的，也許也有警察，因此咱們准沒有空閑的。錢拿去。你們可以在什么地方吃一頓飯，过后就回来，呢？”

“誰帮忙卖酒？”乔瑟夫問。

“那两个睡觉的娘儿，还有达迪和潑兰克媽媽，我还叫了另外两个人來帮忙。你去，那再好沒有了，乔瑟夫。如果他們再抓住你，可就糟了。”她向乔瑟夫一笑。

他点点头，走在前面領路。朱瑪随后跟着。

“当心啊，”他們在街道上走去的时候，莉叫道。

乔瑟夫笑出声來，朝她摆摆手。“她是个好人”，他对朱瑪說。

朱瑪点点头，瞧着拥挤的街道。

“每逢禮拜六，都是这个样儿。人們袋里有的是錢，有錢就使得他們在街上走动，把錢化掉。这儿的禮拜六就是这样。”乔瑟夫說。

条条街道都是如此。这条街熙熙攘攘，那条街也是这样。一簇簇的男男女女兜来兜去。今儿是礼拜六，是规定的約翰內斯堡黑种公民的半日假期。迈莱·坎普同夫莱戴道普分享了做主要社交中心的光荣。

男人们在街上扯高了嗓子说话，拿出钱袋数钞票，好让别人看到，他们穿上顶精美顶花稍的服装。鲜红的衬衫，绿色的衬衫，鹅黄的衬衫，还有粉红的衬衫。他们穿着扫地的宽筒裤子和齐腰的紧身的短外衣。脚上是尖头皮鞋。

另外一些人只穿着汗衫和长裤，来显示他们的丈夫气概。而这些人也的确具有丈夫气概，他们又高大又健壮，胸脯凸出，眉目间流露出自信的微笑，他们从不让人，却要别人给他们闪开道儿。

只有在一个穿汗衫的魁梧的人物碰到另一个穿汗衫的魁梧的人物的时候，他们才肯闪个道儿。接着他们往往象格斗的狗儿一样互相啾望，准备扑过去。

在迈莱·坎普和夫莱戴道普人们管他们叫强人。有时候他们互相毆斗，来决定谁是强手。两个人斗过了，斗胜的再找别人。这样一直不断地斗下去，直到只剩下两个对手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要大打特打。斗争的胜利者就成了强中之王。

有不少人在这种格斗中丧了命，因为他们用棍棒、用刀子、用皮鞋来毆打。甚至于用石子来攻击。

礼拜六，他们就这样地在迈莱·坎普和夫莱戴道普的街道上闹来闹去，胸脯凸出，眼睛里闪烁着傲慢的光辉。

也就是在礼拜六这一天，青年妇女们从山区，从比瑞亚，从花园城来到迈莱·坎普。她们的穿戴都是白人的款式，只是格外花稍些，因为她们喜欢比较鲜艳的颜色。她们会忘掉自己是

在山区，在比瑞亚和花园城里干活儿的，在街头巷尾见了面，便扯高了嗓子交谈，笑声不断，还开了不少玩笑。她们全都注意着男人，男人也成了她们的话题儿。这一个说，我喜欢那个汉子；那一个说，那边一个正合我的心意。这样的话儿讲不停。她们还指出自己心爱的男人。不是用手指，而是用她们的眼睛。

可是，事情也真奥妙。男人们竟会知道哪个姑娘爱上了谁。

一次又一次的跳舞，一次又一次的欢笑，一次又一次姑娘们露出她们的大腿，这么一来，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便待在一起了。在更多的欢笑，更多的高谈阔论声中，一男一女便离开了。他们或者挑选一处地方去喝酒，或者就散散步，或者去电影院，或者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就去……

另外一批人又出场了。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时间过得很慢，而且刺激人心。听不完的欢笑，记不清的叫嚷和谈话，喝不尽的酒，打不完的架。迈莱·坎普的人们站在自家的走廊里，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评论了一番，走进屋里，又踱了出来，再发表更多的议论。

黑夜一降临，情景分外刺激人心……

“这儿的礼拜六就是这样，”乔瑟夫又重复了一遍，他给了朱玛一支烟。

他们立在街头，瞧着兜圈儿的人群。马路对面就是电影院，人们川流不息地走进去。电影院的外面，有一小圈人在掷骰子。手拿骰子的那个汉子，在投掷之前，先乱跳乱蹦了一阵。

在马路上不远的地方，两个有色人种汉子在毆斗。他们象一对打得头昏眼花的拳击手。他们已经格斗了一个多钟头。双方只能勉强站住脚跟儿。

在马路上更远一点的地段，两个“阿飞”正一路走来。他们

身穿一套刺眼的絳紫色服装，配上闊褲脚管的褲子，齐膝盖头的长外套，草帽，鮮紅色衬衫和黑色領带。每个人的左手捏着一条紅手帕儿，右手握着一根輕便的手杖。他們大搖大摆、手舞足蹈地从馬路这边晃到那边。两人的身材都很短小，面貌很相象。同样的二套服装，叫人瞧上去好象他們是一个人有两个身体。

一大群喝采哄笑的人們跟在他們后面。

一个有色人种的男人和一个肤色带白的妇女打朱瑪和乔瑟夫身边走过。

“瞧那些黑种笨蛋，”妇人說。

男的哈哈大笑了。

朱瑪感到一陣刺心的羞辱，轉过臉对着乔瑟夫。

“他們都是些創造新款式的人，”乔瑟夫說。

“可是这太无聊了。”

乔瑟夫瞅了他一眼，沒有吭声。

猛可里一部警备車轉个弯儿駛了过来。警察跳下車，冲街道那头跑去。人群散开了。

“来！”乔瑟夫說。

人們向四面奔跑。賭徒們驀地抓走賭注跑掉了。两个“阿飞”从街道上跑得不見了。只有有色人种都沒有跑。

“来呀！”乔瑟夫再一次催促他。

“可是我們又不曾干过什么。”

“他們不会問你这个的，”乔瑟夫厌恶地說。他說完了这句话，便向街道的一方冲过去。

一个警察朝朱瑪一直跑过来，只离开十碼远。朱瑪在等待着。他啥也没干过呀。他只不过曾經站在那儿观看过。警察走近啦。他抡起棒儿，使劲打下来。棒儿沒打中朱瑪的脑袋，却打

在他左肩上。一陣劇痛穿過他的周身。

“我啥也沒干過，”他說道。在警察還沒打第二下的時候，他抓住警察的胳膊。

“放手！雜種！”警察一面叫嚷，一面舉腳就踢。

朱瑪覺得腿部發痛。

“畜生！”他低聲罵着，沖警察臉上打了一拳。一種驚訝的神情流露在警察的眼睛里。朱瑪氣得直打哆嗦。他捏起大拳頭又打了一下。這一下可厲害呀。警察哼唧唧地跌成一團，一動不動地躺了下來。

朱瑪朝四周瞻望。警備車離得還遠，可是那兩個警察沖他跑近啦。

“現在我可要跑羅，”他邊說邊順着街道跑去。

“抓住他，”一個警察嚷道。

一個有色人種的漢子走到馬路上，舉起手來。朱瑪打起精神。他的心兒卜卜地跳，可是他跑得很輕鬆。他得當心點，否則那個黃皮膚的有色人會把他抓給警察。

另外一個有色人走到馬路上來。朱瑪有點心慌。在同一個時間內既要逃跑又要打倒兩個人是不可能的呀。他們會把他抓住的。他聽得見身後警察的脚步聲了。他痛恨有色人。不等他們逮住他，他得打傷他們當中的一個。這些雜種！

一桩不可置信的事發生啦。第二個有色人把第一個打倒了，沖街道奔去，並且還朝朱瑪揮着手哩。

朱瑪微笑着，加快了步子。

“謝謝你，棕色的漢子，”朱瑪說。

“走這兒。”那人說時溜進了一條小道，“把他們甩掉。”

朱瑪跟着他。

他們跑進一座房屋，跳出窗戶，翻過牆頭，又進了另一座房屋，翻過另一堵牆頭。這些有色人種的戶主好像毫不介意似的。後來他們走在一條小胡同里，溜進一座房子。

那個有色人鎖上門，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呼哧呼哧地直喘氣。他揮一揮手，指給朱瑪一張椅子，然後跳起來朝窗外張望。

這人的妻子走進房間里來。她是個黑種人，朱瑪見了很惊奇。男人對她講了事情的經過。她一聲不吭就走了出去。過一會帶了茶水進來。

朱瑪瞅着這個漢子，他又矮又瘦，雖然他還沒上年紀，臉上已經滿是皺紋了。他的眼睛發紅，咳个不停。這是一種傷肺的厲害的干咳。

“你們為啥要打警察？”婦人問道。

“警察先沒來由地打了他，”有色人種的漢子說道。

那婦人上下打量着朱瑪。

“就是這麼回事，”朱瑪說。

婦人點點頭。“他這人是個傻瓜，好管別人的閑事。”她嚴厲地瞅着丈夫。“他的肺不行……”過後她微微一笑，她的臉蛋兒瞧上去非常年青，疲乏的皺紋不見了，眼睛里也沒有了憂郁的神情。“不過他傻雖傻，還算是個好人兒……你剛來這城市不久嗎？”

朱瑪點點頭。

“所以他要同警察交手，”婦人對丈夫說。

那漢子挽着女人的手，冲着她的面孔發笑。

“我該走羅，”朱瑪說。

“現在走還保不了險，”男的說。“他們還會在尋你哩。稍等一會兒吧。”

三

朱瑪很容易地找到了那條街，不過要尋找房屋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暮色漸濃的當兒，所有的房屋瞧上去都是一個模樣兒。一個模樣兒的走廊，一個模樣兒的院門，一個模樣兒的波浪形鐵皮的牆，歪歪倒倒地向外傾斜着。而那鮮明的色彩也全都是一般無二。

到處都是人。人們打一家家門里進進出出。人們蹣跚地行走又摔倒。人們毆鬥又咒罵。

喬瑟夫曾經說過，他們有了錢就想把它化掉。他又說過，這兒的禮拜六就是這個景象。

“喂！”朱瑪對一個過路的陌生人說。

“滾開！”陌生人回答，繼續走他的路。

朱瑪再試一試，沒人停下來聽他說話。

後來他瞧見了早晨毆鬥時打破了腦袋的那個膚色帶白的胖姑娘。她佷倚着一個長條個子的醉漢。他走上前去碰一碰她的肩膀。

“莉住在哪兒？”

醉莉茲醉眼惺忪地瞅他一眼，搖搖腦袋。

“走開，走開，我不愛你。這人是我的情人。”

“去你的，”長條個子的醉漢說後便毆打朱瑪。

朱瑪閃開他的拳頭，跑開了。就是這些門當中的一个。他想，可是哪一扇門呢？那個膚色帶白的傢伙喝得昏迷不醒。朱瑪撞着了一個人，差點摔倒，就抓住了這人，避免摔交。

“救命呀！救命呀！他們在搶劫我！”達迪一面嚷叫，一面拼

命地格斗着好脱身。

“住嘴！”朱瑪搖醒达迪。

“啊，是你，”达迪說：“我以为你关进牢监了，乔瑟夫說你不肯跑的，你跑了嗎？”

“跑了。莉的家在哪儿？”

“我不知道，”达迪說完就走开了。

朱瑪抓住他，搖醒他。

“跟我来，告訴我！”

“啊，他以为他是条狮子，因为他打倒了警察，呃？好，我来教教你……来，打架！”

达迪跳开，揮着拳头在朱瑪周圍走動。接着他猛地冲过来，得得地敲打朱瑪的胸脯。朱瑪哈哈大笑，抓住了他。达迪往后退时滑了一交，脑袋碰着人行道，哼哼唧唧地躺着不动了。

朱瑪跪下去，捧起他的脑袋。

“没什么吧，达迪？”

达迪抓住朱瑪的头，想把他拉倒。

“你这个老狐狸，”朱瑪笑出声来。

他站起身来把达迪当做小孩子似地抱在胳膊里。达迪动手脚地挣扎，可是沒有用。

“她住在哪儿？”

“好，”达迪油腔滑調地說，“我告訴你个办法，如果我領你去，你請我喝酒嗎？那个蠢莉再不讓我喝啦。你請不請？要是你不答应，我要同你打架，大吵大鬧，我会跟人家說你搶劫了我，麻煩这就来了……”

“成，”朱瑪說。

“你答应啦？”

“答应。”

“你说谎，就叫一百万个蚂蚁来咬你？”

“行。”

“就叫你整个礼拜发酒疯……”

“走！把地方指点给我。”

“我喜欢你，朱玛。”

朱玛哈哈大笑。

“你会喝到酒的，达迪。”

“所以我喜欢你，”达迪领路的当儿搭着他的肩膀。

到处都是人。人们要进屋喝酒，另一些人要走出来，在整个场合，卡弗啤酒^①的味道冲人鼻子。

老泼兰克妈妈坐在院子里的一只大桶上，递出一杯杯的啤酒，收回一个个的先令。

乔瑟夫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干着同样的事。

“朱玛！”乔瑟夫叫道。“朱玛！”

他停下生意，抓住朱玛的手，使劲地握。

“我以为他们把你抓去啦，我回头张望，瞧见你同警察打架，我想他这下可完啦。告诉我，好样儿的，出了什么事？”

朱玛要想说给他听，可是人声太嘈杂了。他摇摇头。乔瑟夫点点头，热情地拍拍朱玛的背，敬他一杯啤酒。朱玛摇摇头，达迪用胳膊肘儿用力地推他一下，他笑了笑，接过酒杯。达迪露出笑容，拍着他的胳膊。

朱玛把酒杯送到唇边，过后就递给达迪。达迪用手背抹抹嘴巴，便把杯儿举起。

① Kaffir, 南非洲的黑种民族。卡弗啤酒是一种用卡弗玉米酿成的酒。

在这当儿莉进来了。她伸手打达迪那儿夺过杯子。达迪痛苦地叫了一声，搖搖晃晃地轉个圈子。他一瞧見莉，便发狂似地蹦跳。他这只脚蹦蹦，那只脚跳跳，一連串的咒罵迸出嘴唇，泪珠滾出眼眶。

莉抓住朱瑪，紧抱着他。朱瑪露出笑容，一群酒徒嘲笑着达迪。

朱瑪打莉手里取过酒杯。

“我答应过他。我不請他喝酒，他就不把这座房子指点給我。”

一絲微笑露在莉的半片臉上，一弯眉毛升了上去。她的两眼对朱瑪凝視了一忽儿，过后她点了点头。朱瑪請达迪喝酒。达迪抓牢酒杯，連忙走出厨房。

朱瑪盯住莉的眸子瞧。跟着他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逃走了，”莉說。

他点点头。

“很好。把他打伤了嗎？”

朱瑪給她看拳头。“他困覺啦。”

“这也不錯。但是乔瑟夫叫你跑的时候，就得跑。他熟悉这座城市。”

她輕輕地拍拍朱瑪的拳头，微微一笑。“你是个男子汉……来，咱們找找看，有沒有地方好聊聊。”

他們穿过一个个房間，可是間間都客滿，到处有人在喝酒。

“这是生意，”莉說。

她搖一搖系在腰里的皮錢袋。声音听上去是滿滿的。“这就是权力，”她說。

朱瑪瞅她一眼。她的眸子发亮，臉蛋儿微微发紅。半片臉

上的笑容閃閃就消失了。健壯的胸脯不斷地起伏着。她瞥見他在瞧着她，便大聲笑起來了。她看上去比往常更強壯。

“又有疑問嗎，呃？”

她霎霎眼睛。

他們走在走廊里，不過那兒客人也是滿滿的。

“這是生意啊，”她又說了一遍，領他走到大街上。

他們走向街的拐角處。

“吃過飯了嗎？”

“沒。”

“好，女教師已經回來，等咱們做完生意，你可以同她一齊去吃飯，好不好？”

“成，”他說。

“明兒你可以休息一下。后天你还想去礦場的話，你就去吧……告訴我，你在北方有了女人嗎？”

“沒有。”

“你想在這兒找一個？”

“想找一個。”

她笑了。

他們站在街角等候。莉不住地朝跟他們站的那條街相交叉的一條街道望着。

過了十分鐘，一個黑人警察騎着自行車來，隨即停下。

“喂，”莉說。

“喂，”警察說時瞧了朱瑪一眼。

“他沒問題，”莉說。

“今晚他們不會來，”警察說。

“好極啦。”

“不过早晨他們要掘你家的地，还有别人家的。”

“啊……别人家是哪些户头？”

“我只同你做生意，”警察說。

莉的嘴角露出笑容。她打皮包里数出了五張一鎊的鈔票遞給警察。

“你别告诉人家，”他說。

“我只管我自己的事，”她回答了便走开了。

警察也騎上車子走了。

“来，”莉說时便領路回家。

朱瑪赶上她，挽着她的胳膊。

“你会告诉别人嗎？”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說时扯开了胳膊。

“你真是个怪娘儿。”

“你是个傻瓜……走吧，我还有不少事要做呢。”

他跟她穿过屋子，进入院子，朝院子里那一头的門口走去。她敲敲门，进去了。朱瑪跟随着她。

坐在那儿吃饭的一个年青的娘儿抬起头来。

“这位是朱瑪，”莉說。

朱瑪微笑。这个姑娘板着脸孔朝他一看。这是教师，他想。

“弄点吃的来，”莉說，“让他待在这几。我有不少事要办哩。他們早晨要来掘地皮。”

“今晚呢？”这姑娘問道。

“他們不会来，因此我們將大量卖，过后把剩下的弄出去。我会叫你的。也許你同朱瑪吃过飯可以去电影院，呢？”

莉走出去，随手带上了門。后来她又把脑袋伸进屋子里。

“朱瑪，我没生你的气，不过你不要这么傻。如果我告诉別

人，警察会曉得我們事先得到了警告，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吃吧……”

她又帶上了門。

“拖張椅子坐下，”姑娘說。

朱瑪听从了。

那个姑娘起身給他弄了点吃的来。他注視着她。她生得漂亮，象朵光滑的棕色的鮮花。青春和力量蘊藏在她那具有魅力的身段里。柔和的健壮的棕色的美。在她的胳膊上，在她的腿上，在她掉轉身和抬起头的举止上。她那柔和的嗓子也是挺不錯的。要不看她真难过哪。

她把吃的擱在他面前。

“你今儿把警察打倒啦，”她說。

他点点头。

“为了啥？”

“他没来由地打了我。”

“你为啥不跑？”

“一个人又没干啥，难道一定要跑不成？”

这时她第一次对他微微一笑。笑得挺逗人喜爱，她的牙齿也很美，她的面颊上漾出了两个酒涡，一边一个。两只又深又美的酒涡要人去吻吻。她笑时，一对眼睛亮而深沉。他回她一笑。

“你不怕嗎？”她問。

“我誰也不怕，”他說，帶有自夸的口气。

“吃吧，”她說。

过一忽儿他抬起頭。

“人家怎么称呼你的？”

“伊莉莎。”

“名字挺不錯。”

“你打哪儿來的？”她問。

“打北方。”

“北方好嗎？”

“很好。”

“你爲啥離開那兒？”

“那兒沒活干，我要到這兒的礦場里去干活。”

她沉默了。他想找點話兒拉拉，可是又沒有什麼好拉的話題兒。她是這麼漂亮。他瞧着她的頭髮，想去碰它一下。她抬起眼睛，睽見他正在瞧她，便又垂下眼臉。

“飯菜怎麼樣？”

“很好。是你做的嗎？”

“嗯。”

莉打門里探進頭來。

“她很漂亮吧，朱瑪？”

“漂亮極啦。”

莉笑出聲來，砰地把門帶上了。

“你要喝酒嗎？”伊莉莎問。

“不喝。”

她站起身，拾掇開東西。朱瑪注視着她，房間里悄然無聲。

酒徒們的談話聲模模糊糊地從外邊傳來。他們時時聽見莉在酒徒們的喧嘩聲太高的時候，促使他們安靜的嗓音。

“幫我抬起機器，我要干點縫紉活兒，”伊莉莎說。

朱瑪跳起身來，抓住縫紉機。他抬起機器的當兒，覺得左肩上一陣挺厲害的刺痛。

“你受傷啦，”伊莉莎說。

“没什么，”他說。

“讓我来瞧瞧。”

“没什么呀！”

“那末讓我瞧。”

“是那个蠢警察打的。”

“坐在这兒。”

她解开了他的衬衫。警察打的地方有块紫色的瘀伤。

“你得涂上些药，”她說。

她找来一瓶油膏，涂在伤痕上。她的手指又软又嫩。他希望她繼續涂下去。

“你这人挺好，”他說。“又好又漂亮。”

“你很孤单，”她說着笑出声来。

他們又沉默了。但气氛是友好的。打門外傳來的人声似乎更加亲切。

她递給他一支烟，給自己点上一支。她瞅着他的臉蛋儿，扑嗤笑了。

“你瞧娘儿們抽烟还是酸題儿第一遭嗎？”

“我只見過白种女人抽烟。”

她給針穿上綫，慢慢地机器发出了响声。这是种柔和的嘤啞声，他很爱听。

“談談你的家乡，”她說，“还有你們那个种族。”

“那是在老远的地方，”他說。“在两座小山和一条河中間。靜寂得很，不象这儿。我一想到它，就怀念着它。咱們曾經有过不少牲口，不过現在呢，少得可怜。地是出息不大的。我父亲在那儿。还有弟弟妹妹。”

“你媽呢？”

“死啦。”

“你要回去嗎？”

“是的。”

“那末这座城市——你喜欢它嗎？”

“我不知道。”

“莉喜欢你。她談了不少关于你的情况。”

“她心眼儿挺好，不过要了解她很困难。”

“她也挺正派。”

“你喜欢她，她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我姨媽。我媽去世后，她撫养我，送我进学校，現在我是个教师。你念过書嗎？”

“沒念过。我們那儿沒有学校。”

伊莉莎停止縫紉，盖好縫紉机。

“来，咱們去走走。我領你到象是乡村的地方去。”

他們离开迈菜·坎普，穿过拥挤的人群，打吵嚷、敲斗和鬧声中走远了。这些声音慢慢地变得微弱了，一直到成为一片隱約的营营声。

过了一忽儿，脚下便是草地。

“这儿很安靜，”伊莉莎說。

“差不多同乡下一样，”朱瑪說。

“有时候，我听厌了喧囂，就到这儿来，”她說。

“这儿空气新鮮，”他說。

他們坐下。

“那儿是城市，”伊莉莎說，用手指点着。

城市稍稍偏东，一簇朦朧的建筑物和无数閃爍的光。

“打这儿瞧着城市会叫你觉得寂寞的，”他說。

伊莉莎伸了个懒腰，仰面躺着，两手枕着头。

“我喜欢看星星，”她说。

他回过来朝她瞧。

“你很漂亮。”

“你很孤单，”她说时扑嗤一笑。

“你为啥说这话？”

“因为这是事实。”

他觉得他们两人间存在着某种东西，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推开。他掉过头瞧向西方。他看到那儿有不少高大的朦朦胧胧的影子，顶端耸入云霄。一条条又圆又大的东西升起来的时候，慢慢变细，直到它们的尖端显露在天空里。他指着那儿。

“那些是什么？”

伊莉莎坐起来瞧着。

“那是矿滓堆，是矿工们在地里找黄金的时候，从地里挖出的沙子。你将要来帮助他们堆这些东西。”

“就是沙子吗？”

“嗯，”她没精打采地说，“就是沙子。”

“这得化不少时间啊。”

“是呀，堆这么些，要好多年哩。每天都在堆起更多的来。”

“你去过那儿附近吗？”

“去过。”

“象个什么模样儿？”

“象沙子。”

“什么颜色？”

“白沙子。”

“不是黑色的？”

“我沒見過別的颜色。”

“真有意思。”

“为啥？”

“黑人堆起白色的沙丘。”

“也有白人呢……喂，我們該走啦。”

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朱瑪坐着凝視矿滓堆。月亮慈地打一片云里露出来了，又大、又黄、又亲人。天空里的星星闪闪发亮。朱瑪的眼睛打矿滓堆移向伊莉莎，带着渴慕的神情。

“你很漂亮，”他一本正經地說。

“走吧，”她說。

“你不喜欢我。”

她惊奇地瞅他一眼，沒吱声。在月光下她似乎笑了。一丝微笑挂在她的嘴边，这可叫他想起了莉。

她走开了。他起身跟住她，挽起她的胳膊，把她拖过来。

“你长得挺结实，”她笑着說。

“你为啥不喜欢我？”

她瞅他的当儿，眼睛又露出惊奇的神色。她还是沒吱声。

他把她拉向身边，紧紧抱着。觉得她身子依順了，微微一笑。

在他后面是城市和迈菜·坎普。而在那一边是那些白沙子堆成的矿滓堆。这儿呢，又沉寂又宁静，她温柔地偎在他怀里。

他的大手托住她的下巴，抬起她的脸蛋儿。他望着她的眼睛发笑，可是她并没有回笑。这个姑娘也怪，象莉。他低了头，吻她。

她的身子又挺直了，推开了他。

“不要这样！”她說，这好象一个孩子的叫声。

她背朝着他，稍微走远一点。朱瑪仍旧站着，向她瞧。

“我很抱歉，”她說时并没回过頭。

“没什么，”他說完就走开。

他走上来时的小路。他停了一下，回头瞧着远方的矿滓堆，又掉头繼續走路。

他走近迈菜·坎普时，她赶上他，同他齐步前进。他們默默地走了好一会。

后来她瞧瞧他。她說：

“你生气啦？”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很抱歉，”她說，“但是你不明白。”

他瞅她一眼。她满面愁容。他的怒意消了。如今在他的心怀里只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寂寞的情緒。

“我没生气，”他說。

他們不声不响地走着剩下的一段路程……

人們整夜在莉家里喝酒。朱瑪和伊莉莎回家时，屋子甚至比他們先前出去时还要拥挤。

老泼兰克媽媽仍旧坐在院子里的老地方。她身后是两只空的酒桶，身前攔着半桶酒。院子里挤满了人。

瘦条个儿的有色人种娘儿，下午曾經发过酒癩，如今，在院子的另一角落里守着一只桶卖酒。朱瑪看見她已經清醒了，很是詫异。

屋子里也挤着喝酒的男男女女。許多有色人种娘儿們手臂勾着黑种汉子。可是有色人种汉子只有一两个。

一个难看的瘦条个儿的有色人种娘儿走来，把胳膊圍住朱

瑪的脖子，說道：

“給我買杯酒，好人兒，隔會兒咱們去困覺。只要你半個克朗。”

伊莉莎離開他踱進房間。朱瑪又走進院子。莉倚着牆同一群漢子拉瓜兒，放開喉嚨大笑。她的臉蛋兒放着紅光，眉來眼去地嘲笑着漢子們。

“朱瑪！”這是老潑蘭克媽媽的嗓音。

他朝她走過去。

“坐在这儿，孩子，”她說；在長凳上挨着她的地方讓了個座位。“我有不少錢，我要你拿去一些放好，交給莉。這些人都醉了，很可能打起架來，我年紀又大。”

她遞給他一迭鈔票，輕輕拍着他的胳膊，把他推開。他露出笑容。她的口氣既親切而又慈愛，這可叫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母親。

“來，來，狗養的！用酒灌你們的腸子！”潑蘭克媽媽吆喝着，她的嗓音里一丁點慈愛的意味都沒了。

朱瑪瞅着發噱，她淘氣地向他霎眼，皮革似的老臉蛋兒笑成一搭子皺紋。

“來，狗崽子！”她嚷道。“你們的錢呢？”

朱瑪走開了。

“他在这儿，雜種！”

朱瑪掉轉腦袋。什麼東西在他面前閃過，他向後一退。

“用這來對付偷我娘兒的人，”德拉德拉嚷道。

他晃了晃刀，他身後還有兩個人，也拿着刀子。朱瑪感覺血打半片臉上淌了下來。

德拉德拉哈哈大笑。刀子對空中一劈。身後的兩個人向前

迈了几步。朱瑪朝后退，碰着一种坚硬的东西。

“拿去，”是一个娘儿的声音。一只棒儿塞到他的手里。这是妮娜，瘦条个儿的有色人种娘儿，曾经发过酒疯的人。朱瑪举起棒儿。

“来吧，”他说。

“让我来对付德拉德拉！”这是莉的声音。

德拉德拉向后退，掉过头来。朱瑪举棒冲德拉德拉前进一步。

“不！我对付他。看住另外两个人。”

她缓步前进，两手叉腰，半开脸露出笑容。人们向后退，远离站在中心的这几个人。德拉德拉的帮手之一眼珠转向莉。朱瑪打了他一下。这人一声不吭地倒下去。另一个人朝大门冲去，却给刚进门的一个高汉子逮住了。高汉子掐住他的咽喉直搖。

“我名叫约·普·威廉逊，我要宰掉你这个婊子养的，”高汉子咆哮道。

“约翰尼斯！”妮娜，那个瘦条个儿的有色人种娘儿嚷道。

魁梧的大汉子并没有松手，冲她瞧着。

“别杀死他，你要坐牢的，”妮娜嚷道。

“我要捶扁这个婊子养的！”约翰尼斯咆哮道。

“不能！”妮娜大声嚷，带着命令的口气。

约翰尼斯咕囔了一声，放了那人。那人摔倒在地上，毫不动弹地躺着。

“如果你走近一点，我要砍掉你，”德拉德拉面对着莉向后退。

“又是一个，”约翰尼斯边嚷边往前走。

“我来对付他，”莉說。

約翰尼斯向后退。

“別再走近，婆娘！”

莉又进一步。德拉德拉的刀子砍出去，沒砍中她。她却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推开。他使勁地想用刀子戳她的肩胛，可是莉象老虎钳一样钳住他。

“再使点勁，”她压低声音說，用她的脑門撞着他的面孔。

一滴滴的血打他鼻孔里流出来。当他使勁地戳下刀子的时候，脑門上和脖子里都暴起了青筋。

他們猛烈地扭打在一起，从这边搖晃到那边。德拉德拉拚命地想用脚摔倒她。她噴着鼻息。后来她慢慢地把他的胳膊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一顆顆汗珠儿出現在他的脑門上。他的面孔苦痛地歪扭着。刺耳的坼裂声傳出来，德拉德拉变得无力了。刀子从他手里掉下。

莉松了手，他癱成一团。她朝下瞅了一眼，吐口唾沫，然后提起脚来踩他的臉。

“別这样！”朱瑪說。

她朝他瞧着，露出半个笑臉，便掉轉头。

“把这腌臢东西弄走，”她說。

伊莉莎挽着朱瑪的胳膊。

“来，我給你洗掉面孔上的血。”

他跟她一齐进了房間。她打一盆水，替他洗面。

“刀口不深，”她說，“可是咱們得把它包扎好，要不然会流更多的血的……来！”

“没什么，”他說。

她不耐煩地拖他出去……

一小時後，他們回來了。他們找了大夫，朱瑪臉上的傷口縫補了。

院子里一個人也沒有。屋子里也空蕩蕩的。他們都走啦。只有大個兒約翰尼斯和妮娜還在。到處弥漫着強烈的啤酒味。

“痛嗎？”莉問。

朱瑪搖搖頭。

“約翰尼斯在礦里干活，”莉說。“他會幫你忙，是嗎，約翰尼斯？”

“我名叫約·普·威廉遜，”約翰尼斯回答，“我會幫他忙的！”

達迪由潑蘭克媽媽揹着進來了。他一直在睡覺，現在清醒了。

朱瑪瞅了約翰尼斯一眼。他看上去象個有色人種，但是他一言一行都跟別人一樣。那個瘦條個兒的有色娘兒愛着他，誰都瞧得出。

莉瞧瞧朱瑪，又瞧瞧伊莉莎，便扑嗤笑出聲來。

“他流出了不少血，”伊莉莎說。

“讓他睡吧，”莉說。“你得幫咱們取出酒罈，打掃場所，等早晨警察來時，好叫他們一點兒破綻都看不出。”

伊莉莎點點頭。朱瑪、莉和伊莉莎都走進院子向房間走去。莉坐下，瞧朱瑪。

“你就睡在這兒。伊莉莎睡在屋子里……你覺得怎麼樣？”

“成。”

“想吃什麼？”

“不。”

“要喝酒嗎？”

“不。”

“要那個人嗎？”莉沖伊莉莎的方向點點頭。

“別說傻話，”伊莉莎說。

朱瑪不响。莉嘆口氣，笑起來。朱瑪想起了潑蘭克媽媽給他的錢。他取出遞給莉。她站起來，沖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走向門口。她又向伊莉莎的方向點一下頭，“那個妞兒喜欢你，但是她是個傻瓜。這是因為她進了學校。她喜欢你，但是她要一個人能夠捧書本兒，穿戴象白人，講一口白人的話，還結上個小布條兒，他們管它叫領帶的。要強迫她，要不然你也是個傻瓜。”

她又笑了一聲，走出去了。朱瑪注視伊莉莎。

“是這樣的嗎？”

她不看他。

“你的床鋪好啦，”她說。“現在好去睡了。”

她沒回答他，就走了出去。

四

醉時的約翰尼斯和醒時的約翰尼斯簡直判若兩人。醉時的約翰尼斯一開口就吵吵嚷嚷、自吹自擂、大言不慚，逢人便說他叫約·普·威廉遜，他要捶扁隨便哪個婊子養的。他對打架興趣十足，對自己的牛力氣也自得其樂，在任何時候，他敢向任何人挑戰。醒時的約翰尼斯沉靜而又謙遜，說起話來很和氣。他溫馴似綿羊，對自己魁梧的身體和巨大的力氣，似乎感到害臊。同時他幾乎不敢正眼看人，見人就畏縮，讓在一邊，要去觸怒他，那可是很難的寧。

在星期一这天清晨，約翰尼斯很清醒，臉色也一本正經，眉毛緊鎖在一起，就好象在沉思着什麼事兒似的。

朱瑪不時地瞧着他。但是約翰尼斯搭拉着腦袋，一直拖着沉重的步子。朱瑪有許多問題要問他。朱瑪試問過，但他总是用“是”或“不是”來回答，他那柔和的聲音里帶着憂傷的調子，跟他講話真不容易。朱瑪想知道礦里到底是個什麼樣兒。

“現在街上空無一人了，”朱瑪一面說，一面想起星期六那天街上是多麼擁擠啊。

“是的，”約翰尼斯答道。

街道看起來顯得很陌生，又那麼冷冷清清，約翰尼斯想着，但是不開腔。好象街道不該應是这样的：又長、又寬、又冷清，一條馬路接着一條馬路，一片店鋪挨着一片店鋪，櫥窗雖多，却沒有人朝里面瞧，可怕的沉沉的寂靜籠罩一切。街燈昏暗，一切東西看起來是这样的陌生，象死了似的。約翰尼斯不喜歡這種情景，他也不喜歡想到死……

“現在街道是這麼寂靜，”朱瑪說，“我喜歡這個。我真不喜歡星期六那樣的熙熙攘攘，到處都是人。”

“嘿，”約翰尼斯咕噥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我倒喜歡熙熙攘攘的街道哩。”

“什麼？”

“沒什麼。”

“我以為你在說什麼，”朱瑪盯着他說道。

“沒說什麼。”

他們又沉默地走了好久。從條條空蕩蕩的街道這頭到那頭，兩邊都是沉睡着的高樓大廈，家家櫥窗都陳列着商品和服裝。

但是沒有一輛車子，沒有一個行人，整個黃金的城沉睡了，只

有他俩两人醒着在城里走动。这个地方真象死去了似的，約翰尼斯想道，我真討厭这样的死地方。

这样倒是挺美的，朱瑪思量着，又美又平靜。

他倒喜欢这个，約翰尼斯想，我可喜欢人。不是这空蕩蕩的街道和死一般的高樓大厦。喜欢人，人。

他是个怪人，朱瑪想道；昨天他吵吵嚷嚷，自吹自擂，今儿变得这样沉靜，說起話来叫人几乎听不見。矿里不曉得是个什么样儿，朱瑪思忖着。他問过約翰尼斯，可是他沒回答。他再試一試：

“矿里的情况怎么样？”

約翰尼斯用迷惑的眼光瞅着他。

“我从沒在矿里待过，”朱瑪解釋道。

約翰尼斯的臉上疑团还没解开。朱瑪不知道約翰尼斯是否已經理解他問話的用意，接着又說道：

“我并不怕干这份活儿。我只想知道到那儿去干些什么。”

“你会知道的。学那一行并不难。”

約翰尼斯撇撇嘴，目光移了开去。他厭恨这些空无行人的街道，他也厭恨他們自己的脚步声，脚步声使街道更加冷寂，談話声尤其如此。

朱瑪本想打开話匣子，看到約翰尼斯的臉色，就改变了主意。

他們离开約翰內斯堡了，离得还不算远。这段地方就在他們剛才走过的小高地的后面，假使他們要望一望的話，那些較高的建筑物还能够瞧得見。

在他們面前是矿滓堆的高聳的尖頂。朱瑪瞧着这些沙堆。現在它們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同星期六那天晚上他和伊莉莎在一起注視着的时候并不一样。那时沙堆看上去还有些庄

严、美丽，而且可望而不可即。如今只不过是普通的沙丘罢了。他并不喜欢。

“有人来矿场上工了，”約翰尼斯边指边說道。朱瑪瞧过去，在他们的左下方，伸展着一条碎石铺的道路。在左转弯的地方，一大串人在走动。天还没有大亮，只能看到他们是一群走路的人，其他就很难分辨得出了。

“人可不少，”朱瑪說。

“嗯。”

“他们打哪儿来的？”

“打营地①里来的，”約翰尼斯說着，就坐在草地上。朱瑪坐在約翰尼斯旁边，注视着这一队正在走近的人群。

“营地在兰拉格台，”約翰尼斯輕声說。“所有的矿工都得住在营地里。”

“那么你呢？”朱瑪問。

他们沉默了一会。这一群人走得近了一些，可是仍旧有一大段距离。約翰尼斯指着这群人說：

“他们不是城里人，他们来自农村，有些来自葡萄牙的属地，另一些人来自罗得西亚②。白人把他们抓来的。这些抓来的人就得住在营地里。这是这个地方的规矩。我也跟你一样，打外地来的，但我给一个白人当工头，所以我不住在营地里。他们不肯多招城里的黑人当矿工，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些人。”

“那他们要不要我呢？”

① compound，白人迫使外来矿工住的营房，里边管理严格，如同监狱。

② Rhodesia，国名，有南北两国。1953年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与尼亚萨兰合组成为中非联邦。

約翰尼斯点点头，嚼起一根草来。

这队人走近了。約翰尼斯站起来，伸个懒腰。

“来，跟他們走吧！”

朱瑪跟着他走下斜坡，一块儿等在路旁。

一个矿警大踏步地走在长长的队伍前面，他負的責任是在矿工中維持秩序。队伍兩側，各距十碼左右，走着另一些矿警。他們都带着圓头棒和南非土人用的长矛。这队人边走边哼。

朱瑪以新奇的眼光看着。

“为什么其他的人都带着长矛？”

“这是規矩，”約翰尼斯說。

队伍同他們并排走了。

“早上好！”約翰尼斯叫道。

“早上好，威廉逊！”走在前面的矿警叫着說。“城里怎么样？”

“跟往常一样，”約翰尼斯答。

他們同队伍一起向前进，可是还在路边走。

朱瑪瞅着前进的人們的臉蛋儿，他們臉上几乎沒有表情。后来，他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对他微笑。他回了一笑。老头儿举起手来挥招呼。

“那人是誰？”朱瑪問約翰尼斯。

約翰尼斯看了一眼，摇摇头。朱瑪又瞅着这个老头儿。

“你的朋友叫什么，威廉逊？”队伍前面的矿警叫着說，他的嚷声压倒了沒精打采的通通的脚步声。

“他叫朱瑪！”約翰尼斯回答。

“嘿，朱瑪！”这个矿警喊道。

“嘿！”朱瑪回答道，又把眼睛回到老头儿身上。老头儿的眼

色里象傳來什麼信息似的，可是朱瑪不能理解，只得搖搖頭。

“他是不是到礦場去，威廉遜？”這個礦警叫着說。

“他是來幫‘紅頭髮’那個家伙的。”

路轉了個彎兒，它再度變得筆直的時候，礦場的門已在望了。

朝陽的光輝已開始在東方露了出來。隊伍沒精打采的通通的脚步聲，還在繼續響着，在隊伍的後面出現一陣飛落的塵土。前進的人群都發出哼哼唧唧的聲音。

開門了，人們走了進去。一群白人打煙霧騰騰的矮房子裏出來看這隊人走過。這隊人向左拐了個彎，便消失在礦滓堆和幾座建築物的後面了。腳步聲也漸漸聽不清了。

腳步聲又傳來了。這次是打右面來的。朱瑪回過頭來。這是另一群人。他看了約翰尼斯一眼。

“做夜班的，”約翰尼斯說。

他們走出大門，兩旁有礦警，前面也有礦警領隊。他們同走進來的那支隊伍沒有什麼兩樣，但是這支隊伍還有些特征，這是前一支隊伍所沒有的。朱瑪仔細地看着，想知道那究竟是些什麼。但他看不出什麼。的確是有些不同，可是朱瑪就覺察不到。

這支隊伍在路的拐彎處消失了。腳步聲低下去了，最後聽不出了。

“待在這兒，”約翰尼斯說，朝門走去。一個礦警走上前來。約翰尼斯舉起兩條胳膊，伸得很直。礦警摸了摸他的口袋。約翰尼斯走過去，消失在一座矮房子後面。

兩個白人騎着自行車，打路角上拐了個彎。那個礦警開了門。兩個白人騎了進來。隨後三部汽車也緊跟着開進了大門。

約翰尼斯回來了。

“‘紅头发’还没来，我们就在这儿等一等吧。”

一声爆炸从大門后边什么地方傳來，紧接着的是一陣轟隆隆的声响。朱瑪跳了起来。

“这真是个怪地方，”他說。

“你往后逐漸会习惯的。”

一輛自行車飞快地掠过路的轉弯处向門口駛来。

“我就是帮这个白人工作，”約翰尼斯說。

那个白人刹了車，車輪向前滾了十来碼才停下来。他跳下車来，哈哈大笑。他同約翰尼斯一样的魁梧高大。但是他比較年輕，看来更健壮。他笑出滿臉皺痕，喜孜孜地雲着眼。

“嘿，約翰尼斯，”白人說，“假使你待在这儿，誰来照看那些矿工呢？”

“我看过他們了。没什么。”

“老天爷，約翰尼斯，你没喝醉！”

那白人拍拍約翰尼斯的胸脯，又笑了起来。

“警察把一切都毀了，”約翰尼斯說，臉上閃过一絲笑影。

白人拍拍自己的大腿，哈哈大笑。接着他驀地收住笑声，瞅着朱瑪。

“嗨，克里斯！”在烟霧騰騰的房子的門口，一个白人喊道。

“来啦！”克里斯朝他嚷道。

他又瞧着朱瑪，仔細地打量他。他向前冲着脑袋，抬起下巴。

“这是誰？”

“他叫朱瑪，”約翰尼斯答。

“雅博人？”克里斯問，翹起脑袋。

“雅博人，”朱瑪笑着說。

白人也笑了笑。随后，猛可里伸出拳头朝朱瑪的胸部狠狠打了一下。朱瑪的眼睛冒出火星子，他本能地朝后退去，举起胳膊，握紧粗大的双拳。

白人很快地举起手，但却震着眼睛。

“对不起，朱瑪。我要试试你象不象个汉子。”他慈爱地拍着約翰尼斯的肩胛說，“他象个娘儿，只有在喝醉酒时，他才是个男子汉。对嗎？”

克里斯伸出手。朱瑪迟疑地握了一下。克里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递给約翰尼斯，說：“和朱瑪分了吧。你可以把他带进来，約翰尼斯，我去同‘紅头发’談談。”

“嗨，克里斯，”烟霧騰騰的木屋子那边的一个人又嚷道。

“来啦！”克里斯嚷着，走向大門。

“白人！”約翰尼斯叫道。

克里斯停下，轉过身来。

“告訴門警說朱瑪可以进去。”

“好吧，”克里斯說。

他进了大門，和站在門口的矿警談了几句，就到白人待着的烟霧騰騰的木屋子里去了。

“来吧！”約翰尼斯对朱瑪說。“現在一切事都办好了。”

“可是紅头发的那个家伙在哪儿呢？你說我要做他的助手。”

“如果那人說行，事情就差不离啦。他是‘紅头发’的好朋友。来吧。”

約翰尼斯領路。他們走进大門。那个矿警猛地抓住朱瑪的胳膊，朱瑪掙脫了。

“他得搜查你，”約翰尼斯說。“这是規矩。”

那个矿警把朱瑪的胳膊向上推起。朱瑪就象他看到約翰尼斯做过的那样举起了双臂。那个矿警摸了摸他的口袋，点了点头。他并没認真搜查，这不过是个規矩罢了。

当朱瑪看約翰尼斯时，約翰尼斯微露笑容，眼睛往下瞧着。朱瑪也慕地笑了起来。他們走开了。

“我喜欢你的那个白人，”朱瑪說。

“他是个好人，”約翰尼斯說。

“他是个荷兰人嗎？”朱瑪問。

“是的。你的那个白人打海那边来的。走这儿。”

約翰尼斯領他朝着一扇有洞口的小玻璃窗走去。約翰尼斯輕輕地敲打窗台。一个白人来到窗后。

“什么事？”

“来了一个新手，”約翰尼斯說。

“你的伙伴？”

“不是。是給‘紅头发’当工头的。”

“‘紅头发’还没来。”

“我的那个白人說好了的。”

“你是指你的头儿。”

“我的白人。”

窗口的白人訂住約翰尼斯，約翰尼斯也回敬他一眼。那人咒罵了一声，轉眼瞅着朱瑪：

“你叫什么？”

“朱瑪。”

“你的通行証呢？”

朱瑪交驗了他的通行証，那人走开了。隔了一会，他拿了一张藍色硬卡片，交給了朱瑪。

“切勿遺失，”那人說。

朱瑪接過卡片瞧着。他看不懂上面究竟寫了些什么。卡片上是這樣寫的：

土人朱瑪通行証
派迪·奧西先生手下的工頭

“我原有的通行証呢？”朱瑪問。

“做完工才給，”在窗口的那人說完就走開了。

朱瑪跟着約翰尼斯兜過屋子，來到一處有一群人的地方，他們把沙裝上貨車，再把貨車推走。兩個礦警和一個白人看管這約莫五十名的一群人。

“今兒你在這兒工作，”約翰尼斯告訴他。

約翰尼斯帶他到白人那兒，告訴白人說他是“紅頭髮”的新工頭。

朱瑪不喜歡這個白人。他那雙眼睛就告訴你他是個喜歡踢你、推你、罵你的白人之一。

約翰尼斯解釋完畢，就把朱瑪拉到一旁說：“這傢伙可不是好人，可是只有今兒一天你在他手下干活，不會有什麼的，如果他朝你发脾气，你就別回嘴。到了時候，那邊的一個人會領你去吃飯的。我該走了，朱瑪……祝你好運道。”

朱瑪眼看着約翰尼斯走開。眼看他走近候在升降車門口的人群里。有人遞給他一頂縛有照明燈的帽子。約翰尼斯點上燈，帶上帽子。接着，他揮手叫人們走進升降車，自己也跟着走了進去。哨子一响，升降車就往下沉，終于瞧不見了，原來停着升降車的地方成了個空洞。朱瑪知道會出現這樣的事。然而這時還

是使他毛骨悚然。他的心卜卜地跳动着，两手粘着汗水。

“嗨，你！”

朱瑪跳起来，朝着那白人瞅了一眼，白人的眼睛里发出怒火。

“推那部車子！”

朱瑪看看那白人，看看那滿載的貨車，又看看那鋪着軌道的很陡的斜坡，再看看那个白人。紧靠着朱瑪的那个矿警小声提出抗議。站得远一点的几个人打喉嚨里发出喃喃的抱怨声。

“他不曉得怎么推車子，”一个人悄不声儿地说。

“这本是两个人干的活儿嘛，”另一个低声咕囔着。

“住口！”白人怒吼道。

咕囔声和喃喃抱怨声都停止了。

朱瑪真不明白干嗎那白人要生他的气。于是，他慢吞吞地走向那輛貨車。两个本来要推貨車的人站到一边去。朱瑪用身体撐住貨車的边上，瞅着那个白人。白人眼睛里露出奇怪的神情。他瞧見就在这白人的后面，約翰尼斯的白人工头和另一个人在一起。那另一个人头发紅紅的。是呀，他就是“紅头发”。他們两个神情也都很怪。可是比起那个叫他推車子的白人来可不一样。

“再推！”白人咆哮着。

朱瑪推了，車的上部移动了一下，可是車輪还停在原地不动。

“低一些推！”一个人恶狠狠地咕囔道。

他推着的底部不断向前移动，貨車开始傾斜了。朱瑪覺察到車子要翻了，便拉了一下。車輪朝后滚动，可是車身还向前傾斜。假使他不馬上防止，車子就会傾复，把沙子翻在軌道上。

朱瑪看到了那白人的眼色，他眼睛发亮，嘴角带着胜利的微笑。

“猪猡！”朱瑪輕輕地咕噥了一声，他鼓起劲来。他的左腿向前推，直到輪軸抵住他的脛骨为止。然后他向后一仰，使足了全身巨大的力气来拉。他觉得腿上的皮磨破了，热乎乎的血直流到他的脚踝。他咬紧了牙关，更使劲地拉。突然車子重新站稳，他額头上冒出了汗珠。观望的人群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朱瑪感到腿痛，但露出了微笑，他弯了腰，找着平衡点，就推将起来。車子慢慢沿着鉄軌向前移动。到处有人笑出声来，笑声里带着点激动。朱瑪想，假使知道怎么干的話，干起来就事易啦。

“朱瑪！”

朱瑪住了手，回過头来。这是約翰尼斯的白人工头。

約翰尼斯的白人工头开口了，另外两个人接手繼續推这辆貨車。

“过来，”克里斯叫道。

朱瑪深深呼了一口气。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的腿发烫，腦門的周圍有一种綳紧的感觉。

克里斯挽着他的手，朱瑪觉得这个白人的手指在颤抖。这白人的眼睛也发火，显示出了斗争的欲望。朱瑪微微一笑。

“没有什么。”

“你挺有气力，朱瑪，”克里斯說，眼睛却瞧着那叫朱瑪推貨車的白人。“‘紅头发’来了，他也挺结实。你受伤了么？”

“我腿上只受了輕伤，”朱瑪說。

“讓我瞧瞧？”

朱瑪拉起了褲脚，露出了深深的伤口。

“矿警会带你去包扎一下的，”克里斯說道。

朱瑪看了“紅头发”一眼，他不喜歡他。他的眼睛是沉思的，冷酷的。不象克里斯的眼睛里含有笑意。他的嘴巴表情也冷酷。是張公正的但又严厉的嘴巴，朱瑪这样認定。

他比克里斯稍粗壮一些。他的下巴突出，眼睛是藍的。由于他有一头紅发，所以人家叫他“紅头发”。

他对朱瑪注視了好久，沒說一句話，接着轉过头来，朝着那叫朱瑪推貨車的白人。

“这是我的人。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再做这号事。”

他的嗓音又低又深沉。他又轉过来对朱瑪說：

“你的名字里有用吸气来发音的字，我发不好，就叫你苏瑪。行嗎？”

朱瑪点点头。他不知道“紅头发”是不是从来不发笑。

克里斯对朱瑪微微一笑，两个白人走掉了。不知什么地方五点三十分的汽笛响了……

对朱瑪來說，这一天是挺新奇的。比他經歷过的任何一天都新奇。有隆隆声、叫嚷声、爆炸声和地面的震动。矿警总是嚷嚷地赶着大家去干活。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个眼光严酷的、无情的白人，朱瑪还不会推車的时候，他偏叫朱瑪去干这份活儿。

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事。这个乱糟糟的情景叫人心惊胆战。而最使他恐惧的却是这一切生疏的东西，以及同他在一起干活的那些人們眼里流露出来的神情。以前在家乡的农庄里他曾經看到过这种神情。当他赶着牛群的时候，一只狗跑到羊群里伏着，他就看到过。这批人的眼睛就和那些羊儿的一样，听到狗吠叫，但不知往哪儿跑。就是这才使他害怕。

一輛手車開過來的當兒，礦工們跳出馬路，象羊似地奔跑。在這種場合下，礦警象個拿了矛的牧羊人。白人就交叉著手臂坐著。

他和另一個人把一輛滿載的貨車推上斜坡。他們要走的那條小路很窄，很難叫車子平衡。那個白人嚷道：“快一點！”礦警就接著吼叫起來。一小車緊接著一小車，裝了細白潮濕的沙子，給送上了斜坡，在那兒，新的礦滓堆便形成了。

但是，人們很快地搬走了沙，沙又很快地堆了起來。一輛車去了，另一輛又從地下上來。接著去一輛，又來一輛。又是一輛，再是一輛。整天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

人們喘著氣，眼睛發紅，腦門冒出了汗珠。當他們和細白潮濕的沙堆搏鬥著的時候，胳膊上的肌肉疼痛得發僵。

可是沙仍然保持原來的樣子。從地底下來了一輛車。一輛車子上來加大礦滓堆。另一輛來了，另一輛去了……一天到晚……

然而他們出了這些汗，喘著氣，紅著眼睛，呆呆地望著，還是看不到工作成績。早晨沙堆是那麼大，晚上還是那樣。礦滓堆似乎也沒增大些。

就是這個使朱瑪害怕。看不到一個人勞動後有什麼成果。只有那始終溫暖潮濕的沙子，那不肯增大的礦滓堆和那叫他們快快工作的白人的無情的眼睛在嘲弄人。

這可叫他絕望、焦急。他拚死賣命地干著活。在滿載的車後使足了勁，在空車後面奔跑，仔細瞧著礦滓堆是否增大了些，注意著地底來的沙是否減少了些。可是還是一樣，沒有變化。

周圍只有使人嚇得心驚膽戰的声响、汽笛的鳴聲、來自地下的嚇嚇聲和爆炸聲。這一切震著他的腦袋，弄得他的眼睛跟別人一樣發紅。

午飯的汽笛响了以后，一个装沙的工人来叫朱瑪。

“我叫拉拉，”这人告诉他，“你跟我一起吃飯。”

他們找个阴凉的地方，坐在地上。到处都有人在给自己找个地方好坐下来吃飯。每个人都有只同样的小铁罐儿，每只罐儿里都装着厚厚的煮成硬块的玉米粥、一块肉和一片粗糙的混合面包。

拉拉把他的食物分了一半給朱瑪。

朱瑪拭去眉头的汗，靠着烟霧騰騰的木屋的波状鉄皮的牆壁。左面就是碩大无朋的矿滓堆。在这矿滓堆的右边，他們一早就堆沙，可是沒看出什么来。拉拉随着他的視線望去。

“需要很长时间，”拉拉說。

“每天都是这样的嗎？”

“每天这样。”

“这倒是个怪地方。”

“新手是要不习惯的，但是这儿不太坏。对于新手來說就是这样：起先是怕得很，因为你干了又干，瞧不到什么成績。你看了再看，越看越是没什么好瞧。这就带来了惊慌。不过到了第二天，你觉得，嗯，没有什么可看的，你就不大去張望。恐惧心也就减少了。到了第三天，你看得更少了，以后还要少，到最后，你就根本不去瞧它啦。那末所有的恐惧都沒有了。就是这样。”

“可是矿工們的眼睛……”朱瑪又說。

“矿工們的眼睛？”

“嗯，我注意过这些眼睛，就象羊的眼睛一样。”

拉拉看着朱瑪笑了。这笑容使他的臉显得温柔，使他的嘴边微微起了皺紋。

“我們不就是会說話的羊嗎？”拉拉說道。

他們在沉默中吃了一會兒。用完了飯，拉拉伸直身體，躺在地上，閉上眼睛。其他的人也一個接一個地這樣做了，一直到大家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你也躺下吧，”拉拉說，“這樣可以使身體得到休息。”

朱瑪聽從了。

“好些了，呃？”

“是的。”

“現在讓肌肉完全放鬆。”

什麼地方有人輕輕地哼起小調來，其他的人也跟着哼。這是一種低聲的、溫柔的、無變化的小調。朱瑪也哼了起來。這就使他感到舒服些。他覺得僵硬的感覺離開了他的身體，背上的痠痛減輕了，他閉上了眼睛。

喧嘩聲、嚇嚇聲和爆炸聲似乎都給哼歌聲壓下去了。朱瑪張開眼睛看着天空。上面是一片青藍。在家乡，現在該是綠油油的一片，山頭放着牛。他的眼眶突然潮濕了，他用手背使勁地擦了一下眼睛。

“地下是怎麼個樣兒？”他大聲問道。

拉拉轉過頭來看着他。

“有些人喜歡在地下，有些人不喜歡。”

汽笛響起來了。半小時的休息結束了。

人們爬起身來，伸了伸懶腰，慢吞吞地回去干活。

貨車裝着潮濕的細沙，人們推走車子，倒掉了。另一些車子從地下升上來，也裝着暖暖的潮濕的細沙……就這樣繼續下去……

當太陽在西面沉下去的時候，早上到地下去的工人們上來

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地底下跑了出来。

朱瑪望着他們出来，用手遮住光线。

“地下暗嗎？”他問拉拉。

拉拉啾着他笑道：“你以为那里有太阳嗎？”

朱瑪使勁地揮動他的鏟子，鏟子在温湿的細沙里嘎扎地响着。下半天他从推車調到裝車。他把一鏟子的沙朝車里倒。

“朱瑪！”

約翰尼斯从人群中挤过来。朱瑪看了一下管着他們的白人，等待着。

“喂！”約翰尼斯說：“干得怎么样？”

“这个家伙挺有气力，”約翰尼斯跑到他們那里时，拉拉說道。

“威廉逊！”負責的白人叫道。

“‘紅头发’耍他，”約翰尼斯回过头來說。

朱瑪听到約翰尼斯的声音的时候，迅速抬起头来。自吹自擂的口气又听出来了，是的，他的眼睛里还露出傲慢的神情哩。可是他在地底下，朱瑪想。

“你本該跟我來說的，”白人气呼呼地說。

“干嗎？”約翰尼斯譏諷地說。

白人走到約翰尼斯面前。

“你^們誰說話？”

“你！”約翰尼斯朝白人臉上看着說。

他們互相盯視。白人的臉气得发紅。約翰尼斯嘴唇上露出了輕率的笑容，似乎在說：“我叫約·普·威廉逊。我要捶扁你这个婊子养的。”接着白人轉身走掉了。

“卡弗人，你这样冒尖要闖禍的。”

“奈，朱瑪，”約翰尼斯說着哈哈笑了。

朱瑪扔掉鏟子跟着他。約翰尼斯把他領到礦醫的棚子里去。

克里斯和派迪都在那兒。

“喂，朱瑪！”克里斯喊道。“干得怎麼樣？”

“不錯，”朱瑪回答。

“紅頭髮”派迪沒吱聲。

“過來，朱瑪，”醫生說。

朱瑪脫光衣服，躺在長桌上。醫生給他檢查時，克里斯、派迪和約翰尼斯都站在一旁看。檢查完畢，醫生叫朱瑪穿好衣服。

“和牛一樣結實，”醫生說。“可是明兒讓他下礦是不行的。”

“約翰尼斯會照顧他，”克里斯說。

“也許是這樣，可是你們兩個總是要違反制度。有一天你們要闖禍的……但是，你看怎麼樣？愛爾蘭人？”

“他不會有問題的，”派迪干脆地回答。

“你要到地下去嗎，朱瑪？”醫生問。

“要的！”朱瑪熱切地回答。

醫生笑了。“好吧。”

他們走了出去。

“朱瑪。”

朱瑪瞅着派迪，等待着。

“去洗個澡，走以前到我這兒來一趟，好嗎？”

朱瑪點點頭。

兩個白人回到其他白人待的那間小木屋里。約翰尼斯領路到礦工洗澡的地方去。

約翰尼斯推開幾個人，“我的名字叫約·普·威廉遜，”他吼道。

朱瑪摇摇头，跟着他。矿工們讓了地方給他們。他們洗完就跑出去。約翰尼斯到小木屋里去叫派迪，朱瑪等在外面。他們来时，克里斯和派迪都洗过了澡。

“去拿自行車，”克里斯对約翰尼斯說。

“来，”派迪对朱瑪說。

朱瑪和派迪向大門口走去。克里斯随后跟着。約翰尼斯推着两部自行車走在末尾。太阳西沉，路的轉弯处来了一队人，由矿警領头，并在兩側看守，一直走到大門口。他們踏出噼噼啪啪的沉重的脚步声。他們进了門，向左拐个弯就不見了。右面又走出一队人回到營地去。

“你要是給我干活，可不准胡鬧，”派迪說。“地下的活儿很艰苦，如果你是个好把式，就沒問題。你看守其他矿工。你要叫他們干活。这是你的任务。但要做一个好头儿就得做一个干活的好手。假使你活儿干得不好，你就是个沒能耐的工头。

“有时候矿工要偷懶，你就得拳打脚踢。在这儿就是这样，一所以我要个身强力壮的人。

“不过光是身强力壮还不够，你还必須带头。矿工只会跟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走。你就得成为这样的人。在你手下有五十个人。有些人要試探你是否軟弱无能。你就得用拳头打，否則，你就是孬貨。有些人会妒忌你的，因为你是个新来的人却爬到他們头上，而且又不懂那份活儿。你就得对付他們，你要很快地学会干活。

“如果你好好干，我就是你的朋友。相反，我就是你的敌人。我要和你談的就是这些。对不对？”

“对，”朱瑪回答。

“好了。”

派迪伸出了手。朱瑪握了一下。这个握手是两个强壮有力的人的握手。

“你有錢嗎？”

“沒有，主人。”

“別叫我主人。錢給你。”

派迪从口袋里掏出一迭鈔票，遞給朱瑪一張。

“我地下有一些旧衣服。你明儿早上可以去穿上。就这样。”

他們等另外两个人过来，然后两个白人上了自行車，騎着走了。

“別喝得醉醺醺的，約翰尼斯，”克里斯回过头来嚷道。

約翰尼斯笑着揮了揮手。

“來，”約翰尼斯說。

他們向迈萊·坎普走去。

五

當他們來到莉的住所時，正好有一群女人離開那兒。莉站在門口目送她們，兩手叉腰，半片臉上挂着一絲強笑。

“喂！朱瑪，”她說，“工作得怎麼樣？”

“很好。”

“喂！約翰尼斯。”

“是我，莉。我的名字叫約·普·威廉遜。我要把所有婊子养的都打倒！莉大嫂，只要你給我指出人來，我一定替你揍他。我的名字叫約·普……”

莉大笑起來，拍拍朱瑪的胳膊。

“他又在哪儿喝了酒啦？他没钱的时候才来这儿。有了钱就到别处去喝。朱玛，你们到哪儿去过了？”

“我们一直来到这儿的。”

“呸！”莉说。

“他从矿里出来时就这个样儿了，”朱玛说。

莉看看朱玛，再望望约翰尼斯。

“是这样的，大嫂，千真万确。我的那个白人在矿里有威士忌酒，他给我喝了点。”

“你也喜欢那酒吗？”她望着朱玛问。

“还不坏。”

“可是看样子你不大高兴。”

“我没有。”

莉的舌头响了一声。

“还对我撒谎呢！我说过，你处世象个毛孩子。”

“那些娘儿们是谁？”朱玛问道，眼睛望着别处。

莉耸起眉毛笑了笑。

“她们是斯托克维特人。都是卖啤酒的。如果有一个被捕了，她们就一块儿凑钱把那个人保出来。她们来这儿就是为了凑钱把昨天被捕的那些人保出来。但是警察知道这些情况，就不要她们罚金了。”

莉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向约翰尼斯说道：

“进去吧，你老婆在里边，她可没醉。告诉波兰克妈妈准备吃的。”

约翰尼斯进去了。

“坐下吧。”莉说。

他们就坐在人行道上那一条靠墙的长板凳上。

“你心底里还是以为那些人坐牢都是我的错。你认为我应该预先告诉她们警察要在星期天来搜查，是吗？”

“这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事。”

“但你心里在责怪我。”

“我有什么资格来责怪你。”

“但你正是这样。刚才我告诉你关于那些女人的事情，就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了。是吗？”

朱瑪轉过头去看看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对望着。

“是的，我是这样想，”朱瑪說。

“啊！并且使你不高兴了。为什么？”

“你待我很好。”

“那又怎样？”

朱瑪搖搖頭。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随我去吧，好嫂子！”

莉微笑了，望着天上楞着。他們这样坐了半晌。

他們四周的街道很熱鬧。人們来来往往。小孩在沟里玩，拾起肮脏的橘子皮往嘴里送。

晚間的迈萊·坎普的脈搏在到处跳动着，热情、激烈而又震蕩。

人們歌唱。

人們号哭。

人們打架。

人們相愛。

人們相恨。

有的悲伤。

有的欢乐。

有的有朋友。
有的孤孤单单。
一些人死了。
一些人生下来……

“你說你不知道。我可知道，朱瑪，我知道。”

她望着他，虽然嘴唇上有着微笑的影子，但是她的眼睛是严肃的。“我知道，”她輕輕地說。然后她打起精神，嗓子有点变样：

“听我說，朱瑪。我还是要使你懂得。城市里就是这样的：时时刻刻你都在搏斗。搏斗，搏斗！无论你睡着或者醒着的时候都是一样。只有你自己照顾自己。否则你就完蛋。要是你软弱，人家就会把唾沫吐到你脸上。他们要搶劫你，欺騙你，出卖你。所以，要住在城里就得坚硬。硬得象石头一样。金錢是你最好的朋友。有了錢你能买通警察。有了錢你能买一个人替你去坐牢。事情就是这样，朱瑪。这也許好，也許坏，但就是这样。要活下去你就得懂得这些。你打那儿来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但是这儿就是这样。”

他們又沉默了好久。星星出来了，在天空中閃閃发光。月亮东升了，追逐着银河。

住在对街的罗西泰开响了留声机，扭着大屁股走上了走廊。

“喂！”她隔着馬路叫莉。

莉吃惊地抬起头来。朱瑪也吓了一跳。

“我們該进去了，”莉說。“晚飯該好了。”

“我的白人给了我一个金磅，”朱瑪說。“你要不要拿点去算我的飯錢和宿費？”

莉站起来，瞅了他一眼就走开了。

“不。等你正式領了工資再付給我，”她粗声粗气地說。“来吧。”

他們走了进去。

厨房正中放着一个点在石蜡罐中的火，罐儿的边上有一些洞。周围地上坐着潑兰克媽媽、达迪、一个朱瑪沒看見过的陌生男人、叫做醉莉茲的皮肤带白的胖女人、瘦条个儿的有色女人妮娜、約翰尼斯和另外一个陌生女人。

只有达迪、約翰尼斯和醉莉茲是喝醉了。

“啊，朱瑪，我的孩子，”达迪說，“你打算替我去拿些酒来，是不是？你答应过我的。”

“他醉了，”潑兰克媽媽說，用手戳戳达迪的胸脯。

“婊子养的朱瑪，”約翰尼斯說。

“閉嘴，約翰尼斯！”妮娜說。

“婊子养的，”約翰尼斯說时用握着拳头的手背在自己的臉上一擦。

妮娜容忍地微笑着。她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十分漂亮。朱瑪望着她，很难相信她就是自己在星期六看見的那个发酒瘋的女人。

“这是山姆威尔，”莉指着陌生人說。“那边是迈賽。”

朱瑪对那男人和女人点点头。这个女人很年輕，可并不漂亮。但是她的眼睛老是笑着，这就使男人喜欢看她。

“伊莉莎不在这儿，”潑兰克媽媽望着朱瑪說。

“住口，老太婆！”莉說。

潑兰克媽媽大笑起来。“不过这儿还有另一些人哪，朱瑪，是不是？也許我老了，不过有經驗的朋友同样好，不是嗎，朱瑪？”

“住口，弄些吃的給他，”莉說。

潑兰克媽媽笑着站起身來去盛飯。她給大家都弄了吃的。

朱瑪一直望着妮娜。

“她這個人真怪，”莉說，跟着他的目光瞧。“她有一個念書的兒子，馬上就要當教師了；她女兒有一所好房子，還有一個象白人一樣的丈夫。但是她在這兒，為了一點啤酒和吃的就給一個黑女人開的下等私酒店干活兒。你說怪嗎？”

妮娜低下頭來，眼睛里充滿了淚水。莉很快走到她身邊，把妮娜象小孩似的抱在懷中。妮娜緊緊偎依着莉。莉把她搖來搖去，撫慰着說：

“我不是存心使你難過，我的小寶貝。我很抱歉。這沒什么的，沒什么的。快別哭了；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只不過是我這條刻薄的舌頭使我說了這些話。好了，快把眼淚擦干。”

“這不是我小孩的過失，”妮娜邊哭邊說。“他們曾設法幫助我……”

“好了，好了……不要告訴他們，這與他們無關。都是我不好。一定是我中了魔才會這樣地嘲笑你。原諒我嗎？”

在莉低頭看着這個瘦條個兒的有色女人時，她的臉是溫柔而慈祥的。妮娜點點頭，緊抱着她的手臂。

“很好……現在你們都吃飯吧。”

約翰尼斯伸出手臂勾住了妮娜的脖子，把她拉到身邊。妮娜要想反抗，但在他的手里她就象一片羽毛似的。他把她放在膝上，其他的人都大笑起來了。

“你們干嗎這樣？”朱瑪望着莉問道。

“你不知道，”莉說。

“你心腸真硬，”他的語調里帶有怒意。

莉聳聳肩，轉過臉去。

房間里都是嘈囂的談話聲。朱瑪吃完后就离开了那儿。他突然感到不滿足和不愉快。他出去站在走廊上，望着街道。他傾听着街上的鬧聲，想聽出是什麼。他不知道伊莉莎在哪儿，在做什么。家鄉的人又怎樣了，他們在做什么。他笑了。當然他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他家鄉的人以及其他的人現在大概都坐在村里的大火堆前面。他們大概在談笑和跳舞。其他的人在唱歌。年輕的在玩，年老的在看。當然他知道他們現在在家鄉干什么……

但是這兒可不一樣。沒有人信任其他的人。莉說人們一直在搏鬥。約翰尼斯就怕不喝醉。達迪從來不清醒。老激蘭克媽媽講話似乎有點瘋頭瘋腦。叫做妮娜的那個瘦條個兒喝醉時是一個人，清醒時又成了一個悶悶不樂的人。

至于伊莉莎，美麗的伊莉莎，她能在一分鐘內了解好多事。你再對她看看時，她就也顯得很怪。他明白自己很愛她，需要她。但是他曉得這一點裏使他煩惱的。莉不是說過她要一個能念書、穿白人一樣服裝、說一口白人的話兒的人嗎？然而莉也說過她需要他，他得強迫她。可是他永遠不會強迫她的。就為了他們之間的這個疙瘩，阻礙了她不能按自己的願望來接近他。城裏的一套真怪，他舉目凝望銀河，下着結論。

老年人常說人死后變為天上的星星。他想他的娘是否也變成了一顆星星，她是不是也在天上，是不是能看見他。

“娘，娘，您也在群星之中嗎？您能看見我嗎？”

他自己咯咯地笑起來了。傻瓜！和星星談起話來了，這使他想起了他的那條老是对着月亮汪汪叫的狗來了。月亮真不在乎哩！

迈赛也出来了，走到他身边。

“你还在生气吗？”

他看着她，她嘴边露出和善的皱纹，她那带笑的眼睛亮晶晶的。

“不，”他说。

“你很喜欢她？”

“喜欢谁？”

“我以为你就是为这个生气。”

“我不明白你的话。”

“那就算啦……莉告诉我你是初来城市的。你来这儿多久了？”

“我四天前才来的。”

“打哪儿来？”

他的嗓音有点沙哑，粗气，但却包含了一种魅人的热情。

“打北方来。在佐特潘斯堡还要过去一点……你呢？”

“我生在这儿。”

“在这城市里？”他好奇地望着她。

她哈哈地笑了。他喜欢她那种粗声的笑。

“是的。在这城市里。”

“你从来没去过乡下吗？”

“没有。”

“你有时候也想念乡下吗？”

“不。我压根儿没有去过乡下，怎能想念起乡下呢！”

“你不象那些人那样不愉快吗？”他向待在那边屋内的人摇摇头。

迈赛笑了，笑得响亮、沙哑，而又亲切。街上，两个女人和一

个男人正好走过，轉过头来微笑。迈赛向他們招招手，他們也招招手。

“他們是誰？”朱瑪問。

“我不知道。”

他看着她。她坐在这儿，当他問她是否不愉快时，她大笑起来。

她抓着他的手臂抱着，一直到笑完这陣才放松。然后抬起头来直望着他的臉，把自己的眼泪擦掉。

“不，朱瑪，我没有不愉快。我不喜欢不愉快。我喜欢高高兴兴，我爱笑。那样才好呢……你听，有人在街角上跳舞了。来，讓我們也去。”

“不。”

她拉他的胳膊。

“来吧，朱瑪，”她哄着他。

“不。”

她放掉了他的胳膊，望着他的臉。

“你在等她，是吗？”

“誰？”

“你知道我指的是誰。伊莉莎。但是她不要你。你对她來說不够好。她呀，以为自己是个女皇啦！她要嫁个象白人那样抽雪茄、坐汽車、每天穿西裝的男人。来，朱瑪，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她会把头抬得老高来对待你的。我将給你看一些有趣的事！我要讓你瞧：城市也并不錯！来……”

“我很累。打今儿起，我在矿里工作了，我得休息一忽儿。”

“我們能把疲劳赶走的，来！”

她拉着他跑出走廊，順着街道走去。人們拍手、哼曲子的声

香近了。迈赛勾着他的手臂，一面走，一面扭着屁股，跳起小花步来。时不时地从他身边跳走，轉着身子，衣裙颼颼作响，对他文雅地鞠躬，然后跳回来再勾着他的手臂。她对生活的乐趣是那么强烈以至使他也感受到了。他的眼睛闪着光，他用微笑回答她的微笑。

在街的轉角上，路灯下面有一群男女圍成一个圓圈。他們按着一个快速节奏的音乐拍着手，頓着脚，哼着歌。有一个女人在唱歌。

圓子的中間有一对人在跳舞，互相做着手势，用动作的語言來說話。然后他們跳回一圈人之中去，其他两个人就来到当中。他們要以手、脚、臀部和眼光来表达思想。一圈子的人不停地叫嚷着贊美与助兴的詞句。一个女人不停地扯起清脆悅耳的嗓子歌唱着，其他的人就随着哼，一面拍着手，頓着脚，他們臉上都閃着欢笑的光彩，他們的身子左搖右摆。

朱瑪和迈赛也参加到圓圈中去。朱瑪感到很快乐。他身边的迈赛眼睛发亮，牙齿閃光，在拍着手，搖过来，摆过去，同时鼓励着他。他拍着手，摆着身子，露出白牙齿。迈赛点头贊許着。

一对人跳进圓圈当中去了。男的以命令的动作叫女的过来跪在他脚下。女的輕蔑地跳开了。男的又一次命令她。女的不理。他做出要抓她的姿势。她跳着避开了。

圍着圓子的女人們为她拍手，男人們却都鼓励着这个男的。

男的把身体挺得笔直，忿怒得发抖，命令女的向他跪下。面对着他的憤怒，女的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情，她縮做一团，往后退去。男的向前逼近。女的往后退。他再一次命令，身体抖得很厉害。然而虽然畏惧，女的仍然拒絕向他跪下。他打她，她痛得退縮、搖晃，但还是不屈服。

男的絕望地轉身跳開了。

圍着圈子的男人們表示同情。女人們鼓勵她反抗。而壓倒一切聲音的是那個女人清脆的歌喉。

突然圈子當中的男人轉過去跳向女人。他現在請求了。他不再命令了。他一面請求，一面跪下。女人勝利地舞蹈着，滿臉得意的神情。

圍着圈子的女人們同享着她的勝利。男人們分受着侮辱。

她那勝利的舞蹈突然停止了。她親切地向他跳去，也向他尋求。她也跪下了。他們互相擁抱……

這一對跳出來了。另外一對跳到圈子中心去了。他們就這樣繼續跳着。

迈賽碰碰朱瑪，指着圓圈中心，他笑着點點頭。他們等着。中心一空，他們就跳了進去……

跳完後，他們離圈子稍遠一點，站在那兒笑。朱瑪弄得滿臉是汗。迈賽用她的手帕替他擦臉。他們互相偎依着，呼哧呼哧地直喘氣。

“你認為開心不好嗎？”她問。

“太好了，”他說時直望着她那對發笑的眼睛。“讓我們再去跳吧。”

“不，”她挽着他的手臂說。“已經不早了，你得休息了。我早上也得去工作。”

“再跳一會兒，好嗎？”

“不！朱瑪。開頭你不肯來，現在又不肯走了。但是我們一定得走，他們要找你的。”

“我又不是小孩兒。”

“來吧，”她說，邊笑邊拉他走。

莉在走廊里看着朱瑪。

“你使那个阴沉的人笑了，迈赛。”

“这很容易。他要别人笑，他自己也会笑的。是不是这样，朱瑪？”

“她是一个愉快的人，”他微笑地说。

“我跳得怎么样？”

“这人需要你，朱瑪，”莉冷淡地说。

“这不好吗？”迈赛问。

“你问他好了，”莉说。

“那你需要他吗？”迈赛仔细地端详着莉，问道。

莉仰头笑起来。

“你也问问他。”

迈赛露齿一笑，挽住莉的手臂。莉拍拍她的手。迈赛的另一只手臂勾住了朱瑪。

“伊莉莎来了，”莉说。

朱瑪要甩开手，但是迈赛紧勾着。莉微笑了。

“我们进去吧，”她说。

伊莉莎看见他们进来了。她身边有一个衣骨讲究的瘦弱的青年。

伊莉莎从朱瑪看到迈赛，看着迈赛那样偎倚着朱瑪。

“你看起来很高兴，迈赛，”她说。

“我是很高兴，伊莉莎！刚才我和朱瑪跳舞。他跳得挺不赖，你跟他跳过吗？”

“没有。”

“他真强壮。我喜欢朱瑪。”

伊莉莎瞪着迈赛，迈赛也瞪着伊莉莎。

“約翰尼斯呢？”朱瑪問。

“他睡了，”莉說。

“這位是奈多拉老師，”伊莉莎說。“我剛才和他一塊出去玩。”

“你們玩得很開心吧？”迈賽問。

“是呀。”

“我們也玩得很開心，是嗎，朱瑪？”

“噢，是的，玩得很開心。”

“我很累了，”莉說，“我要去睡了。你睡在哪儿，迈賽？跟伊莉莎還是跟朱瑪睡？”她的聲音里有着譏諷和冷淡的意味。

迈賽不去理會。

“我將做出決定，”她甜蜜蜜地說。

莉的眼睛先是很凶惡，繼而又變得很溫和。她大笑了。

“你不要貧嘴，回頭要叫你不好受的。”

“晚安，”朱瑪說，他穿過院子走向後房去。

他坐在床上兩手支著頭。伊莉莎跟著那個穿得和白人一樣的病猴兒出去了。唔，甚至他的手也那麼軟。不過迈賽很好。他能夠了解她。這是他進城來第一趟感到愉快，而這是由於迈賽的緣故。他們跳過舞，玩得不錯。她呀，真是個好人。她的眼睛里有一種誘惑人的神色。她心眼兒挺好，她不嘲笑他。她幫助他做那些他不懂得的事。她是那樣溫柔、熱情。

如果她現在和他待在一起，一切的不愉快都將消失，他明白這個。但是他還是想念著伊莉莎，而她却是這樣冷淡，並且和另一個男人出去了。

他吹熄了蠟燭，坐在黑暗里，燃起一支香煙。

有人敲門。

“誰呀？”

“你睡了嗎？”

這是伊莉莎的嗓子。

“沒呢。”

“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請進吧。”

她進來了。他的手在口袋里亂摸，掏出了火柴盒兒。

“別點火。我去把床後的窗子打開，借着月光我們能夠看得清的。”

她擡着他，繞過去把窗子打開了。月光傾瀉到房間里來。他能看見身旁的伊莉莎的輪廓。

“我可以坐在这儿嗎？”

“可以。”

屋外一陣喧鬧聲，飄進窗內，打破了寂靜。

“舞跳得怎樣？”她的嗓音很低。

“很好。”

“你回來時迈賽勾着你的手臂，你的臉上很快樂。”

“我是很快樂。”

“你喜歡迈賽嗎？”

“喜歡。我能了解她，她又這樣親切，我很快樂，因為她盡力使我快樂。”

“莉也很喜歡她。她老是笑着，所以人們都愛她。”

他們又不說話了。伊莉莎在口袋里找到了一支香煙。

“給我個火。”

朱瑪給了她。

“你覺得礦里怎樣？”

“很好。”

“你干什么工作？”

“我帮忙堆一个新矿洋堆，它却不会增大。”

“很辛苦嗎？”

“是的，但也并不太辛苦。”

伊莉莎吸烟时，她的香烟发着光。她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来？”朱瑪問。

“因为我要来，”她温和地说。

“你和你的老师一块出去。”

“你和迈赛一起跳舞。”

“只不过因为你不在这儿……你为什么来，要来捉弄我嗎？”

“不。我来是因为我心里不要来，同时又要来。噢，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

“这是我内心的东西。一种难受的东西驱使着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一会儿我是这样的，过一会儿我又是另一个样儿了。一会儿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过一会儿我又不知道了。”

“那你现在需要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来是因为我想和你待在一起，现在我人在这儿了，我还是不愉快。你懂不懂呢？”

“过来。”他的声音很坚决。

她走近他。他抱着她，紧紧地搂在胸前。

“你不恨我嗎？”她轻轻地問。

“不。”

“你喜欢我吗？”

“是的。”

“很喜欢吗？”

“很喜欢。”

“也许你爱我？”

“也许……我不知道……你就象魔鬼一样缠住我的心。”

“我能和迈赛一样笑，一样跳舞，等着瞧吧。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

她两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你真强壮……身子又大……你使我的血暖起来了，朱玛。”

她吻着他。一个热烈而又热情的深吻。朱玛把她抱起，压着她。她使出所有的劲儿抱着他。

朱玛的心唱着歌。她爱他！她爱他！

她把她的身子向后弯，俯视着她。她的眼睛闪着光。在他看着她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时，他瞧见一个阴影出现了。她的身体僵了。她把他的手打身上推开，霍地跳开了。他放了她。

“不！”她叫道，“不！”她扯开嗓子大叫。

“不！不！”

她猛地倒在床上，一动不动。

朱玛擦了根火柴点亮了蜡烛。伊莉莎从床上爬起来。她咬着手帕，泪水直往下流。可是她不吱声。她想讲话，但讲不出来。

她走了出去。

好久好久朱玛呆瞪着眼睛坐在那儿。然后他吹灭了蜡烛，爬上床。可是他睡不着。他躺着注视着打开的窗外的天空，静听着逐渐消失的闹声，直到一切都好象进入了梦乡，只有这个城

市在营营作响。

这时門开了，伊莉莎又走了进来。她上床靠在他身边，他不睬她。

“朱瑪。”她輕声說。

“恩？”

“我很不好，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如果你恨我，这也是应该的。你打我吧。但是我心里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那是因为我想要白人所享受的东西。我要象白人那样，到他們去的地方去，做他們做的事，而我却是黑人。我没有办法。我内心并不黑，我也不希望自己是黑人。我要跟他們一样，你懂的，朱瑪。这样子不好，但我没有办法。情形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一点使我伤了你的心……請你了解。”

“我怎能了解呢？”

伊莉莎叹了一口气，又走了出去。

六

空气里的暖意已經消逝，冬天慢慢地来到了迈莱·坎普，来到了夫莱戴道普，来到了約翰內斯堡①。现在，白天很冷，夜晚冷得更厉害。人們将自己裹得暖暖的，偎在火爐旁边。夜里睡觉时，人們互相紧挨着取暖。住在迈莱·坎普和夫莱戴道普的人更是这样。

朱瑪到这城里来已經三个月了。两个多月以前，他就离开莉那儿，在迈莱·坎普找了一間屋子住。打从离开莉那儿起，他

① Johannesburg, 南非联邦的一个大城市，以产金著名。

一直沒有去看她。他不愿上那儿去是因为怕碰到伊莉莎。她却象魔鬼似的纏住他的心。

他忘不了她。

他想看看莉；也想看看其他的人。他来到这座城市，难道他們不是他的第一批朋友，难道他們不曾給他吃的，供他住的。但是为了怕碰到伊莉莎，他不愿去。他疏远了她們。

今晚，他坐在这間冰冷的屋子里，沒有生火，也沒有人好拉拉爪儿，他想念起莉家温暖的屋子和莉那对明亮的眼睛，他也很想听听达迤的醉言乱語，看看老撒兰克媽媽那对聪明机警的眼睛，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就是不吱声。他甚至渴望能看見那个瘦条个儿的有色娘儿妮娜，她在約翰尼斯身边就象个小孩儿似的。他怀念他們大家，心情感到沉重，屋子里也就格外冷了。

他点起烟斗，吸了一口。然后站起身来，穿上外套，走了出去。夜里的寒风吹襲他的面孔，他不禁打起哆嗦来。

这是星期六晚上，天气虽然寒冷，街上仍旧挤滿了人。可是不象头一个星期六他跟乔透夫散步的时候那样拥挤。行人互相偎倚，慢慢地走着。他們都穿了衣服抵擋寒氣，看不出誰是結实的男子汉。街角也沒有站着聊天的人群。大家都在行走。

他順着大街，向約翰內斯堡的中心区走去。他打街灯下的一对伴儿身旁走过。男的搂着女的。女的朝男的臉发笑。他把眼睛望到一边，匆匆地走了过去。到处有成双成对的伴儿，为了御寒，紧挨在一起走着。看来他們全都非常快乐。只有他孤零零地走着。

他的鞋子很单薄，冷气直往里面钻。他的脚趾隱隱作痛了。但是想到这身衣服都是他那个白人給他的，他就覺得总算还不错。有些从他身边走过的人，甚至连鞋子都沒有呢。也有許多人

是沒有外套的，從他們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來，所以自己总算不錯。可是，即使那些眼睛里就顯得出冷得打哆嗦的人也不是孤零零的。他們大多數都有女人伴着。有的有男朋友。只有他，獨個兒在走路。

接近約翰內斯堡的中心區時，街上行人漸漸稀少。那兒白人比較多，他們可有點兩樣。他們走路和外表全不象他自己的同胞，看來好象他們并不存在似的。他走到一邊給他們讓路，他聽到他們講話的聲音，可是他們全是陌生人。他沒有向他們看，沒有注意他們的談話和眼睛里的神情，也沒有注意那些勾住男人胳膊的娘兒們究竟有沒有在眼睛里流露出愛情來。他們不是他的同胞，所以他不關心他們。

他經過一家餐館的窗邊。白人坐在里面大吃大喝，高談闊論，抽着烟，取笑作樂。看來里面溫暖、舒適而誘人。他趕快掉過頭。

他站在另一個櫥窗面前，望着里面的糕餅。有人在他肩頭拍了一下，他轉過頭來，看見是一個警察，就一言不發地從袋中掏出自己的通行証交給他。警察看看通行証，又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把通行証遞還給他。朱瑪能看得出這家伙還不壞。

“朱瑪，你上哪兒去？”

“隨便走走。”

“啊哈，干麼不回家坐在火爐邊喝啤酒？”

朱瑪笑了笑，“你要我去坐牢嗎？”

警察大笑起來，“好吧，不過你可得規矩點兒！”

朱瑪看着他走開去。那家伙倒還不壞。可能是新干這一行的。

他繼續沿街走去，轉入伊羅夫街。这里是市中心了，人群擁

挤。在这些白人中间走路可不容易呀，你得不断地让路，还得留心那些飞驰过去的汽车。

朱玛苦笑了一下。他唯一感到自由自在的地方是在矿井里面。那儿他是主人，懂得该怎么办。就是白主人他也不怕，因为他要依靠他。他是一个工头。他向其他矿工发号施令。他们愿意替他做他们不肯替他的白主人或其他白人干的事情。他知道这点，他已经发现了这点。在地底下，白人尊重他，干什么也先要和他商量商量。情况就是这样，在地底下，他觉得自由自在。

因为别的矿工都如此尊敬他，白主人甚至还想和他交个朋友呢。但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做朋友的。他们在一起工作，仅此而已。他笑了起来。他不要白人的东西，也不想跟白人交朋友。替白人做工，不错，但是仅此而已。大家不是对他比对的约翰尼斯更加尊敬吗。那是因为他不叫白人“老板”，却懂得怎样跟白人打交道。

他又想到了伊莉莎。自尊心在他心中消失了。他试图把她忘掉，可是办不到。每天他越来越强烈地渴念着她。但是她要白人的东西，就为了这一点，他憎恨白人。

“看啊，娣，那是苏玛！”

朱玛转过身来。讲话的是他的白人，身边有一个女人。他的眼睛里露出笑意，嘴唇也挂着笑。这是朱玛第一次看见派迪在笑。

“嗨，苏玛！”

派迪伸出手来。朱玛犹豫了一会才和他握手，脸上微微一笑。“红头发”喝过酒了。

“这是我的爱人，苏玛。你看我眼光怎样？”派迪哈哈大笑。

朱玛看看那个女人。她对他笑笑，向他伸出手来。路过的

白人都停住脚步，轉过头来。朱瑪有点不自在，希望“紅头发”赶快带着他的女人走开去。他握了握那女人的又軟又小的手。

“你就是苏瑪，”那女人說。

“亲爱的，他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X’^①，”派迪說。

“‘紅头发’时常談到你呢，苏瑪，”她說。

“我們阻碍交通了，”派迪說时挽住朱瑪的手臂。

派迪挽着他走了一小段路，轉进一条小胡同。

“我就住在这儿，”派迪告訴他。

“带他上去吧，‘紅头发’，”那女人說。

“好得很！”派迪叫了起来。“来吧，苏瑪，你和我們一块儿吃晚饭好吗？”

“不，”朱瑪說。

“来吧！”派迪坚持着，半推半請地把他推进电梯。

上了樓，那女人在前面帶路，走进寓所。

“这就是我的家，”派迪說。

朱瑪向周圍看了看。以前他从来没有見過这样的地方。

屋里沒有生火，但是很暖和。

“請坐，苏瑪，”那女人說。

朱瑪坐在椅子边上。女人脫掉外套，走进另一个房間。派迪伸直身子躺在一張长靠椅上，对朱瑪微笑。

女人拿着三只玻璃杯儿进来。

“喝杯酒暖暖身子，”她說，給了朱瑪一杯。

派迪举起杯子。

“为頂刮刮的矿工小伙子苏瑪干杯！”

① “朱瑪”原文是 Xuma。

“为苏瑪干杯，”女人說时对他笑笑。

派迪和娣一飲而尽。朱瑪端了杯子坐着。那女人又小又軟，她的手好象还在他手中握着。她很好看，但他不愿意看她。

“喝吧，苏瑪，”她說。

酒使得他身上暖和起来。她从他手里接过空杯子，开了收音机。

“都准备好了，”她对派迪說。“放在小手車里推进来吧。”

派迪走了出去。

朱瑪心里想：我現在可明白伊莉莎要的是什麼了。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白人享受的。我們黑人想要把这些弄到手，真是发傻。

他向屋子四面瞧瞧。不錯，好得很。地板上的地毯、書籍、收音机。到处都是漂亮的東西。好，一切都好，但全都是白人的東西。要想得到白人享受的东西真是傻事。喝酒，还把酒瓶放在桌子上，一点也不怕警察来查，黑人做得到么。伊莉莎怎么能比得上“紅头发”的白种女人呢。

娣也跟着他的眼光看着四周。

“你喜欢嗎？”

“呃？”他似乎有些吃惊。

“我指这个房間，”她說。

“很好，”他說时朝她望望。

她温和地望着他，微笑的时候，面颊上浮现出两个酒渦。就象伊莉莎的酒渦一样。似乎她的眼睛已經看出他在想什麼了。他把眼睛轉向別处。

“‘紅头发’想跟你交个朋友，”她說。

朱瑪对她啾了一眼。她似乎又看出他心里在想什麼了。在

他盯住她看的时候，她臉上慢慢显出微笑。

“他是白人，”朱瑪說。

她臉上的笑容消逝了，眼睛里露出不悅的神情。

朱瑪忽然对她感到抱歉，又对自己感到惊奇，因为他竟会对一个白人感到抱歉。而且这也实在是沒来由的。

“所以你們就不能做朋友了，”她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正是他在“紅头发”眼中看到过許多次的。

派迪带了吃的东西走进来。朱瑪心里感到不安。派迪和娣談話，沒有注意到，一会儿他也忘掉自己的不安，吃起东西来。

吃完饭，他們又喝了一些酒。朱瑪和派迪談論着矿坑和那里发生的奇聞趣事，不一会儿，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朱瑪甚至忘掉了他們是白人，也和女人高談闊論了。后来派迪把盘碟拾掇走了。

朱瑪瞧着那个女人，忽然想和她談談伊莉莎。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她递給他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伊莉莎也抽烟。朱瑪望着娣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的女朋友也抽烟。”

“那有什么不好？”

朱瑪沒有吱声。

“她叫什么名字？”

“伊莉莎。”这时他想同她談談伊莉莎，可是話儿却說不出口。

“講吧，”娣說。

“講什么？”

“講你想告訴我的事。‘紅头发’就要回来了，我知道你不想

讓他聽到。”

“你什么都知道。”

“不。可是我知道這一件。講吧。”

朱瑪望着她。她也望着他，笑着。

“你是個好人。”他說。

“謝謝。我是你的朋友。告訴我吧。”

“她是一個教員，她想跟白人一樣。她想住跟這兒一樣的房子，穿你們的衣服，做你們所做的同樣的事。她又不是白人，她想這些東西實在太傻啦。但是她又管不住自己，這就有時弄得她非常苦惱。”

“那末你呢？”

“我也苦惱，因為她要我又不要我。那真是太傻了。”

“並不見得傻，蘇瑪。”

“她不可能得到你們的東西。”

“但是人的心不是一樣的嗎，蘇瑪？”

“不一樣。我只關心我自己的同胞。”

“不，蘇瑪。”

“是這樣，妄想有什麼用呢。”

“听着，蘇瑪。我是白人，你女朋友是黑人，可是在心裏邊我們都是一樣的。她想得到我想要的東西，我也想得到她想要的東西。真的，我和伊莉莎內心完全是一樣的，蘇瑪。”

“那不可能。”

“可能的，蘇瑪。我們內心都是一樣的。黑女人和白女人，內心却是相同的。”

“相同麼？”

“一模一樣。”

“那不对。”

“对的，苏玛，我很清楚。”

“不对！”

“对的！”

“不可能。你是好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是这样的。你不相信我，但事实就是这样……”

派迪进来了。朱玛看看娣，站了起来。

“我该走了，”他说。

“不忙，苏玛，”派迪说，“时间还早呢。”

“好吧，苏玛，”娣说。

派迪看看娣，又看看朱玛，笑了一笑。

“你喜欢我的女人吗？”

朱玛也笑了笑。“她很好，你真幸运，‘红头发’。”

“我送你下去，”派迪说。

娣握住朱玛的手，冲着他的眼睛微笑。

“我是对的。”

“说不定你对。不过我并不这么想。”

他跟着派迪走向电梯。

派迪回到屋里，慢慢地带上了门。娣对他望着。他走向长靠椅，把她拉到身边坐下。他的胳膊揽着她的肩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忽儿。

“你觉得他怎样？”他终于问道。

“有什么可觉得的？……他不过是一个矿工。”

“他可是个好小伙子呢。”

“不错。他很好，但还不是个人物。只是一个矿工。他的女

朋友倒是个人，他却不了解她。他不能了解她为什么向往着我想要的和我所有的东西。另外一点你搞错了——他并不讨厌你，只是你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罢了，‘红头发’。”

“这是一派胡说，娣。”

“你自己再去想想吧。”

“那家伙和我一样是个人。”

“不，‘红头发’，他承受着你所不愿承受的事。他在其他白人中间那样受欢迎，这也是原因之一。他很不错。克里斯的助手，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我想你错了，娣。”

她强笑了一下，对他看看。

“嗯，我知道，‘红头发’。不管怎样，人总是人。人总是要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你的那个矿工却没有什么要维护的。他有的只是慌慌张张和逆来顺受。再没有什么别的了。不错，他是人；他会讲话、吃饭，有感觉，有思想，他会感到寂寞；可是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他爱体面，也有自尊心。”

“动物也是这样的，‘红头发’。这一点你完全搞错了。你的苏珊呀，人性还没有表现出来呢，所以他看上去既漂亮又强壮，既完美又有尊严，所以你以为他正是你物色的对象。那是不可靠的。”

派迪看看她，满面愁容。他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娣站起来走到厨房里去。

“你把事情讲得很棘手，娣，派迪叫了起来。“听你说起来好象没有一点希望了。”

娣大笑起来，她的嗓子甜蜜蜜的。

“我再也不想和爱尔兰人打交道了，”她說。“一忽儿你处在这个极端，一忽儿又处在那个极端。”

“別开玩笑，娣。”

厨房里沉默了一陣。他等着。她的声音又傳来了，慢条斯理的，有点吞吞吐吐，但却非常認真。

“很多自以为进步的人对土人有着他們自己的古怪看法，但他們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选定誰是好土人，并且要为他做点好事。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們要领导他。指点他干什么。替他打算这打算那，并且一定要他接受他們的主意。他們喜欢他来依靠他們。你的苏瑪正是进步人士們再好不过的‘好土人’。这就是你喜欢他的理由。”

“不对，娣，我認为你不公平。”

“很抱歉，‘紅头发’，不过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無論如何你的小理論对苏瑪來說可用不上。他对我并不友好。”

“是的，这正是一个障碍，但不能証明什么。而且，他对你并没有什么不友好；你們两个不过是属于不同的世界罢了。但是整个要点却在于，一个想得到白人所享有的东西的土人，要是他不向白人要求领导权，是成疑問的。”

娣回到房間，他們面对面坐下。

“是这样嗎？”

“正是这样。”

“这可使你的空想的进步人士們处在相当无望的境地啦。”

“不錯，除非他們承認土人也能够领导的事实；不但土人承認，連白人也承認。”

“苏瑪又怎么样呢？”

“我对他的女朋友倒比较有兴趣。她不满足，心怀怨恨。她是社会的动物；苏玛却不是。”

“你错了，娣。那个姑娘已经成了个悲剧了。苏玛可还有希望。你把你的愿望说成事实了。单单不满足和心怀怨恨是不够的。”

“可是那是人性哪。”

“是的，亲爱的，那是人性。不过即使这样也还不够。你尽可以任意嘲笑，但苏玛是强壮的，而力量非常重要。你所忽视的就是他同那个姑娘以及你我都一样是人，就是这种人性会使他觉醒。对你的进步人士们你爱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吧，娣，可是看上帝面上，你对人类要有信心。光去毁坏是不够的，你也应该去建设。在你心中建立起对苏玛的信心来吧，这矿工小伙子，虽然他没有社会的意识，不会读书、写字，也不能理解他的女朋友为什么要你所要的东西。”

“我告诉你一桩事，亲爱的。他头一天去矿场的时候，斯密德叫他推一辆货车，他对这号事什么也不懂……”

朱玛离开那两个白种人，感到高兴。他在那儿很不舒服。他们越是要想使他安心，就越难办到。只有同那娘儿待在一起倒还不赖。那个娘儿很有理解力，也很聪明。他也终于看到了“红头发”微笑了。

只有当他单独同那娘儿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在。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同她谈起伊莉莎来。也许她既有理解力又很聪明吧。但是她也不会是十分聪明的。她不是说过伊莉莎向往着白人享受的东西是一件好事吗？然而这是愚蠢不过的，因为伊莉莎永远不会得到那些东西。

不过那些东西是挺不赖的。他已经亲眼看到过了。现在他可明白了伊莉莎向往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儿，现在他可知道了她要的究竟是什么。发觉了这点，就使他心里的疑团释去了不少。

他穿过街道，走回迈莱·坎普。现在并不怎么冷得厉害了。他们请他吃的东西很不坏，但是并不充分。没有玉米饭。而没有玉米饭或者大块面包是塞不饱一个人的肚子的。他微笑了一下。他们都很亲切，存心善良。“红头发”有这么一位即使对黑人也很友好的娘儿真有运气。

比起“红头发”来，她的亲善方式是不同的。至于“红头发”呢，叫你感到他要你信任他，有了什么麻烦就去找他商量。这样地同一个白人友好起来是很困难的。同那娘儿相处就不同了。当她问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她一点用心也没有。所以他可以同她交談。

渐渐地他离开了城市的中心。白人变少了。他只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胞。他也渐渐地消失了让路的小心谨慎的感觉。

现在他不让路了，在人群中挤着。他冲撞着他们，同时感到他们温暖和柔和。在这儿并不差。这儿是迈莱·坎普。这儿少数的白人是卖酒给黑人和有色人的叙利亚人。谁也不把他们当作白人看待。呢，甚至于他们有一些娘儿做妓女接待黑人呢。他们还赖。

他转向吉丕街。在街的那一头有一群人站着。他们正在向上瞧看。他赶紧走过去。到了那儿，他停下来也往上瞧看，但什么也看不出。

“怎么回事？”他问身旁的人。

“我不知道，”那人说。

朱瑪慢慢走开，仍旧看着屋頂。他撞上了一个娘儿。

“怎么回事？”

“有个人在上面，警察正在追他，”那娘儿說。

“在哪儿？”

她指給他看。他仔細一瞧，不錯，就在那儿！这个人正沿着傾斜的屋頂爬行，一个警察紧跟在他后面。朱瑪屏住气。屋頂很傾斜，一不小心这人就会跌下来，不是摔死就是跌断骨头。对那个警察說起来也是一样。

从人群中突然发出了一阵恐怖的叫聲。那个人已經失去控制力，正在慢慢从傾斜的屋頂上滑下来。滑下来，滑下来，滑下来。現在他已在屋頂的边緣上了。假使他不能停止，他就要摔到地上来了。一条腿挂到屋頂下面来了。另一条腿也挂下来了。他就要跌下来啦。

朱瑪屏住气。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这人用手抓住屋頂的边緣在那里左右摆动。人們都吓得打起哆嗦来。警察爬得更近了。

人群中起了一阵骚乱，一个瘦长的、发冠楚楚的人挤向前面来。他穿着白入穿的衣服，举止也象白人。他挤开左右的人們。人們不高兴地把目光打搖蕩在屋沿上的那人身上移到这个汉子身上来。“他是誰呀？”他們相互問着。“他自以为是怎么样的一個人？”又有人这样問道。

一个人对他身旁的人悄不声儿地說：“他是医生。米涅医生。”这个低語傳遍了整个人群。朱瑪瞅着医生。

医生盯着那个左右摆动的人看。

“他是誰？”

沒有人回答医生的問話。

医生再扯起又尖又细的嗓子说：

“他干了什么事？有谁见到？”

“他刚才在掷骰子，”一个衣衫襤褸的人郁郁不乐地说。

一个娘儿叫喊起来。另一个警察跟着先前一个一同爬近了。他们慢慢地、小心地越爬越近了。但这倒不是那娘儿叫喊起来的原因。她看到那个人的一只手滑掉了，只用另一只手抓住屋沿了。人群紧张起来。这是万死一生了。人们一齐自动地向前移动。医生走在头里。朱玛也推向前去。

那人就在上面了，悬挂在天地之间，他松了手，象是已经疲倦不堪似的。人群同声发出叹息。那人在空中经过一忽儿。然后，訇然一声，掉到了地上。一时间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他落下来的地方。群众站在那儿，脚上象生了根一样。

那人动了一动。人群又一个个地分开了。医生冲向前去，跪在那人身旁。人群紧紧地围在四周。

“让他透透空气，”医生说。

朱玛把围观的人推向后面去，“让他透透空气，”他重复一遍。

医生抚摸那人的全身。

“还不要紧，只是一条胳膊折断了。”

医生看看朱玛。

“帮我逃走吧，”那人有气无力地说。

人群突然分开了，退向两边。警察挤了进来。

“让开，”走在前头的警察喊叫着。

朱玛随着人群一起向后退去。只有医生留在那儿。

“你！”警察对医生说。“你没听见吗？”

医生站了起来，揪着警察。

“我是米涅医生。”

这警察哈哈大笑。他身后的另一个警察冲上前来掴了医生一下耳光。朱瑪捏紧了拳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这样做要吃苦头的，”医生说。

第二个警察又举起他的手。

“别这样，”另一个警察走到前面来说。“他是医生。”

其他两个警察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看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

“没有错，”年纪较大的一个说。

“我要把这个人带走，”医生望着年长的警察说。“他的胳膊伤得很厉害，他需要照顾。”

“没有的事儿，”头一个警察说。“他得到他该去的地方去，监牢里。”

医生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年长的警察。“我是陆军医院里的，如果你要来找我，这是我家的住址。我要把这个人带走。过一个钟头，你可以来把他带去。等你来了，我要去控告那个打我的家伙。”

警察互相看了一眼，有点狠狠。头一个警察眼色还很固执。第二个却显出惧怕的神色。年长的警察看上去有些困倦无力。他接过医生的名片，点了点头。头一个张开嘴想说什么。第二个对他摇摇头。头一个又不吱声了。

“谁帮我把他抬到我车上去？”医生说。

头一个警察转身对着群众。眼睛里露出恐吓的神情。他拿着一根警棍威胁着。群众站在那儿不动。

医生想把那人抱起来，可是抱不动。

朱瑪深深地吸了口气，捏紧了拳头，走到前面来。那个警察

抓紧棍子左右揮舞。他狠狠地盯着朱瑪瞧。朱瑪也對他盯着，仍舊向前走。他從警察身邊擠過。醫生抬頭看看他，微微一笑。

“把他抱起來，當心那只胳膊。”

“慢着，”頭一個警察說，用警棍戳了朱瑪一下。

朱瑪站了起來。他渾身發抖，拳頭捏得象兩只鐵硬的球兒。

“你的通行証呢？讓我瞧瞧。”

朱瑪拿出通行証，遞給警察。警察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把它還給朱瑪。

朱瑪抱起受傷的人。人們閃開一條道兒。醫生在前面開路。朱瑪跟在后邊。醫生拉開汽車的門，幫朱瑪將那人輕輕地放在后座上。

“你能和我一塊兒走再幫我把他抬進去么？”

朱瑪點點頭。

“到車裏去，坐在他旁邊，抓住他，別讓他的胳膊碰到什麼東西。”

醫生關上車門，走上前座開車子。車子移動之前，醫生回過頭來看看人群站立的地方。朱瑪也看着。人群朝四面八方散去。兩個警察追在后面。只有那個年老的警察站在老地方，臉上帶着倦容。

汽車平穩而緩慢地開動了。

醫生拿出一支煙，把煙盒遞給朱瑪。

“你叫什么名字？”

“朱瑪。”

“到這城裏來很久了嗎？”

“三個月。”

“我明白了。”

一路上他們沒有再講話。朱瑪不斷地看看身旁的人，再看，看坐在前面的那個人。他們兩個都是他的同胞，可是却這樣不相同。他對他身旁的人並不很尊敬。象那樣的人多着呢。他們喝酒，打架，賭錢。這樣的人這城市里多的是。他觀察過他們。他了解他們。但是另一個卻完全不同。和剛才周圍站着的人都不一樣。就是白人也看出了這種區別，對他另眼相看。朱瑪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能夠象他手出這號事來。可是這人正是他的同胞。

醫生在亞萊+坎普的另一端停下車子。他們兩人將那個受傷的人抬進一所屋子。

一個幾乎同白人一樣的有色女人在門口迎接他們。她穿得也和白人一樣。屋子裏面甚至比“紅頭髮”家裏還要漂亮。他在“紅頭髮”家看到的東西在這兒都有，甚至還要多一些。

他們把那受傷的人抬到手術室裏。那個女人幫着醫生脫去外套，換上一件白色的單衣。

醫生敏捷，熟練，而又細心地在那人胳膊上動手術。那女人一直站在一旁，把東西遞給醫生，幫他工作，還跟他談話。朱瑪坐在一張小椅子上看着他們。

朱瑪想，她是他的妻子吧。

他們將病人包紮完畢，醫生洗了手，那女人吻了他一下，朱瑪這才知道她是他的妻子。

“好啞！”醫生對朱瑪笑笑說。

女人也笑了笑。朱瑪心里想，也許我該走了吧。

另一個黑女人拿着一只玻璃杯走了進來。她給病人賜了水。病人坐了起來。

“謝謝你，醫生，”他說。“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不，还不行。我叫警察过一个钟头来的。我想他们不会来，不过最好还是等一下看。你躺一会儿养养精神。”

“可是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

“要是他们抓你，我就要控告打我的那个警察。要是让你走掉，我就要惹麻烦了。”

受伤的人向周围看看，没说什么。

“或许你也得等一下，朱玛，你可以做个证人。你一切都看到的。”

朱玛点点头。

有色女人将一条毯子盖在那伤者的身上。

“来吧，朱玛，我们去喝杯茶，”医生说。

他们走出手术室，只留下那个受伤的人。在另一间屋子里生着很旺的火。这儿也有一架收音机，还有一按墙上那个小东西就会亮起来的灯。没有油灯和蜡烛。朱玛环顾屋子。医生也跟他看着，笑了起来。他在“红头发”家中所感到的这时又襲上心头。好象他不是属于这儿的人，也不应该到这儿来。

医生看到掠过他脸上的阴影。

“怎么啦？”

“这象是白人的屋子。”

医生和他的妻子都笑了起来。

“不，朱玛，”医生说。“不象白人的屋子。不过很舒服就是了。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并不就是模仿白人。这是人应该住的地方，因为人住着舒服。不管他是白人还是黑人那都没有关系。象这样的地方人住着舒服。属于白人的是另外的地方，就是那些他们要你们住的地方。”

“医生！医生！”

黑女人跑进屋来，脸上显得惊惶失措。

“怎么啦，艾米莱？”

“你包扎的那个人跑了，医生。他从窗子里跑掉的。”

“哦……”

朱玛注视医生的脸。一阵伤心和失望的神情掠过医生的脸。这时他的脸正象那些在不会减少的潮湿的白色细沙堆上干活的人们的脸。这种神情停留了一下就消逝了，他的脸色又变得很冷静、沉着，瞧不出什么来。

医生站起来走向手术室。其他的人跟随在后面。毯子扔在地板上。窗子打开了。一阵冷风吹了进来。那个人走了。

有色女人挽住医生的胳膊。艾米莱走过去关上窗子。

“你可以去了，朱玛，”医生粗声粗气地说，看也没看他一眼。

朱玛觉得受了委屈。他什么事也没干过。是医生要他待在这儿的，现在，因为那个人走了，医生就这么不客气地对他说话。他有点儿恼火，但比气恼更不好受的是他觉得受了委屈。

他突然转身走向房门。医生的妻子跟在他后面。她向他伸出手来，微微一笑。

“多谢你，”她说。

朱玛握一握她的手。她的手和那白女人的手一样，又小又软。

七

天逐渐黑起来，朱玛还不想回到他的房间去。在那儿没事好做。要么冷冰冰地坐在那儿，或者就钻到冷冰冰的床上去。这两种做法都不见得好。他知道自己睡不着，同时他也不想睁着

两眼在冷冰冰的床上醒着。他走出了医生的房子，抬头一瞧。天空看上去很遥远，星星也不容易看到。他看到了一颗星，只一秒鐘就又不見了。

他轉了一个弯，忽然之間发觉这是迈莱·坎普了，好像他从來沒有到过这儿一样。

在迈莱·坎普，一条条馬路相互交叉着。大多数街道是狭窄的、腌臢的、漆黑的。一排排房子互相交叉着。再走过去，仍然是一条条交叉的馬路和一排排交叉的房子。

傾斜的黑暗的房子都包藏着生与死，爱与恨，却不愿讓过路的陌生人看到什么。沙子鋪的人行道上有着腌臢的泥水坑。孩子們就在水坑里玩。成群的大人在街角上賭博。成群的孩子們則沿街走着，細心地盯住每条水沟，看見可以吃的脏东西，都爭先恐后地扑过去搶得打起架來。妓女出現在馬路拐角，龟鶻跟在她們后面拉客。

不知从什么地方傳來一声声破鋼琴的低沉單調的哀鳴，彈出来的是一成不变的調子，同时按着这調子还有跳舞的脚步声。到处是嘶喊、尖叫和咒罵。到处是打架、偷窃和謊騙。

但重要的，这里还有个真正的迈莱·坎普。它即使在寒冷的黑夜里，空气也是温暖的。这是人体的温暖；是生活着、呼吸着、行动着的人們的温暖。这种温暖胜过空气；胜过土地，胜过太阳。胜过一切的一切。这是跳动着的生命温暖的。是跳动着的心儿的温暖。是沉默、也是声音的温暖。是动、也是靜的温暖。一条温暖的、厚厚的、漆黑的生命的毯子。这就是迈莱·坎普。一种无名的生存着的東西。一条黑暗的生活的河流。

朱瑪想把这一切思索得有条有理，把思想变成語言，然而办不到。他看看馬路，房子和人們，这一切只不过是馬路、房子和

人們。他剛才有过的感觉却象梦一样的不真实。

“我要到莉那儿去；”他自言自語，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那是周末的晚上，在他意料中，莉家里該是挤得满满的。可是到了那里，只見一片寂靜，院子的大門鎖着。他走到前門敲了一下。等了一会又敲。

他記起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这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真难以相信啊。打那时起，已經发生了許多事情。他甚至記不清他那时象个什么样子。他重新敲起門来，敲得更响。

門开了，老潑兰克媽媽探出头来看他。她好不容易才認出了他。然后她格格地大笑起来，把他拉进去。

“朱瑪！这一向你到哪儿去了？我們老是談到你，談了又談。进来！进来！”

他象回了家一样。这个老潑兰克媽媽，她和从前一模一样。她的眼睛里还是有着那种鬼灵精的神色，它告訴你虽然她不大講話，懂得可不少。

“今晚很靜，”他說道。

“周圍都是警察。許多女人卖酒时給逮捕了。”

“莉知道嗎？”

“莉化了錢才知道的呢。”

“她給她們报过信嗎？”

潑兰克媽媽向他揚起眉毛，嘲弄地笑出声来。

“你还是个傻瓜。”

房子里也是一片沉靜，象他头一个早晨在那里醒过来时一样。他跟着潑兰克媽媽走进厨房。那里生着一只火爐，靠爐边地上，达迪醉了睡得很熟，嘴張得很大，口水沿着半边臉孔淌下来。

“还有些人在哪儿？”

“莉、伊莉莎和迈赛她们都去看电影了。乔瑟夫在两个星期以前被捉去了。他被判六个月徒刑。没有罚款。”

“迈赛也跟她们在一起？”

“你没听我说吗？”泼兰克妈妈白了他一眼。

“老妈妈，你在撒谎！”

她笑了，他也笑起来。

“我没说什么。”

“你不是用舌头而是用眼睛讲话，你在撒谎。”

“噢！那我撒了什么谎？”

“你以为我和迈赛之间有些什么了哩。”

“是这样……？”

“是的。坐在那儿说这种话，藏头露尾的象只鸵鸟一样，并不是好办法啊！鸵鸟还有些羽毛遮遮，而你是个老婆子！”

泼兰克妈妈格格地笑得浑身都颤动起来。朱玛板着脸孔严肃地看她。可是一到这儿跟到了家里一个样，要想不跟这个老婆子一起打哈哈，简直难于办到。

她的身体停止了颤抖，她擦去了眼泪，拍拍他的胳膊，她的皱着的粗糙的面孔上带着一种温柔。

“城里人教会你说话了，呃？好极了，你头一次来的时候简直一声不响。对一个男人来说闷闷不响是不好的……告诉我，你吃过东西没有？”

“吃过了，我碰到我的白人，他带我到他那里去吃的。”

“啊哈！……现在你是个道地的体面人啦，呃？他跟白人一道吃饭……瞧他穿的衣裳！难怪他离开了我们！”

她眨着眼睛。

“你这个老笨蛋！”朱玛说，同时看看自己的衣裳。接着又望

望火爐。“伊莉莎怎么啦？”

“你还想着她嗎？”老女人的声音很温柔。

“是的。”

“她还是老样儿。有时哭。有时跟别人打架。有时跟誰也不說一句。有时她又很好。”

“还有那个当教师的男人呢？”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当教师的可多着哩。他們常来，但是她讨厌他們，因此他們也就不再来了。”

“我懂了。”

“你呢？”

“我在工作……就是这样。”

“我們以为你也許有了女人。”

“沒有。”

“約翰尼斯告訴我們，說矿里的人都喜欢你。”

“她常出門嗎？”

“有时出門，有时老是关在家里。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但是我說你看錯人啦，她并不是个放蕩的女人。可能有人了解她，也可能沒有人了解她。她曾經有个男朋友。但是他已經离开她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眼睛，而且不象你那么妒忌。你們都說我是‘老婆子’，我眼睛可尖哩！”

朱瑪盯着火爐。达迪在地上睡着，又哼又踢，口里发出罵人的話。

达迪翻身側臥着撒起尿来。地上淌了一滩小便。朱瑪看着，臉上显出厌恶的神情。

达迪又哼起来了，接着滚到他那滩小使里。

“朱瑪，你看不起他，呢？”

朱瑪被潑兰克媽媽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是个男子汉，看他做出的事儿。”

“我看到了，朱瑪。我还看到更糟的事哩。”她叹着气。

朱瑪的眼睛盯着火爐。

“你看不起他，呢？他刚到城里来的时候可是个堂堂的丈夫。好一个男子汉！健壮有力，人們怕他，也尊敬他。现在你却瞧不起他。也许你把我看作个老婆子，可是我告诉你，朱瑪，象他这样一个堂堂男子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潑兰克媽媽沉思地一笑，看着火爐，当她繼續說下去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痛苦：

“他从前在馬路上走的时候，女人停下来看他，男人跟他打招呼，人人尊敬他的智慧。他們遇到困难总要来找他，他就帮他們解决。連白人也尊敬他。现在你却瞧不起他了。”

“那时他有錢，朋友也不少。男人們把跟他交朋友看作是件体面的事，女人也羡慕他。每次在通行証方面发生糾紛的时候，他露在人群前头，向成百的人講話，警察也怕他。”

“他过去很懂事，为他的同胞斗争，可惜他懂得太多了，这就使他心情不愉快，变得象伊莉莎一样。不同的是他跟人斗争。听着，朱瑪，躺在自己尿上的那人比伊莉莎还聪明。他看書写字都比她强。他在馬路上碰到了莉，后来就照顧着她。”

“是啊，朱瑪，你瞧不起他。但是我告诉你，他过去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子汉……”

朱瑪望着潑兰克媽媽。她的眼睛湿了。眼泪不自觉地流下了她的臉龐。但就在这一对眼睛里，有着一冲奇异的光彩。仿

佛她还能看到那个人人尊敬的人。

朱瑪看着达迪。他的衣服吸干了尿水。朱瑪想說什麼，然而又没有什么好說的。潑兰克媽媽滿眶眼淚，看着他。他笨拙地拍拍她的手，盯住房間的一个角落。潑兰克媽媽站起身來。

“我去泡茶”，她說。

朱瑪看着达迪在尿里酒醉糊涂地睡着，他想把他当做一个清醒的、人人尊敬和人人听从的人来看待。但这怎么行呢？他从来没有見到达迪头脑清醒过。他从来没有看見达迪站得笔直，而不东搖西摆。然而潑兰克媽媽却說他曾是她从未見过的男人。這話千真万确，因为她的嗓音和目光都显得真有其事。但是现在他却在那里，睡在地板上，浸在自己的小便里。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我听见她们回来了，”潑兰克媽媽說道。

朱瑪傾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伊莉莎見到他会高兴嗎？莉會說些什么？迈赛眼睛里是不是还能看到笑意？門开了。他抬起眼睛。

头一个进来的是莉。她一看见他，眉毛就揚了起来，嘴边露出微笑。就是这副样儿。伊莉莎跟着走了进来。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接着她轉移了視線。最后一个进来的是迈赛，眼睛里带着笑意。她一看到他便满面堆着笑容。她是唯一跟他打招呼的人。

朱瑪感到不滿意。莉和伊莉莎待他仿佛他一間住在那儿一样。他抑制了心中所想的会面的欢乐。

莉走过去站在达迪面前，接着弯腰把他象小孩一样抱起来，帶出房間。她有那么大的勁儿，做得便当极了。

伊莉莎脫去外衣，解开头上的圍巾，坐下来把手伸向火爐。

朱瑪瞧着她的手。一双柔軟的手。用不着摸就感觉得到那双手的柔軟。象那个白女人的手，也象那个医生的太太的手。

他看着她的手臂和肩胛，她的起伏的胸脯，她的脖子連到面腮的曲綫，光滑柔軟的脸蛋，还有那对乌溜溜的眼睛，他心中的欲念很强烈。

潑兰克媽媽沏了茶，給他們每人一杯。

这房間里好象只有他們两个。其他的人都无关紧要，不能算是待在那儿。那儿只有他和伊莉莎。

她抬起眼睛看着他，感到他的目光尖銳。周圍漆黑一团。他只能看到她的臉蛋儿的影子和她眼睛里的亮光。对她来說也是如此。此外一切都消失了。那儿只有他們俩。偌大的世界上，找遍每个角落，只有他們俩……

迈賽看看朱瑪，望望伊莉莎，又看看潑兰克媽媽。潑兰克媽媽輕輕地搖了搖頭。迈賽望着別处。

莉走回来了。

“嗯，”她瞅着朱瑪說道。

一下子，所有东西又都呈現在眼前了：潑兰克媽媽、迈賽、火爐、屋子、窗和街道上的声音全都在那儿了。但他首先觉察到的是莉。朱瑪抬头瞅着她。

“你好哇？”莉問道。

“还是老样儿，”朱瑪笑笑回答說。

潑兰克媽媽遞了一杯茶給莉。

“这段时间好长啊，”莉說，看看他，又看看伊莉莎。

跟往常一样，她什么都明白，朱瑪想。

“没有什么变化，”他說。

她点点头，凝視着火爐。一忽儿又抬起头来直盯着迈賽。

“这妞儿一直在想念你哩。”

朱瑪瞅着迈赛。她直瞅着他的臉，眼光里一絲笑意也沒有。莉却溫柔地笑了。一陣紅暈染上了迈赛蒼白帶黃的臉。她搭拉着眼皮。当她再向上看的時候，眼光里又出現了歡笑。這種紅暈與歡笑對她是最合式不過的，朱瑪看出了她的美色。霎時間他的目光流露出這種神情。

伊莉莎瞅瞅朱瑪，瞅瞅迈赛，又瞅瞅莉。突然她站起身來走出了房間。莉又溫柔地笑了起來。

“她还是那樣子，不過她並沒有忘掉你；你呢？”莉的聲音里帶着嘲笑。這聲音既刺耳又微弱。

潑蘭克媽媽目光銳利地瞅着莉。迈赛激動地搖了搖頭，笑笑，笑得很不自然。朱瑪瞅着莉。她眼色是嚴厲而沉思的，直盯着那爐火的紅光。

“我碰到一個打礦上來的小伙子，向他問起過你，”迈赛用一種試探的口氣說道。

“嗯，”朱瑪淡淡地說道。

“不過他可不是打你那礦上來的，”迈赛說。

“莉！”朱瑪喚道。

莉抬起了頭。他的聲調嚴厲又堅決。這可震動了她。

“嗯？”

“你要我出去嗎？”

“不錯！”

朱瑪站起身來。

“不過，莉……”潑蘭克媽媽和迈赛同聲喊了出來。

“住嘴！”莉說。

“再見，”朱瑪說着就走了出去。

迈赛站起来，匆匆走向門口。

“回来！”莉喊道。

迈赛犹豫了一下就回到原位。

莉注視着迈赛。她半边臉上又挂上一絲弱笑，她的目光是严厉而沉思的。突然她走了出去。

迈赛想跟着她出去，然而潑兰克媽媽摆摆手叫她回到原位。

莉匆匆忙忙順着街走去追赶朱瑪。在轉角上她赶上了他。

“朱瑪！”她喚道。

他停步等着，并没有轉过身来。现在她就在她后面，站着望着他的背。

“朱瑪。”

“恩。”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知道她要他轉过身去，可是他办不到。他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轉过身去。他就是办不到。

“朱瑪。”她的声調既温柔又恳切。

他心里感到一阵高兴。莉的声調是多温柔，多恳切。如此的温柔和恳切啊……

他轉过身来。她离他很近，眼里噙着泪水，两手哆嗦着。一阵无名的热潮襲过他的全身。她噙着泪水微笑。

她猛然一下子紧紧抱住他，脑袋偎在他胸前，嗚咽得身上顫动着。他伸出两臂搂紧了她。

过路的人都瞅着他俩。

一会儿，正象她迅速地抓住他一样又很快地推开了他。现在，她又是那么严厉和坚强。她拭着泪水微笑。

“今儿晚上我有点心神不宁，”她說。“我們先散一会步，然后再回去，好嗎？”

他們轉過街角，默默地走着。四周都是人。來來往往的人。有的悠閒自在，有的匆匆忙忙。人們的周圍，他們的周圍，以及高過一切的，是一片城市的喧囂。

隆隆的電車和火車聲，吵鬧的汽車聲，嘈雜的人聲，腳步聲，所有這些匯合成一片喧囂，原來的各種聲響都聽不出了，這喧囂具有自己的特點。

這是一種清楚易辨的嗡嗡聲，從土地的深處跳出來，從人們的嘴裡和心裡跳出來，從機器裡跳出來，然後升高。高過了它原來的各種音響。

他們打一根彎曲的路燈杆旁走過。一對年輕情人正熱烈地擁抱著。

“他們抓去了喬瑟夫，”莉說。“我覺得有人出賣了我，我還查不出是誰。警察知道我在幹什麼，以及什麼時候幹。我可以覺察到這點。”

她瞅了他一眼，又轉向別處。

“你生我的氣嗎？”他問。

她笑着。“你真單純，朱瑪。你對於處世是個傻瓜。”

朱瑪笑着。他的心裡充滿着不平常的寧靜。他喜歡她說他處世是個傻瓜。他自己不承認，但是他喜歡她這樣說。能在这儿跟她一起走走多好啊。這就好象又回到了家鄉一樣。就這麼安靜地散步。他就這樣子跟他母親一起走着。他母親就是這樣斥責他。

迈菜·坎普的空氣是柔和的。也許它一直就是這樣，只是他現在才注意到這點。

就象跟莉相遇的第一個晚上一樣。他們說得不多，但相互了解。她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這人沒錯兒。農村里的人們也是

这样。他們彼此了解，互相認識。現在又象那時的情形一樣了。

“你是個好人，”他挽着她的胳膊說道。

她讓他挽了一會就抽開了手臂。

“我們得回去了，”她說。聲調里的溫柔已經消失了。它又是冷冷的，一本正經的。

他們到家的時候，伊莉莎已經回到廚房的爐火前面看書。他們走進去，她看都不看一眼。只有潑蘭克媽媽和迈賽朝他們瞧。迈賽的眼光中失去了歡笑，但是它還在那兒，在陰影的后面窺視，待機出現。潑蘭克媽媽跟往常一樣。她什麼都看在眼里，可是一句話都不說。

“你睡在這兒，”莉對朱瑪說。“睡吧，時間不早啦。”

“他睡在哪兒啊？”潑蘭克媽媽問道。

“小房間里。迈賽跟我睡，伊莉莎睡在她自己屋裏。”

“我來念書給你聽吧，”伊莉莎瞅着朱瑪說。

“太遲啦，”莉直瞅着伊莉莎說。

“明兒見，”迈賽說着走了出去。

“讓她去念吧，”潑蘭克媽媽邊說邊向門口走去。

莉聳聳肩，左邊的嘴角一撇。她跟着潑蘭克媽媽走出去。門帶上了的時候，烛光閃了一閃。

伊莉莎瞅着他微笑。

“要我念嗎？”

“嗯。”

她打開了書念着。這是一本寫組魯^①人的戰爭的故事。組魯語是美麗多彩的，伊莉莎念來聲音柔美，一個個字地不斷地念

① Zulu，南非聯邦 Natal 的一種族，種類和文化與 Kaffir 同。

着，朱瑪一会儿完全被吸引住了。紐魯兵团又准备襲击来占地的白人。很多人牺牲了，然而更多的人繼續向前战斗。但是最后他們失败了，土地被夺去了，因为白人比他們强。他們战斗的失败使朱瑪心中充满了忧伤，这在他眼光中显示了出来。

伊莉莎合上了書。

“故事很好，”他說，“可是我們失败了，这真惨。”

“嗯。”

蜡烛点完了。它最后閃爍了一下就熄灭了。他們对着爐子的火光坐着。伊莉莎傾身向前从火爐里点了支烟。这使他想起了“紅头发”的白种女人。

“我看見过白人的东西，”他說。

“嗯。”她的声調可无动于衷。

“我要睡了，”他說。

她瞅着他，不吭声。他走进院子，向院子尽头的房間走去。

这房間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一点沒有变动。他脫衣上床，吹熄了烛光。

那会儿只有潑兰克媽媽和达迪在一起的时候，那可真象家。但是另外几个人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可不象从前他离开的时候那样。連莉都有点变了。

門开了，伊莉莎走了进来。她的牙齿卡搭作响。他的心象給一根带子紧紧地縛住似的。他想起了从前那个晚上。

“离开我，”他說。

“不。”

他轉过头去，不瞧她。她上了床，身上发冷。他感觉到这点。她顫抖着。她摸着他的手，他却抽开了。

她舒暢了些。她的牙齿不再卡搭作响了。她的身体也不再

发抖了。她安静地躺着，不去碰他，也不避开去。

朱玛感到内心一股发狂似的欲望。这简直就要毁灭了他。

“离开我，”他再一次地说。

她侧过身子贴紧着他，强使他感觉到她对他的亲近。

“我爱你，”她说。

她很依着他。

“我爱你，”他说。

当他们的热情后来过去了的时候，她靠在他的肩头上，抚弄着他手臂上的肌肉。他轻轻地、温柔地抚着她，好象握一支花儿一样。

“干吗你要躲开我？”她问。

“你不需要我嘛。”

“那可不是。第一次我伤了你的心。”

“没有什么。”

“我是伤了你的心。那天我回去的时候，你可不懂得我是多么需要你爱我啊。”

“你是这样……为什么？”

她温柔地微笑着。

“莉说得不错。你对人情世故是个傻瓜。”

“你干吗来使我要你呢？”

“哦，你这傻瓜！因为我需要你嘛。”

“我爱你。”

“我知道。”

“我一开始就爱你。”

她在他胸口画了个圆圈。

“你知道不知道呢？”

“我可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朱瑪。”

“胡說！”

“是这样，我心里老是那么别扭，想要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真美。”

“你这样说太好了。”

“本来是这样嘛。”

“我爱你，朱瑪。”

她挨得更紧，渐渐入睡了。

八

朱瑪慢慢地、恋恋不舍地从平静的沉睡中醒来。他伸出手来摸伊莉莎。整夜他觉察到她睡在身旁。一个动作，一声叹息，睡梦中发出孩子气的喃喃声，更靠近地偎着他。他睡着的时候，所有这些细微末节都使他知道她在身旁。这叫睡得熟而且幸福。

夜里他醒过一次，听着她平稳的呼吸声。在他的心怀里忽然起了深深的温柔和爱护的情感。当时，他用稳当而轻巧的手，象母亲关心露在被头外的孩子那样替她盖上被子。

他只摸到了枕头。他坐了起来，蓦地完全清醒了。她不在啦。不在床上，也不在房间里。他想，或许她烧茶去了。但是他明白并非如此。她原来睡的地方是冷冰冰的。她一定走了好久啦。他知道她已经走了，而且不会再回到这房间里来了，虽然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起床穿上衣服。

外面太阳照耀着，但它冷冷的，没有威力，不能驱散空气中

的严寒。

“早安，朱瑪。”潑兰克媽媽喊道。“你睡得好嗎？”

“很好，”朱瑪說。“你呢？”

“我剛給你帶來咖啡，”迈賽從廚房窗口喊道。

“謝謝你，我自己來拿，”朱瑪答道。

他在院子里自來水龍頭下洗了臉。冷水刺痛了他。

“這裡有熱水，”迈賽叫道。

“我洗好啦，”他答道。

迈賽笑了一笑，她的笑聲中帶有一種夏天早晨的喜悅。朱瑪微笑着走進廚房。

“你面色很好，”迈賽說話時用眼睛向他微笑。

“我覺得還不錯，”他說道。

“你是怎麼搞的？”潑兰克媽媽問道。“昨天晚上你苦惱樣兒的，現在你却象一個能跳過太陽的人了，呢？”

“或許我能夠！”

迈賽給了他一杯咖啡，盯住他望了好一會。

“嗯，或許他能夠，”她說。

“還有幾個人在哪兒？”

“伊莉莎在她自己房間里，”迈賽答道。

“莉出去打聽究竟誰在出賣我們，”潑兰克媽媽說道。

朱瑪喝光咖啡，把杯子放下。

“還要嗎？”迈賽問道。

“够了。”

“她在睡著嗎？”

“不。”

朱瑪走過房間。

“别去，迈赛。”

朱瑪昂着头，面露笑容。迈赛背朝着他，向窗外張望。朱瑪走出房間，他敲了敲伊莉莎的門。里面沒有回答。他再敲一下，走了进去。

伊莉莎轉過对着墙壁的腦袋，看看他。

“喂！”他一面說，一面想擁抱她。

她把他推开，向后縮去。

“不要这样，朱瑪！”

朱瑪停下来，望着她。

“怎么啦？你不舒服嗎，亲爱的？”

“不！我不要你碰我。”

“可是，伊莉莎，昨儿晚上你还……”

“昨儿晚上我当了傻瓜。請你离开我。”

“可是……”

“請走开！”

“如果你想要白人享受的东西，那沒有問題。我們就积蓄些錢去买，呃？”

“請走开，朱瑪！”

朱瑪再想說話，但是她指着門。

“出去，求求你！”

朱瑪捏紧拳头，走了出去。伊莉莎把臉埋在枕头里，抽抽噎噎地哭得从头到脚打顫，

朱瑪走进院子。迈赛跟随着他。

“我覺得抱歉，”她說道。

“沒有关系。”

他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一朵云遮住了太阳。

“我剛才勸告過你的。”

她握住他的手，捏着。他覺得她的小手是硬硬的，不象那白種女人、醫生的太太和伊莉莎的手那麼柔軟。但是這只手却使他感到安慰。他也捏了捏她的手。

“你的心腸真好，”他說道。

“不好，”她答道。

“早飯準備好了，”潑蘭克媽媽喊道。

他們走了進去。莉回來了。她的臉冷得發抖，但她看來比以往更堅強。

“發現了什麼沒有？”潑蘭克媽媽問道。

“沒有。總有人在出賣我。這是肯定的。我看到了給我警告的那個人。他們把他盤問得可緊，連和我談話他都害怕。是的，有人在出賣我，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他是誰。回來時我碰到巡官，他說他要逮捕我。”

“那末就暫時停幾天生意吧，”潑蘭克媽媽說。

莉哼了一聲。“那末我想老天爺會送錢給我們啦。我得趕快干起來，但在此以前，我一定要捉住那個出賣我的畜牲。要是給我逮住的話……”她張開了雙手，然後狠狠地緊握起來。

“可是你怎麼找得出呢？”

“這個人跟出賣我的丈夫和喬瑟夫是同一个人。我現在知道了……”

前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伊莉莎，”潑蘭克媽媽說道。

朱瑪跳了起來，趕到前門。伊莉莎正在街上匆匆地走去。他喊她，但是她若無其事地繼續走她的路。他走回廚房里，邁賽向他望着。

“她走了，”他說道。

昨天夜里的幸福在他心里已成了痛苦。因为他曾經了解过她，发觉到她又熱情又可人意，所以他这时比任何时候更渴想她。現在是一片黑暗，叫人痛苦。

“吃吧！”泼兰克媽媽拍了他一下，可是她的眼睛里帶有仁慈的神情。

迈赛走近他。

“我要到几个朋友那儿去，”她說道。“今儿我休息。跟我一起去吧。这样会使你忘記这件事。他們都是好人，对你說来是会有好处的。”

她的聲音柔和而誘人。

“吃你的早飯，莉，”泼兰克媽媽說道。

“达迪在哪儿？”莉問道。“你有沒有給他弄杯酒嗎？”

“弄了。他很好。他現在不能動彈，但是酒馬上会使他暖和起来，他会來吃飯的。”

“我要設它个圈套，”莉深思地說道。

“可能就是那个黃皮肤的醉莉茲，”泼兰克媽媽說。

“不是。”

“我有把握，決不是約翰尼斯或妮娜。”

“当然不是！”

“同我一起去，会对你有好处的，”迈赛哄劝朱瑪。

“你來糾纏我，是个傻瓜，”他說。“我要伊莉莎这样一个女人是个傻瓜；現在你來糾纏我也是个傻瓜。”

“我知道我并不是个傻瓜。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嗎？”她的聲音和眼睛都在恳求他。

在伊莉莎那样对待他以后，能有人需要他，使他心里感到寬

慰一些。曉得有人關心自己是令人高興的事。

“我知道她昨天整夜跟你待在一起，”迈賽說。

他望她一眼。她心里明白，却希望他跟她一起出去。

“你是個怪人，”他說道。

她微笑了一下，然而在她笑眼里面暗暗蘊藏着什麼。她想告訴他，伊莉莎跟他并不相稱，可是她曉得這樣說會對他打擊太重。她明白必須避免的一樁事就是談伊莉莎。

“你願意去嗎？到那里有好長一段路，我們得快点去赶上公共汽車。你會喜歡那塊地方的。那兒就象鄉下一樣。那兒有草地，有樹林，有小河，有牛群，還有農場。你願意去嗎？”

他笑了。她描述這塊地方的神情可叫他看出來，離開城市對她來說正是一件新鮮事兒。

“你為什麼笑？”

“你去過農場嗎？”

“沒有。”

“所以我要笑。你一講到它，人家就知道這些對你是挺新鮮的哩。”

“嗯，”莉對潑蘭克媽媽說。我要給那個狗東西設個圈套。”

迈賽站了起來，走進另一個房間。她走出來的時候，已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的眼睛表示要他去。

“好，我去，”他陡然說道。

迈賽走出去給他拿來帽子和大衣，帮他穿上。

“我要去霍普夫萊，朱瑪也去，”迈賽對莉說。

“行，”莉心不在焉地說道。

潑蘭克媽媽跟他們走到門口。

达迪從房間里走出來，鈕着褲子上的扣兒。他已開始有幾

分醉意了。

“莉在发愁，”潑兰克媽媽說道。接着她向他們微笑。“可別太淘气了。”她拍拍迈賽的屁股。

“別拍了，老婆子！”朱瑪說着笑出聲來。

“听他說的話兒，”潑兰克媽媽說，靈活地轉過身來，同時把自己的屁股拍得噼啪响。“他叫我老婆子哩。”

她把他們推走，站在走廊里哈哈大笑。

朱瑪瞅着迈賽，笑嘻嘻地。

“她真滑稽。”

“她常开玩笑，可是她是个好人，还挺聪明。她話虽不多，見的可不少。”

在轉角地方，他們停下來揮手。潑兰克媽媽也揮手作答。达迪站在她身邊。

他們匆匆地趕向汽車站。到霍普夫萊去的公共汽車正要開站。迈賽連冲帶跑地趕過去，朱瑪隨後跑着。他們跳上了車子。

車里很擠，但他們在後面找到了空位子。他們緊挨着坐在一起。朱瑪的胳膊頂住了迈賽的腰，所以他就把胳膊移上去摟住她的肩胛。她抬起頭望着他，眼睛里露出笑意，他們都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

迈賽說了些什么，但車里聲音大，朱瑪听不清。他低下頭來。她再說一遍。他还是听不清。她打開手提包，取出一包香烟，拿一支塞在他的嘴里，點上火。然後她合上眼睛，靠在他的肩膀上睡起覺來。

朱瑪頓時感到心里一陣輕鬆，就象那天晚上她帶他一道去人圈里跳舞時一樣。這個人知道怎麼樣尋歡作樂。好的是她也能逗得別人歡笑，感到快樂。

迈赛断断续续地睡了两个罐头。醒来后，她朝四面张望，看是到了什么地方了。

“快到啦，”她说。“咱们再坐一段就下车，步行到那儿。那儿很不错，你一定会喜欢的。”

他们又乘了两哩路才下车。迈赛拉着他的手，领他沿一条小路走去。他们到了广阔的田野里了。这地方便他记起了家乡的旷野，静谧而安宁。还有那松软的沃土。不是用硬石子铺的路，是软软的粘土路。

“你瞧，”迈赛说。

他们转了一个弯。下面是山谷，山谷中间就是霍普夫莱——希望之谷——一簇房子，几条街道。村后有一条小河。

“真美，”朱玛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你会喜欢这块地方的，”迈赛说。

“这是大地，是泥土，真好啊。”朱玛说。

“来吧，”迈赛说着，沿小路奔去。

她跳过乱石堆，闪开突出的岩石，跑起来又敏捷又轻松。朱玛跟在后面，步子放得更慢，一面吸着新鲜的空气，一面如饥似渴地四下张望。他自己也不知道曾经这样渴望这一片土地。如今它就在面前了，一望无边。天空跟大地又这样接近。

“亲呀！”迈赛嚷道。

“就来！”他喜孜孜地大声回答。

她那清脆的快活的笑声直向他飘来。是的，就象在家乡一样。他沿着斜坡小路向下跑去。只差几码就要追上她了，迈赛一冲又跑开了。

“你来捉我！”她叫道。

朱玛猛冲过去，伸手一抓，她闪身一躲，又跳开去，大笑着。

“来捉呀！”

“一定捉住你！”

他觉得消遥自在，就象那天晚上他们去参加舞会时一样。

迈赛在前面跑，朱玛跟着紧追，一前一后沿斜坡小路直追下去。迈赛跑得又快又轻松。每当朱玛眼看就要追上了，伸手捉她，她又溜掉了，只听到一连串欢乐的笑声。

朱玛放慢了步子。迈赛也放慢了步子。突然朱玛一个箭步，伸手逮住了她的腰。两人都摔倒了，在草地上打了个滚。

两人躺在地上，又喘又笑，浑身热呼呼的，一点也不感到天冷。

“你要花招儿，”迈赛说。

“喂呀！你可真会跑。”

迈赛一纵身跳将起来。

“该走了，朋友们会看见公共汽车，以为我今天不来了。走吧。”

他们沿河走去。朱玛把小石子一块一块朝河里摔去。迈赛在他身边一会儿跳揣，一会儿蹦开，象那天晚上他们去跳舞时一样。朱玛兴致很高。这点她可知道。是她逗得他兴致高起来的。他追求伊莉莎，可是他两次和她在一起，两次都很快活。他不会忘掉的。男人们就是这样。

“就象在家乡一样，”朱玛说。“我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同时你懂得怎样逗得一个人快乐。”

迈赛扫他一眼。他两眼盯着地面上出神，眼里流露出一种空虚而平静的神情。她看看下面的河流，加快了步子。

朱玛把步子放得更慢，倾听着河水缓缓地流过鹅卵石，啾着打旋的水涡儿，那是突出的石头或垂在水面上的柳树枝挡住了。

流水弄成的。

天~~空~~是晴朗而高远的，然而他漫步的那块地方只是大地和绿草地的一个部份罢了。要是伊莉莎和他在一起该多好啊。要是她在他身边走着该多好啊。或许她还摸着他的手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是最理想的了。可是就是这天早上她话也不肯和他讲就跑掉了。迈赛是一个好心眼的人儿。她是懂事的。他朝她看看，她走在前面，脱下的大衣搁在手臂上。一阵凉风吹动了她的衣服，清晰地显出她全身的线条。

她是个好心眼的人。是个懂事的人。是个爱他的人。为什么不是她呢？为什么是伊莉莎呢？她不会象伊莉莎那样伤他的心。她知道怎样才对他有好处，她也就做了。

“迈赛！”

她停下来，看上去年青，讨人欢喜，眼里闪着微笑。

他盯着她的眼睛看。那对眼睛朝他笑。他笑了。

“你真好，”他说，伸手搂着她的腰。

他向她俯下身去。她往后靠着，盯着他的脸。笑容从她的眼睛里退去，她慢慢地摇着头。

“不，朱玛。你想念的是她，不是我。”

她挣出身来，走开去，两眼看着草地。

朱玛想对她说话并不如此。可是他清楚，迈赛会知道他在撒谎的。他跟在她后面走。

这时候离开小村子不远了。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子了。人们在院子里和房子四周走来走去。村这边住的大多数是有色人，那头是土著黑人住的。

白人要把有色人和土著黑人赶出城外，霍普夫莱是他们干的又一个勾当。土著黑人并不满意他们的住区，而且人口过于

稠密，于是白种人就在远离約翰內斯堡的地区建立起小村庄，想根本消灭夫萊戴道普和迈萊·坎普。許多地方就这样被鏟除了。

也許再过五年，十年，迈萊·坎普只成了一个空名了。即使城内黑人的中心区夫萊戴道普可能也只成个講給昏昏欲睡的兒童們听的一段梦幻故事了，等兒童們一觉醒来只能依稀地記得几个片段。五年之后可能就是这样。

他們走过一所所屋子，打干活的男男女女的身边走过，打嬉戏的孩子們身边走过。两人都沉默不語。以前他們也曾有过沉默的时候，但那时在默默无語中相互了解。这一次就象是陌生人之間的沉默。朱瑪知道剛才不該对她这样，他不知如何弥补。他感到悶悶不乐。

“你看！”迈賽叫起来。

她奔到他身边，挽住他的手臂，向前指着。河那边，一个沒穿衬衫的小孩赶着一群牛。朱瑪笑了。

“你該生活在农村里，”他說。

“难道你不喜欢这儿嗎？”

“这儿好极了。”他带着笑声回答。

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眼睛里也露出笑意。她的眼睛也回他一笑。

已近午夜了，最后一輛出租汽車挤得满满的。迈賽只好坐在朱瑪的膝上。后座坐了八个人，挤得不能动弹。

時間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是去赶末班公共汽車的时候。他們沒有赶上。迈賽的朋友們待他們很好。他們和迈賽一样笑个不停，很快朱瑪跟他們搞得就象老朋友一样了。

他們当他是迈賽的爱人一样款待他，迈賽朝他看看，等他否

認，但是他不吱聲。他們請客的啤酒是鄉下釀的，跟城市里的不一樣。他們交談着，迈賽始終在他身邊。

他忘記了伊莉莎和莉，忘記了达迪和發兰克媽媽，忘記了礦井，忘記了和城市有關的一切。迈賽好象也和城市沒有關係。象過去在鄉村里一樣，自由，歡樂，高聲大笑。

迈賽的朋友的丈夫出身在鄉村里，他愛鄉村，所以他們談了許多關於鄉村的事。他談到一旦有錢買一塊地，就要回到鄉村去。他這樣談的時候，老婆看着他，就象看小孩玩水一樣。

朱瑪感到他們的友誼的溫暖，几杯啤酒下肚，話就多起來了，他手攔在迈賽的肩上，談論他的家鄉和他家鄉的人。談到草原上的清晨的美景：那時候太陽升了起來，鳥兒在歌唱，牛叫着要人領到牧場；談到他母親多么慈愛，父親的力氣多么大，那時候他和哥哥還很小；談到他們如何追捕野兔。他講了他童年和青年時代所做的一切。

別的人也來了，更多的啤酒倒了出來，他們唱歌，跳舞，大聲歡笑。他和不相識的人跳舞，和他們交談。迈賽的朋友手臂勾着他的脖子，要他把她抱起來。迈賽哈哈大笑，雙手抱着她朋友的丈夫的脖子。所有的人都拍手歡笑。

男人們抱起娘子們，他們走成一圈，在房間里轉，房間顯得太小了，他們就到院子里來。

他們在那兒拉起一個圈子，一個娘子唱了一支歌，圈子里的人拍手頓足。一男一女走到圈子中心。他們跳起舞來。

他們疲倦了，喝了更多的啤酒，再開始跳舞。一個漢子帶了一只吉它，另一個拿來了一只手風琴。附近的人們都來了。娘子們帶來了吃的跟啤酒，吃的喝的可真多。迈賽的笑臉和發亮的眼睛顯得格外動人。迈賽在他身旁，笑個不停，興高采烈，

給他也带来了欢笑和快乐。

在玩乐中間，他曾拉着迈赛的手，两人浴着月光漫步到河边。两人没来由地大声笑着。笑声不断沿河陣陣荡开。

那些人来找他們，两人躲起来，隔了好半天才找到了，就把他們扛在肩上，唱着歌抬回屋里去。

又是大量啤酒。真来劲啊，因为啤酒是乡下土酿的，不象城里的那种毒液只会使你沉醉，不会使你快乐。

后来迈赛拉他，搖他，說是該去赶公共汽車的时候了。他們穿上大衣，所有的人一直送他們到汽車站。可是末班車已开走，天亮前不会再有車子了。

迈赛的朋友請他們两人在她家过夜。可是迈赛不答应，說他明天一大早就得下矿去。他說，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可以住一夜。迈赛很坚决，說他喝醉了。于是他們又喝了啤酒。

終于他們遇上了最后一輛出租汽車。

现在在这輛挤得满满的出租汽車里，迈赛坐在他的膝上。一切都过去了，他感到惋惜。那一切都滿不錯，他希望再繼續下去。迈赛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这使他感到好过一些。

汽車在黑夜中向約翰內斯堡急駛。这次只化了一个小时。

下了車，朱瑪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他也不在乎这个。

“我醉了，”他告訴迈赛。

“我会照看你的，”迈赛說，挽着他的胳膊。

他微微笑了。有迈赛照看他准出不了岔子。这一点他有把握。

过了一会，她領他走在一条过道上。她叫他等一会儿，她去开了門，拉着他进了小房間，关上門，开了电灯。他看了看电灯泡。那是白人的灯

“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房间。我在这儿工作。今晚你还是睡在这儿好一些。明天早晨到时候我会叫醒你。”

他走到床边坐下，向四周打量着。这象是白人的房间。可是他也不能肯定。他什么都看不清，东西都在动来动去。他的头好象也在动。他用两手紧紧捧住头，想叫它不动。可是没有用。

“躺下吧，”迈赛说。

他服从了，觉得好了点。东西不再转得那么厉害了。可是得费好大劲才能睁开眼皮儿。

“迈赛。”

“呃？”

“你过来。”

她走到他的身边。他伸出手来。她握住他的手，轻轻拍了一下。

“你别离开我。”

“不会的。”

“你要照看我。”

“好的，我要照看你。”

“那很好，”朱玛说着就睡着了。

迈赛替他脱了衣服，然后给自己打了一个地铺。她站着对他看了一忽儿，于是关了灯。

九

“醒醒！朱玛！醒醒！”

朱玛翻过身来，睁开了眼睛。

“天還沒亮哪，”他咕噥着。

“你得去上工了，”迈赛說。

朱瑪坐起来，揉揉眼睛。他記起了昨晚的事。他是在迈赛的房間里。昨天他和迈赛一起出去了一整天。他感到头脑里微微地震跳，不过那啤酒可真好，这样也不坏呢。

“穿上衣服。我就去把吃的給你拿来，”迈赛說着走了出去。

朱瑪穿上衣服，同时把房間細細察看了一番。这是一个很精致的房間，是女人的房間。他看見地上有一个鋪。

迈赛走进来，托着一盘面包、肉和一杯热气騰騰的咖啡。

“你是睡在那儿的？”他指着地鋪問。

她点了点头。

“你得快点了，”她說。

“現在几点啦？”

“五点……你該回你自己家里去拿工作服，”他点点头。他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你为什么耍睡在地上？”

“不要坐在那儿瞎聊，快点吧。”

她剛才已經端来了一盆水。他洗过臉就吃了起来。吃完后，他站起身来望着她。她这个人实在难以理解。她想得到他，可是得到了他之后却又去睡在地上。

“你待我很好，”他說。

“跟我来，”她說。

他跟她出去，穿过那条小过道。早上很冷。咖啡喝在肚里，他感到热乎乎的，很舒服。

“順这条路走去，走到它向左拐弯的地方。再順着拐过去，你就到了迈菜·坎普了。”

他望着她的臉，不想走。她一直都沒有朝他看。現在她抬起眼睛向他看着，惺忪的睡眼中帶着笑意。

“昨天過得真不錯，”他一面說一面攥住她的手。

“我很高興。”

“你是好人。也許我們以後再到那兒去，是吧？”

“只要你想去。”

“我當然想去。”

“走吧，不然你會遲到的。”

她的手冰涼。從她的手上他感到她身子在發抖。她沒喝過咖啡。

“再見吧，”他說。

“再見。”

但總不能就這樣離開她啊。一定得做些什麼別的。但他想不出該怎麼辦。她掙脫了被握住的手。

“走吧。”

他走了幾步又停不來回頭看看。她已經進去了。他匆匆地沿着那條寬寬的、兩邊種着樹的大路走去。天氣冷得刺骨。他兩手深深地插進口袋里，把大衣領子也翻了起來。這種天氣在地底下工作一定暖和。如果坐在燒得紅通通的火爐邊，那就更好了，就象在莉家裏那樣，今天那兒一定生着火爐。

他在自己家裏換好了衣服就走出來到礦里去。

在礦場門口，他遇到了約翰尼斯。

“噯！狗崽子朱瑪！”

朱瑪笑了。約翰尼斯還是醉醺醺的。醉得雖說不厲害，但神志可也不太清楚。

“怎麼啦，約翰尼斯？”

“我是約·普·威廉遜，我！我棒得象頭大水牛，就要去劫牢反獄。走着瞧吧！”

朱瑪挽着他的胳膊，他們穿過了大門。

“出了什麼事？”

“真沒有道理，朱瑪老弟。”

“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事？”

“他們把我女人抓起來了，”

“抓了你女人——妮娜？”

“是啊！狗養的警察。我要干掉他一個！”

“為什麼？”

“要關七天，或者罰款一鎊。”

“他們干嗎抓她？”

“她喝醉了胡鬧。”

“不要急，我們想辦法搞到這筆錢把她弄出來。也許莉肯借給你。我去問她借，你將來還她，行吧？”

“不！”約翰尼斯大叫起來。

“不要嚷嚷，”朱瑪說。

“那個狗崽子還是關幾天好。讓她去干七天活。”

“那末你為什麼還要劫獄呢？”

約翰尼斯一手抱住朱瑪的肩頭，笑了起來。

“我也不知道，老弟，”他輕聲地說。

朱瑪把約翰尼斯帶到自來水龍頭旁邊，要他洗臉。約翰尼斯抗議說水太冷了，但是朱瑪一定要他洗。于是他一面洗一面咒罵。

一長列礦工小伙子由礦警在前頭和兩旁帶着從營地出來，走在拐角上。他們的腳步聲很單調，一陣飛揚起來的微塵跟在

他們后边。

派迪和另外一个白人从专供白人休息、喝茶的木屋子里走出来。他看见朱瑪就叫住了他。朱瑪把約翰尼斯丢在水龙头边，自己向木屋走去。

“喂，苏瑪！”

“喂，‘紅头发’！”

“你怎样？”

“很好。”

“我看见你在帮約翰尼斯醒醒脑子。他醉得挺厉害吗？”

朱瑪没作声。派迪微微一笑，递给他一支香烟。

“听着，朱瑪，我们干到开饭的时候才能上来，然后一直到午夜之前我们都不用干活了。今后一个月我们只在夜里工作。清楚吗？”

“清楚了。”

“很好。你可以告诉你的小伙子们。”

朱瑪转过身便走开了。

“喂，朱瑪！”

朱瑪回转身来，看见是克利斯。他刚从木屋里走出来。

“什么？”

“告诉約翰尼斯，我们等你们上来了再下去，再跟他讲一讲新班的事好吗？”

一队人从右面走过去。他们出了大门，转过大路的拐角，向营地那边走去。約翰尼斯仍旧站在那儿用冷水冲头。机器隆隆作声。矿警大声发号施令。一群人站在升降机的入口处，那台升降机将把他们送到地底下去采金。

朱瑪向約翰尼斯走去。

“你那个白人头子說，在吃飯前你們不上工。”

約翰尼斯漸漸清醒過來了。看上去不再那樣象約·普·威廉遜。朱瑪抓住他的胳膊。

“做新班啦？”

“是的。”

“他們干得怎樣？”

朱瑪向他作了解釋。

“那我就去睡一會兒吧，”約翰尼斯說道。

“你女人的事是真的嗎？”朱瑪問道。

“真的。”

“那我們就試試向莉借些錢來。”

“不。我已經欠了很多人的債了。我還欠莉的錢呢。”

看來約翰尼斯很替自己害臊：對自己喝醉了酒，長得那麼個大個子，欠人家的錢，都感到難為情。

“到我房裏去，”朱瑪說。“這是鑰匙。選到該來的時候再來。那兒你可以找到麵包和一听沙丁魚。你把它吃了好啦。吃了有好处。”

約翰尼斯咬咬下嘴唇，眼睛瞧着別處。朱瑪只在礦里待了很短的時間，但他有一個房間，又有吃的穿的，而且不欠債。

朱瑪對約翰尼斯看了看，懂得他腦中在轉些什麼念頭。他朝約翰尼斯胸口打了一拳頭。

“我們的交情還不夠嗎？”

“謝謝你。”約翰尼斯說着便轉身走開了。

朱瑪的小伙子們在等他。升降機已上來。該是下去的時刻了。約翰尼斯走了幾步卻又停住，走了回來。

“我看見了德拉德拉，”約翰尼斯說。“他很有錢，喝得醉醺醺

的，瞎吹一通。他說莉那樣對待他，將來會後悔的。他又說她的男人和喬瑟夫已經後悔了，而她也會後悔的。說不定那家伙在向警察出賣她呢。你見到她時告訴她當心點。”

“我會告訴她的，”朱瑪說。

原來是德拉德拉。為什麼她們以前沒想到這一層呢？

“我把他撲倒地上，他却睡覺了，”約翰尼斯似乎很抱歉地說。

“這樣很好。”

一個礦警在叫朱瑪，於是她匆匆地走向正在等待着的升降機。礦工們在等他。他一走過去時，他們便向他打招呼。

“進去吧！”朱瑪說。

礦工們排着隊進入升降機。

“夠了，”朱瑪叫道。“開吧！”

升降機慢慢向下移動，另外一架空的升降機填了空。

“進去！”

另一些工人排隊走進升降機。

“夠了！開！”

在這兒他是主人，是發號施令的人，是照管工人的人。他很自信。自信自己的力量。自信自己能管得住工人。也自信他們對他很尊敬。

一群白人站在一邊瞧着。朱瑪是礦中最好的礦工。他那小組在他指導之下也成了最好的一組。這就意味着派迪收入增加。所以白人也都用尊敬的眼光看他。

“你真走運，”其中一個對派迪說。

派迪點了點頭。

“你應該每周賞他一個金鎊的小帳，”另一個說。

第三架升降机装满了人。朱瑪在等派迪。派迪匆忙地走来。朱瑪是最后走进去的一个人。这是规定的次序。工头应该照顾每一个人，看到大家都安全地走进去了，便发出信号，然后在升降机开动时跳上去。这是工头的职责。

升降机直往下降，降，降，降。

所有的工人都不吱声。从来就是这样的。进入地底下去使得他们默默无言。他们的心在震跳着，尽管许多人几个月来每天都进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对它习惯。他们的心总是剧烈地跳动着，喉头紧张，腹部有热呼呼的感觉。矿工们都是这样的。他们知道这点。

至于那个白人是否这样，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那白人从未表示过什么。他从不表露出惧怕的神情，也从来没有手足无措过。他命令别人，而且在前面同工头待在一起。假如是个好工头，象朱瑪或約翰尼斯一样，那他也不会害怕和慌张，也能够镇静地指挥别人。这样的情形他们也很清楚。

升降机不断往下沉，沉，沉，沉。

他们的灯不停地闪烁着，升降机下降时，空中发出一种低低的尖哨声。他们一直降到地底下。他们的灯光成了唯一的亮光。空气越来越暖，而呼吸仿佛困难了。这也是永远不变的。

升降机慢慢停下来了，人们都跳了出来。他们一堆堆地站在四周等着。

朱瑪走在派迪身边。派迪在看他的小本子。他们一起去看他们就要工作的地方。其他的人都在升降机旁边等着。考查工作的地方是否安全是白人和工头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先去看看是否一切都已井井有条了。

另外一架升降机下来了。里面有四个白人。他们站得离别

人稍远一些，等着派迪和朱瑪。

朱瑪一边走一边仔細察看地道的兩側和頂上。地道的尽头是要去工作的地方，那兒支撐的柱子已經架起來了，就象門樞的骨架一樣。這兒的頂上有点往下塌。朱瑪仔細看了半天。派迪早就走到頭里去了，這時又走回來站在他旁邊。

“你覺得怎樣？”派迪問道。

“也許不要緊，”朱瑪說，“不過我看應該在兩面再撐上兩根粗柱子。”

派迪點了點頭。“好的，是不是頂上要安上一根橫的，呃？”

“好。”

“還有什麼別的呢？”

“這樣就行了。”

派迪走到一架電話機旁，這是為了要与地面上聯繫裝在那兒的。

“行了，開動電力，”他對着話筒叫道。

朱瑪沿着地道走去，叫其他的人。四個白人一直往前走着。他們走過朱瑪身邊。但土著礦工都停下來站在他面前。他把他們看了一遍。選出四個最結實的小伙子。

“你們去拿柱子來把這兒撐起，”他對他們說。

他們去拿柱子了。

“來，”朱瑪對其他人講，帶領他們到派迪那兒去。

派迪給四個白人分派工作地點。朱瑪選出一些礦工給每個白人帶十個去。

四個礦工拿來了柱子，開始支撐地道的不牢固的一面。

“干得好，”派迪笑着對朱瑪說。

“開始工作！”朱瑪叫道，在工人中走來走去。

一会儿他帮助别人，一会儿又教别人怎样挖得好。换一处他又教人怎样把矿石装在输送带上。

派迪在白人中间走来走去，看他们钻孔，在可能含有金子的地层上做标记。

钻孔机吱吱作响，锤子发出叮当声。那里有颼颼的、嗡嗡的、营营的各种声音，又夹杂着鹤嘴锄的鏗鏘声和锤子的嘎嘎声。渐渐地这些声音都合成了拍子。

朱玛笑了。他对这些声音很熟悉。他能控制而且能跟上它的节奏。他和“红头发”一起是这地方的主人。他指挥别人，并且知道“红头发”不会反对他，因为“红头发”知道他指挥得蛮有条理。

派迪拿起个钻子，开了电钮，把它举到石墙那一面去。他手臂及胸脯上的肌肉随着钻子的吱吱声起伏着。朱玛从一群工人那儿转回来拿起了另一只钻子。他站在派迪旁边，把钻子顶在石墙上。他手臂和胸上的肌肉也随着钻子吱吱的声音而跳动着。这两个结实的人，一白一黑，肩并肩地在工作。

输送带在歌唱，鹤嘴锄落下来，锤子嘎嘎作响，钻子在吱吱地叫着。到处都有人在干活。他们浑身流汗……

朱玛脑子里想的只是工作。他手上不停，回过头来指挥别人干这干那，或是警告闲着的人，或是叫人离开正在干着的活儿去做别的事。有时，在两人之间的石墙裂开了，他会抬起头来看看派迪的眼睛，“红头发”会露齿而笑。

闪闪发光的石块、小卵石和细沙象永不停止的流水涌到上面去，筛过、碾压过后，选拣出黄澄澄的金属，那就是人人喜爱的称为黄金的东西……

一个用柱子撑在地道不牢固部分的工人拍拍朱玛的肩胛。

朱瑪停止了鉆孔，轉過身來。

“水滲進來了，”這人叫道。

朱瑪跟他到了那兒，抬頭向上看。一股很細的水滲了進來。朱瑪把派迪叫過來，把這地方指給他看。派迪仔細察看了一會兒，然後去打電話請工程師來檢查。

工程師下來了，看看那地方，檢查了一番，說是沒有問題。派迪看出朱瑪的臉上有些懷疑的樣子。他問工程師是否有把握。工程師相信自己的判斷准沒有錯。他們就回去工作了。

金沙象流水一樣的涌上來，使得人們有錢又有勢。

吃飯的時間到了，他們把工具扔在地上，滿臉倦色地站在那兒，汗水直往下瀉。朱瑪把他們叫在一起，告訴他們新的班次。他們似乎一點也不在意，急急忙忙地走向升降機去了。

朱瑪旁邊的一個人咳嗽。一口紅色的痰從他嘴里吐了出來，落在朱瑪的腳邊。朱瑪凝視着它。他曾經聽說過關於肺病的情形，也知道這種病是如何吞噬着人們。可是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個生肺病的人。他看着這個人。這個人的眼睛閃閃發光，鼻孔有些顫動。他是個老头兒。

“到這兒來，”朱瑪說。

這個人走了過來。其他的人在一旁等着，他們的眼睛里露出了害怕的神氣。朱瑪感覺到一陣恐懼。在他面前的那個人雖然看起來還是個人，但是從他身上可以看出死亡的征兆。他瘦骨嶙嶙，可是從他的骨骼上來看可以知道他曾經是個高大和健壯的漢子。

“你們走吧，”朱瑪對其他的人說。

他們慢慢地走開，有點不大情願。當他們走開後，朱瑪問這個人：

“你生这个病有多久了？”

“到现在有两个月了，”这人說。

“看过医生嗎？”

“沒有，”这个人回答說，垂下了头。

“为什么沒有？”

这个人看着地面，两手不安地动着。

“朱瑪，我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拚死卖命地干活养活他們。我們有一小块田地，我欠了一个白人八鎊錢。假如我不还，他就要把那块地拿走了。要是他拿去了地，我的老婆和孩子到哪儿去呢？我拚命地干活，朱瑪，真的，我拚命地干活。我已經积了四个月的錢，假如再积三个月我就可以有八鎊錢还債，我的老婆和孩子不会无家可归了。让我留在这儿吧。不要和白人說。別人不会說的。他們知道我的情形。我知道我要死了，可是如果我的老婆和孩子有一个家，我死了也甘心。”

“你不講你生病就是为了这个么？”

“是呀。”

朱瑪感到恐惧在捶打着他的心。

“苏瑪，什么事情？”

这是派迪問他。他站在离朱瑪几碼远的地方。朱瑪沒吱声。派迪走近了点，紧紧地盯着看这个人。他发现这个人的嘴边上有血迹。这个人开始痛苦地咳嗽起来。派迪点点头。

“你一定得去看医生。”

“不！”这人說。

“告訴他吧，”朱瑪对这人說。

这个人告訴了派迪关于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以及八鎊錢的事。当他講完了的时候，派迪轉身走到他們工作的地方，隔

了一会儿他又走了回来。

“那个雇你的人有没有告诉你，假如你生了肺病你可以拿到钱？”

“没有。”

“啊，原来是这样，”派迪说。

这个人看着朱玛。他的渴望使他痛苦。

“朱玛，是这样的吗？”

朱玛不大明白。他看着派迪。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是的，是这样的。”

“那很好，”这个人说，“他们将会有一个家了。很好。”

这个人走了。朱玛看看派迪。

“他真会拿到钱吗？”朱玛用怀疑的口气问。

“是的，是真的。来，等着瞧吧。”他们跟着这个人走进最后一班升降机。升降机腾空而起，升，升，升。

另一班已准备就绪，在等着他们。约翰尼斯把朱玛的钥匙还给他。他相当清醒。眼睛下面有个黑圈圈，两手有点发抖。

派迪和克里斯站着谈了一会儿，然后他叫朱玛同到医院去。派迪进医院去找医生谈，朱玛和这个人等在外面。

不久医生叫他们进去并替这位病人作了检查。检查的时间不长，证实他生了肺病。医生写了一张纸条交给派迪。

朱玛和这个人又跟着派迪到经理办公室去。他们等在外面。这一段时间似乎很长。经理和派迪终于走了出来。他抱怨说这是不合规定的，可是只好在一张纸上签了字，把它交给派迪。

“给你！”派迪高声说。“现在我们去看钱，然后你可以回家了。”

这个人微微地笑着，他的嘴唇在发抖。

他們從出納員那兒領到了錢。十鎊再加一個月的工資三鎊五先令。總共是十三鎊五先令。他們還弄到了一張回家的免費車票和一張通行証，證明他不是從礦里逃跑出來的。派迪把這些都給了他。

“醫生要你到醫院去，不過你要回家也聽便，”派迪說。

“隨便什麼時候？”

“是的，隨便什麼時候。”

“今天行么？”

“行，今天也行。”

這個人緊握着他的拳頭來鎮靜自己。他望望派迪，又看看朱瑪，笑了起來。他的眼睛閃閃發亮。

“你是個好人，‘紅頭髮’。你也是，朱瑪，你是個好兄弟。上帝保佑你們……”

這個人對他們行了個禮就走了。他的伙伴們在等着他。他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由於太高興了他放開嗓子大叫大嚷，結果引起一陣痛苦的咳嗽，象要把肺也撕裂一樣。他和他的朋友們加入了往營地走去的隊伍。這是他最後一趟了。不要多久他就可以和他妻子子女團聚了。他欠的債就可以還清了……

“你干了一件好事，”朱瑪對派迪說。

“一件好事，”派迪悻悻地說。

他突然走開去，讓朱瑪一個人站在那兒。他站了一會兒以後就到洗手的地方去了。隊伍的末尾在路那頭的拐角上消失了。

朱瑪換了衣服，環顧了一下房間，笑了起來。約翰尼斯真是個怪人。誰想得到他居然會鋪床、掃地，把房間弄得這樣干干淨淨的呢。約翰尼斯是個奇怪的人，一點不錯。

“紅头发”替那个病人做了一件大好事。朱瑪走出房間，把門鎖上了。整个下午他沒有別的事了。他既不疲憊，也不想睡覺。等一下可能要睡會兒，可是現在却要到外面去走走。

他考慮是否要上莉家去。要是他上那儿去，他就得告訴她关于德拉德拉的事。他曾經看到过莉在講到出賣她的人的時候的臉色，以及她那双一开一合的手掌。他不想告訴她德拉德拉的事。

“我到迈賽那儿去吧，”他自言自語道。

他不知道她是否很忙，或者她是否会害怕白种人遇見他。可是他感到悲哀，并且知道只有迈賽是唯一能使他快乐的人。莉很了解他，但不能使他快活起来。只有迈賽做得到，因为她知道怎样使人快活。

当他走到寬闊的林蔭大道时，他不能确定是哪一家了。因为那天早上他沒有仔細看过。他想大概就在这儿一段吧。这儿有一条过道，可是別的房子也都有一条过道，而且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他在一所看上去他曾來过的房子前放慢了脚步。他怎样才能找得到呢？到白人那儿去打听迈賽的住处那可不行呀。

一个小孩从过道里跑了出来。可以問一下这个小孩嗎？最好还是不要。有些小孩很淘气，如果这小孩一哭叫，麻煩可就來了。

“喂，”小孩說。

朱瑪笑了。这是个好孩子。他可以問問他。

“喂，”朱瑪說。

“你叫什么？”小孩問。

“朱瑪。”

“什么？”

“朱瑪。”

“这个名字真有趣。”

“約翰尼！”院子里有人在叫他。

“那是迈赛，”約翰尼說。“她要我去喝茶，可是我不想喝。你想喝茶嗎？”

朱瑪不知道該怎样回答，便笑了笑。那末，这就是迈赛的家了。

“来呀，約翰尼。”

这次是另外一个声音。

“这是我母亲，”約翰尼說。“她要我去喝茶。你要喝茶嗎？”

朱瑪又笑了。他不知道迈赛的白种女主人是什么样子的。大門开了，迈赛的白种女主人走了出来，迈赛跟在她后面。

“朱瑪！”迈赛看到他，叫了起来。“你没有到矿里去嗎？”

她好象对那个白女人毫不在意。

“去的。我日班做完了。下一班要晚上十二点才开始。”

“哦。”

“来喝茶，約翰尼，”白女人对小孩說。

“我不要喝茶，”小孩說。

“你要长得象迈赛的朋友那样高大嗎？”那妇人問。

“我要！”小孩說。

“那你就得喝茶。”

“你喝茶嗎？”小孩問朱瑪。

“喝的，”朱瑪使勁地点点头。

“看吧！”白女人說。“迈赛也要請她的朋友去喝茶了。”

“你要請他喝茶嗎？”小孩問迈赛。

“噫。”

“还要吃媽媽餅？”

“当然罗，”他的母亲說。

“好吧，”小孩跟着他母亲走了。

“我刚才搞不清你是不是住在这儿，”朱瑪說。

“你来了我很高兴，”迈賽說。

“你的白种女主人不会說你嗎？”

“她很好。請进来。”

朱瑪跟着她走进一間小房間，他曾經在这个小房間里度过一个晚上。

“吃过飯沒有？”迈賽問。

“吃过了。”

“喝茶好嗎？”

“好。”

迈賽去端茶了。朱瑪坐在床上。他已感到舒服一些了。和迈賽在一起就会这样的。她了解他，而且使他觉得愉快些。但是他总不能把那个吐血的人忘掉。他好象仍旧可以听到他的咳嗽，看到他眼睛的神情。

迈賽拿了茶和一些媽媽餅来。

“女主人送的，”迈賽微笑着說。

朱瑪也微笑了。和迈賽在一起总是这样的。她大笑，别人一定也跟着大笑。当她微笑的时候别人一定也微笑。她笑时眼睛里有一种亲切温暖的神情，使得别人也感到温暖。

迈賽給他倒了一杯茶。

“怎么啦？你好象心里不高兴，”

“我看到了一个人吐血，”他說，并告訴她关于那个病人的情

形。“那人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欠了八镑债。”

“你就是为了这个难过吗？”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就要死啦，他却很高兴，因为他有錢还債，可以替妻子儿女安頓一个家。”

“你就为这件事难过？”她又問。

朱瑪看着她，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你心腸真好，朱瑪，我非常喜欢你，”她輕柔地說，盯住他望着。

朱瑪看到她溫柔的眼光，他轉开了視線。

“我也喜欢你，迈賽，非常喜欢，可是……”

“是的，我知道，”迈賽笑着說。

“不，你不知道：你以为我要喜欢她，你錯了。我知道她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是没有办法呀。她好象是个魔鬼纏生了我的心。我躲避她就是为了这个。”

“而那些白人的生活方式也象魔鬼一样纏住她。”

“是的。”

“我很难过，朱瑪。”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迈賽。你能使我欢笑。我一感到心情沉重，就到你这儿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她对我笑的話，我会想她想得生起病来。”

迈賽望着窗外。

“你疲倦了，朱瑪，躺下吧。”

朱瑪在床上伸直了身子，閉上眼睛。他感到和迈賽說过話后很舒服。他現在并不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欺騙她。

他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迈賽坐着，对窗外凝視。朱瑪閉着眼睛躺着。心里很平靜。他这时想起了德拉德拉。

“德拉德拉出賣了莉，”他閉着眼睛說。

“德拉德拉？你怎麼會知道的？”

“約翰尼斯告訴我的。昨天晚上他喝醉了向約翰尼斯吹牛。”

“莉知道了沒有？”

“沒有。”

他們又沉默了一會兒。迈賽坐在窗旁，她站起來走到床邊。她站在那兒望着他。他也睜開眼睛看着她。

“我得趕快幹完我的活兒，然後我們去報告莉一聲。”

“你有沒有看見過她發誓要幹掉那個出賣者的情形？”

“我們一定要告訴她。現在閉上眼睛睡一會兒。你必須休息，不然今晚你干活會吃不消的。閉上眼睛！”

迈賽用她冰冷而光滑的手指撫摸他的前額。她的手指在那兒停留了一下便移開了。

“睡吧，”她重複了一遍，然後走出去，把門帶上了。

十

這是多日的黃昏，他們穿過幾條街道，向迈賽·坎普走去報告莉。他們談得很少。迈賽顯得安靜溫和。她那種平時浮在臉上的喜悅和笑容都不見了。朱瑪和她並肩走着。

當他們走近目的地的時候，朱瑪又想起了伊莉莎。自從他和迈賽星期天早上到霍普夫萊去之後，心裡覺得寧靜而愉快，他就忘了伊莉莎了。但他總覺得在他的幸福中還缺少什麼。他現在知道在自己的心深處明白這種幸福不是伊莉莎，而是迈賽給他的。

他愛伊莉莎，所以他希望給他幸福的是伊莉莎。要是伊莉

莎能象迈赛一样地笑，跳舞，陪他出去玩，他就会开心。他能勤
劳地工作，有办法把他们的家布置得象白人的那样，但是她不
象迈赛，不笑也不跳舞。他但愿自己不那么爱她。他望望迈赛，
希望爱上她。可是他爱上和渴念着的是伊莉莎。

“迈赛。”

“什么？”

“为什么当你爱上了一个人情形就是这样呢？”

“可能你爱错了人，”迈赛说着，把目光移向别处。

“可能你是无可奈何。”

“我知道，我是不得不这样……但是她？”

“那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你不同她谈谈？”

“困难啊。你我是谈得来的。跟她可就不同了。”

“那天晚上她来找你……我是说，是不是你要她来的？”

“我没有请她，是她自己来的。”

“朱玛，她爱上了你。”

“这怎么可能？”他问着，严厉地瞪她一眼。

“朱玛，人就是这样。”

“可是你就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伊莉莎。你也不爱我。”

“你呢？”

迈赛举眼朝他脸上望了一下。她嘴边带着一丝苦笑，可是
她的眼睛现出笑的光辉。她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爱我？”朱玛硬问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朱玛注视着远方一亮一灭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

“这跟我关系可大着呢，”他說道。“你爱我，这跟我关系可真大，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我能了解你，跟你也談得来。”

“这对我可有什么用？难道眼看你追求她，心里还舒服嗎？只有在她把你赶走的时候你才到我身边来，这难道是好受的吗？你还說要是我爱上了你，事情就好啦，你还是走你的吧！”

迈賽穿过馬路，匆匆忙忙地在一条偏街上走去。朱瑪打算追上她，但車輛和人群擋住了路。他在人行道边上站了一会儿。伊莉莎过去經常对他发脾气。现在迈賽也生气了。

他聳了聳肩，慢慢地朝着莉家走去。

莉一人在家，略有醉意，她的眼睛閃着快活的光輝。她穿着一件鮮艳的藍底子紅白花的衣裳，头上圍着一條彩色繽紛的头巾。臉洗得很干净，涂上了一层油脂，閃閃发光。耳朵上垂摆着一对长长的玻璃耳环，一串精小的玻璃珠套在她那健壯而漂亮的脖子上。她站在走廊上，显得漂亮，朱瑪头一次看見她这样漂亮。她站在那里，给人家瞧着她的魁梧，欣赏她的健美。

朱瑪停下来，以羡慕的眼色注視着她。

“天呀！美丽极了！”

莉笑了。她的笑声那么深沉、快乐、宏亮。

“你看到我的鞋子嗎？”她驕傲地問道。

“沒有。讓我看看好嗎？”

她向人行道上跨了一步，展出她那一双新的黑而又亮的低跟鞋子。

“好嗎？”

“好！”

“讓我看一看，莉，”一个女人在对街喊着說。

莉走到街道上。

“来看莉的新衣裳呀！”那个女人叫着。

人们出来，还叫别人也来看。住在附近的邻居都走出屋子来看莉的新衣服。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欣赏一番，莉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学着约翰内斯堡时髦的白种女人的样子。她摆动着屁股，试着滑走。人们高兴得大声叫好。她学时髦地把左手搭着臀部，右手假装拿着一支香烟嘴，轻轻地弹掉假想的烟灰，像个高等白种人那样微微一笑。

吃醉酒的老达迪沿街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他看到了莉。他惊奇地睁大眼睛，然后忽然眼睛发亮。他挺直了身体，装得一副骄傲的神气。他紧了假想的领带，用假想的手套往自己身上拂了下，旋转着一根假想的手杖。他往两旁边看了看，清了一下喉咙，稍微向前挺地走向莉那儿。他深深地行了个礼，象做滑稽戏的样子。莉略微点一下头，照旧弹着她那假想的香烟，懒洋洋地把手伸给他。他做了许多花样，然后双膝跪下，吻着那只伸出来的手。站起来的时候，一阵醉意冲垮了他扮的高贵神情，直手直脚地趴在街上。人们拍手大笑。朱玛笑得捧住肚子，眼里泪水涌了出来。稍远一些的地方，刚刚走到的迈赛，人软得坐在水沟里。

莉不动声色地站在达迪面前，她的手仍旧伸着。完完全全是傲慢的贵夫人。达迪站起来，理直那活见鬼的领带，用那副看不见的手套拂了拂自己，旋转了一下那根空想出来的手杖，再深深地行了个礼。

然后，莉神气十足地挽着他的手臂。他脱掉那只实际上没有的帽子。他们手挽着手，在街上来回走着。这位夫人一边走一边弹着烟灰，这位绅士则旋转着手杖，尽力使自己的步子踏得稳些。

人們大笑，拍手叫好。但尊貴的夫人和紳士並不理睬他們。時而夫人、時而紳士向他們點頭示意。兩個人帶着冷冷的高傲的微笑，轉起身來，略帶雅意，這位夫人彈着煙灰，這位紳士旋轉着手杖。然後，在雷動的喝采聲中，他們走進了屋子，仍舊擺着一副太太老爺的架子。

幾分鐘以後，莉從屋子里走出來向人們說，那位夫人与紳士已走，她邀請大家都去參加晚會。人們大聲拍手為這個邀請喝采，都趕回家去換上最漂亮的衣服。

迈賽立起身來，走向朱瑪。

“你有沒有告訴她關於德拉德拉的事？”她問道。

“還沒有。”

“我要告訴她，”她說。

朱瑪朝街那邊看去。伊莉莎正好轉過彎，向着他慢慢走來。迈賽跟着望過去，也看到了。她突然轉過身來，走進了屋子。朱瑪站在走廊上，看着伊莉莎在街上走來。

他想走過去接她，但沒有勇氣。她很漂亮，在街上走起路來，頭抬得高高地，身體微微扭動。她正是他理想中的女人。假使她能一直象那樣走動，他可以站在那裡看一輩子。他可以一輩子看着她那丰满的胸脯和那健壯的腿。

伊莉莎看見他就向他招手。朱瑪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真的向他招了手。他跳出走廊，嘴角帶着熱情的微笑。但他沒有向她奔去。他等着。她再一次向他招手。對！是向他招呼。他飛奔上去。她向他微笑。朱瑪握住她的手。

“喂！朱瑪，見着你真高興。你不再生我的氣了吧？”她的聲音是多麼溫柔、甜蜜。

看着她的眼睛，从那双眼睛中看见对自己的热情，是多好啊。

“我并没有生气，”他说。

“我使你不愉快，”她说。

“没有关系，”他说。“让我来帮你拾皮包。”

他从她手中接过皮包。她微笑着挽住他的胳膊，稍稍紧挨着他，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热情和爱意，朱玛觉得幸福极了，忘掉了一切。伊莉莎紧紧地挨着他，就靠在他的胳膊上，他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听到她那柔和的声音：即使过去她伤了他的感情，那有什么关系。她现在依着他，同他在一起，她的嘴边挂着微笑，眼中闪着光芒：现在这一切才有意思。昨天和昨天那一切算得了什么！

“没有关系，”他坚定地重复说道。

伊莉莎拍拍他的手。

“过去的确是不好，”她说。

“不，”他说。“一个男人要是爱上一个女人，就永远爱她。就是这样。没什么好与不好。有的只是爱情。唯一不好的，那就是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可是她不爱他。这就不好。但假使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同样爱这个男人，也就没有什么不好了。我爱你，假使你也爱我，这就没有什么不好。”

他等着，焦急地望着她。她看到他眼睛里焦急的神情，她的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她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臂。

“假使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女的不爱他，为什么说这是不好呢？”

“因为这样一来，男人就没有幸福了。”

“也许这女人对他并没有好处。”

“可能是这样。不过，男人一爱上女人，他就永远爱着她。”

“假使我爱你，你会感到幸福吗？”

他們停在屋子外边。朱瑪望着伊莉莎，在他的眼睛里，她看見了问题的答案。这眼色太有力了，她的眼睛躲不了。这眼色迷住了她，就象他曾在那周末晚上迷住了她一样。似乎只有他們在这个世界上了。偌大的世界上，只有他們俩。

“周末那天你没請我，但是我来找了。这究竟为了什么？我常常跟你鬧别扭。这又是为什么？你不在的时候，我就覺得需要你。那又是为什么？这对于夫妻來說，是桩寻常的事。你是个男人，你就應該知道。朱瑪，听我說，我是你的老婆。不管我愿不愿意，事实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你的女人。但你对我一定得强有力，因为我不好。”

她紧紧地偎依着他的胳膊。她的嘴唇抖动着，露出微笑，眼里闪着泪珠儿。

“你要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是不是要白种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要能讀書，还能跟你用白种人的話来交談的人？这些东西，只要我辛勤劳动，也許我能給你。可是我不会念書，又不会講白人的話，呢？”

“这是胡思乱想，”她低着头說。“这是我的胡思乱想，当我发作的时候，可別讓我触犯了，就讓我一个人待着吧，过后，我再会好起来的。我一发作，你就走出去，等你回来时，我就会好起来了。我是爱你的，朱瑪。我是属于你的。我需要爱情。”她話音里带着哭泣。

但当她抬头再望他时，她的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已經不再流了，阴影也消失了，一切說明她是爱他的。朱瑪把她紧紧地摺在怀里。

“好极了，”他用男性强霸的胜利口吻说着。他低头冲着伊莉莎的脸蛋微笑，她也抬头冲着他盈盈一笑。

过路的人都看着他们站在那里紧紧地偎依着，互相凝视，目光变得温柔，他们点头会意，继续往前走。

“生活真有意思！”朱玛说。

他要扯高嗓子喊出来，告诉世界上每一个人，生活是美好的。

“对，”伊莉莎说。

“你很漂亮，”他说。

“不……”她搭拉着眼皮说道。

“的确是这样，”他坚持那么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看着你，心里暗暗地想，她很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人。的确是这样。”

“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说道。

“那是骗人的老话，”他说。

他俩都笑起来了，他发觉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伊莉莎的笑声。她笑得很美，象一连串和谐悦耳的铃声。

“我们得进去了，”她向街上望了望说。

两个小孩站在那里，望着他俩，脸上带着嘲笑的、觉得有趣的样子。

迈赛走出来，她那敏锐的眼光，一下子看透了他们的一切。

“饭准备好了，”她说。

朱玛和伊莉莎跟着她走进了屋子。

其他的人已经在吃着。他们匆匆忙忙地赶着吃这顿饭，因为外面已经有人来参加晚会了。

莉望着伊莉莎和朱玛，发出一阵粗声的咯咯狂笑。

“呵！他們終于一塊兒來了——這對野鴛鴦。好極了。現在是大功告成啦。我原先對這事都厭倦起來了。啊！你們還站在那裏干嗎？吃吧！你們相親相愛，可不是阻礙我的晚會的理由。”

伊莉莎拉朱瑪坐到長凳上。

“她說的話都是好意，”伊莉莎說。“不要生她的气。”

“我明白，”朱瑪說。

莉站起來，望望迈賽。她的眼色是柔和可親的，只過了一會兒這眼色就消失了。她把手擱在迈賽的肩膀上，親熱地摟着她。

“來吧，迈賽，”莉慈祥地說道，“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要我們來做。晚會由你主持，跳舞由你帶頭，一切節目由你安排，好不好？”

“那一定會搞得很不錯的，”發蘭克媽媽說。

“晚會讓我來開頭，”伊莉莎說。

“還是照料你的男人吧，教師先生！”莉粗鹵地說道，拉着迈賽走到院子裏。人們站在那裏，邊笑邊談，音樂也開始響起來了。

“今晚你得高興起來，”莉對迈賽說。

“我是高興呀，”迈賽說着，緊抱了她一下。

“那末開始跳舞吧。笑起來吧，我的孩子，你的笑聲太好了。你一笑，人家也會笑起來的。去吧！”

迈賽走上前去，舉起雙手。人們靜下來，音樂也停止了。她站在吊在晾衣繩上的一盞燈下面，對大家說，要忘掉一切煩惱，高興起來，因為高高兴兴是桩好事。她接着唱了一支快樂的歌曲。吉他，班卓琴，手風琴一起為她伴奏。人們一起哼着歌。音樂熱情而悅耳，迈賽的歌聲粗獷而熱情。她唱歌時，眼中重又閃

出笑意。她的歌声也带着笑意。她的双手也活跃起来了。她那站立的姿势也显得她很开心。她张嘴的样子，她看人的神态，在带着欢笑。人们都感染了，笑容也流露在他们的脸上，眼睛上，以及他们带笑的嘴唇上。

“现在开始跳舞！”迈赛叫着，把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拉了过来。

莉的嘴角挂上了一丝微笑，她匆忙地擦去眼泪。

“她是个好姑娘。”

“对呀，是个很好的姑娘。朱玛是个笨蛋。”

莉转过身来。她不知道潑兰克妈妈在她旁边。

“我没有同你说话，老太婆。”

潑兰克妈妈笑着。

“我知道。你在自言自语，可是我听到了。事实是这样，他是个笨蛋。”

“伊莉莎很漂亮。”

“我明白，但他是个傻瓜。”

“老太婆，男人要了他所爱的人都不是个傻瓜。”

“不过，爱着他所要的，那些男人全都是傻瓜。”

“你才傻呢，潑兰克妈妈。你总不能随便对一个男人说：‘喏，这个女人是给你的，爱她吧。’每个男人有他自己的对象，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知道，我的孩子。过去达迪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莉紧捏着老妈妈的手。

“总是这样，”潑兰克妈妈说着，叹了口气。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把潑兰克妈妈拖走。莉独个儿站了一会，望着整个场面。晚会开始很好，一定会办得很成功。不过，

过几天，她得跟德拉德拉打交道，因为那是他的晚会。是为了庆祝她发现叛徒而举办的。

熊熊烈火在院子中间燃烧着，暖和起来了，人们都脱掉大衣。莉向两个小伙子嚷着，叫他们在院子别的角落里点起小火堆。

院子地上由于浇过混凝土和馬粪，踏平了，还用石头磨光，因而变得很硬。现在它好象是一个舞厅的舞池了。火堆很快地使得整个院子暖和起来，一切都暖洋洋的。

在院子边上一个角落里，一群老妇人在照应吃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善。

莉走进屋子。朱瑪和伊莉莎正在那儿。两人慢慢地吃着。

“好，”莉说着对他们笑了一笑。

朱瑪在长凳上让给她一个位置，她却走向对面一张长凳。她看出朱瑪很快活，伊莉莎也快活。不过她的快活与朱瑪的不一样。这一点瞒不过莉。她眼光柔媚，这使她显得更漂亮。嘴不再硬板板的，显得很柔弱了。身体也不这么挺得僵直。她一只手不时的移向一边，摸着朱瑪的身子。

莉会意地点点头。情人总是这样的。女人一找到爱人，世界在她眼里就会焕然一新。一切倔强的斗志都会烟消云散。硬板板的臉容也会改变。她不再用头脑去思想，而用心灵去感受了。是的，总是这样的。对男人来讲，也是如此。看他挺起了胸膛，笑容离不开嘴唇，带着一种新的信心。是的，男女相爱时，从来就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的。

“你现在很幸福吗？”莉问道。

“是的，莉！”伊莉莎答道。

莉眼光柔和，笑容满面。

“太好了。那末，我們來談談。朱瑪，這話是我跟你兩人來談的。”

“好，”朱瑪說道。

“伊莉莎，你听着，可別忘記，不是跟你談。”

伊莉莎點了點頭，把身子靠着朱瑪，他也就摟着她。

外面的晚會熱鬧起來。音樂聲更高，人們的笑鬧聲也送進了屋子。迈賽的嗓音有時高過別人。

“朱瑪，她有時候傻得很。我了解她。我一直照顧她，一直看着她，看到她干的那些傻事，所以我清楚。告訴你，她有時候簡直是個笨蛋，呃？”

“是的。”

“有時候，她會瘋頭瘋腦。那就讓她去。這是一種都市的瘋狂病。假使你是另外一種人，我就要說，打得她清醒過來。但是，你也是個傻瓜，所以讓她去吧，這樣講好嗎？”

“好極了。”

“好，你是個好人，朱瑪，現在你要照看她，我要不管她了。她現在是你老婆了。要是你們遭到什麼困難，到莉這裡來，我會幫助你們的，對你，對她，我都愛，……就是這樣。朱瑪，咱就談到這兒。”

莉把眼睛轉向伊莉莎。

“現在，換到你了。對你，只有一樁事好講。告訴我，你到底是真的愛上了朱瑪，還是一時的瘋頭瘋腦？”

外面爆發出好長一陣的大笑聲。聽來好象达迪又瘋起來了。

伊莉莎看看莉，莉的眼睛里帶着一種使她躲不了，避不開的力量。

“我爱他，”伊莉莎說道。

“那好，”莉說。“要是有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那她干什么都会护着她的男人的。我送給你們这样的礼物。小房間里的那些东西都是給你們俩的，組織小家庭用……现在，朱瑪，到那边去找迈赛，跟她跳个舞。这会有好处的。去呀！”

朱瑪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

“他是个好人，”莉向伊莉莎說。

伊莉莎点点头，开始拾掇。莉坐着盯住她瞧。突然，伊莉莎放下手上的东西，在莉面前跪下，把头埋在莉的膝盖上，抱住了她。

朱瑪发现迈赛在一群青年人中間，就冲了过去。迈赛笑着，嘴巴張得大大的，漂亮的白牙齿閃閃发光。小伙子們要她在他們当中选一个做她今晚的舞伴。

“我只跟你跳，”一个人这样說。

“我跳得很好，”另一个提出。

“我身体最結实，”第三个說道。

“我不会踩你的脚，”另一个說道。

“我会送你回家，”又一个提議。

另一个握住她的手，說她多么漂亮。可是，他們都被迈赛用大笑和搖頭拒絕了。

“我可以跟你跳嗎？”朱瑪問了一声。

迈赛看了他一眼，不再笑了。小伙子們直望着朱瑪。

“可以，”迈赛答道，并走近他。

这些小伙子都咒着他們自己不走运，彼此打听这个幸运的小伙子是什么人。

朱瑪跟迈赛默默地跳着舞。周圍一对对的舞伴碰来碰去，

招呼着他們的朋友和邻居。

朱瑪想到伊莉莎，就笑了一笑。她爱他！她爱他！她对她的爱情正象他对她的一样濃厚多情。

“她爱我，”他对迈赛講。

“我替你高兴，”迈赛答道。

“你是个好朋友，”他对她說。

“你不要忘記去工作，”迈赛說道。

“我不会忘記，”他回答道。

音乐停了。人們走向准备食物的老妇人那边去。那些个老妇人把一大块一大块肉和一片片面包分給大家。朱瑪和迈赛面对面地站着，彼此没什么說的。伊莉莎随着莉走出房間，过来勾住了朱瑪的胳膊。

“喂，迈赛，”伊莉莎快活地嚷着。

“你看起来很快活，”迈赛說道。

“我很快活，”伊莉莎說着，挽住她的胳膊。

“朱瑪十二点必須上班，提醒他一下，”迈赛說。

伊莉莎点点头，看了看表。

迈赛走开了。那群小伙子还在等她，热情地欢迎着她。

音乐声重又响起来了。朱瑪和伊莉莎翩翩起舞。跟伊莉莎跳，朱瑪觉得很滿意。在他手臂里，她象根羽毛般輕盈、飘逸而又敏捷。音乐正合他們的口味，两人忘情地置身在这一大群跳舞的人堆里。他俩眼对着眼，摟抱得紧紧的。

音乐停下了。伊莉莎把他拖到院子的一个清靜的角落里，在火边地毯上坐下。边上都是些看跳舞的老年人。伊莉莎把他的脑袋枕在自己的膝上。一个老妇人給伊莉莎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她把小块的食物送进他的嘴里，喂着他，一边撫弄着他的头

发。

四周的人們笑着，唱着，跳着，講着种种故事。他們两个可全然不觉得，置身度外，陶醉在欢乐里面。伊莉莎用指头沿着他的脑門和臉頰，勾划着輪廓。每次她的手指靠近他的嘴边时，他便猛地咬上一口。

东西吃过后，朱瑪跟她談了他的故乡，亲人，他过去干的一切，还有他童年时的各种梦想。他用略带夸耀的口气告訴她說，他当初是村子里身体最棒的一个小伙子。还告訴了她他的死去的母亲。最后也談到了他那年老的父亲跟他的小弟弟。

“你会喜欢他們的，也会喜欢那个地方的，”他結束了他的話。

“是的，太美好了，”她說，“我們去看看他們好嗎？”

“太好了！”他說。“不过，我們得先安排好我們的小家庭，賺一些錢，这样，去的时候，我們才能給他們带些礼物。”

之后，她談了她的身世。她的父母亲她都記不起了。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故世了。莉一直照应着她，待她非常好，送她上学。她又談到她那学校的样子，学校里的人所干的一切。最后她想告訴他她身上不时发作的那种瘋狂。这种瘋狂使得她恨自己，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使得她恨白人，因为他們的皮肤是白的；又使得她恨她同族人，因为他們不要白人的一切东西。可是这一切要亲口講出来，是多么困难啊！有时候她胸中的那种空虚，或那种要杀人的感情，这一切是多么难以解释呀！总之，这一切难以出口。

結果，她简单地說道：“我身上的那种瘋狂，是城市給的。”

他叫她不要再談这些了。于是，他倆默不作声，紧握着手，望着人們跳舞，唱歌，欢笑。他們快活得很。他把头靠在她膝

上，充滿着幸福的感覺。他的腦袋枕着她的膝頭，她也覺得幸福。她用手指撫弄着他的臉龐。他用牙齒咬住她的手指時，他咬得輕輕的。

她反復地告訴他說，她愛他。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她，他是愛她的。他們彼此傾訴着，一切都是新鮮的。

莉莉走過他們身邊，朝他們笑笑。她知道情人們總是這樣的。她不禁憶起了當初她愛人向她求愛的那個情景。

伊莉莎看了看表。快十一點了。

“該走啦，”她說道。

可是朱瑪一勁也不想動，她只能強推着他站起來。

音樂停了，人們站成一圈，拍着手，蹬着腳。這就是“男女舞”。跳這種舞時，一男一女走進圓圈當中，用手和身體交談，不用嘴巴。

朱瑪想起他第一次跳那種舞時的情況。那是在街道轉角上，一盞路燈下面，跟邁賽一起跳的。

“讓我們跳吧，”他說着抓住了伊莉莎的手。

邁賽給這支舞曲配唱着歌子。她的歌聲壓倒了拍手和踏足的聲音。

朱瑪和伊莉莎走到圈子當中。他用手招呼她走來，可是她來不來。雖然她拒絕了，可是她心裡也是痛苦的，這種痛苦使得她身體發抖，臉上也抽搐起來了。

娘兒們發出了陣陣同情的聲音。男人們鼓勵着朱瑪。邁賽的嗓子高過一切。伊莉莎的痛苦也染進了她的歌聲。

朱瑪帶着溫柔而懇切的样子再一次招呼她。伊莉莎向他走近一些。一步，兩步，就再也移不動了。她在原地跳着，儘管用力試了又試，可就是沒有法子向他跳攏。朱瑪跳開了，心情郁悶不

乐。突然，伊莉莎自在地跳了起来，她能向前移动了。她挥挥手，点着头，恳请着他。但是他听不见。他正垂头丧气，闷闷不乐。

男人们都同情朱玛。女人们鼓励伊莉莎去高声喊他。

她跳舞的节拍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快，如怨如诉。她一圈一圈地跳着。她的手恳求着，头招呼着，脚命令着。一圈又一圈，越来越快。可是朱玛仍然在别处，还是个不幸而忧郁的人儿。

伊莉莎跳舞的拍子渐渐慢了下来，变得又轻又低。

迈莱的歌声也唱得又轻又低了。

伊莉莎跳了一圈跳到他面前来，又羞愧，又急切。她的一举一动都流露着爱情，表示了她的心意。她不再恳求也不再命令。只是表示了爱情。朱玛不再灰溜溜了。他俩互相跳搂了，握住了手，得意洋洋地转着，显示爱情的胜利。

舞曲完了。人们高声赞许。伊莉莎紧紧地偎着朱玛，呼吸急促。

“我们得走了，”她喘着气说道。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拍拍他俩的肩膀。

他俩走到朱玛的家里，朱玛换上衣服。伊莉莎在房内兜着圈子，东摸摸，西弄弄。

她跟着他一起走到了那第一个周末晚上他们一起磨蹭过的地方。迈莱·坎普的吵闹声消逝了，变成一种遥远的嗡嗡声。天上的星星既亮又远。远方的矿洋堆清晰可见。黑暗，朦胧的巨影高悬云霄。

朱玛想起了和她第一次到这里的一切。那时他想吻她，可是她挣扎着。这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压根儿不懂得矿场的事。可是现在他已经当上了工头，懂得不少的事。差不多

全懂了。

“还记得那头一个夜晚吗？”她问道。

“记得。”

“那时你跟我还不熟，却要吻我。”

“你没有让我吻。”

“我怕你。”

“现在呢？”

“现在我更怕你，因为我爱你。”

“你得回去了，”他说道。

“好，”她回答。

“小心些。”

他拥抱了她一会儿，推开了她。他在小道上朝着通向矿场的大路匆匆地走去。他转过身来，向她挥手。伊莉莎呆望着他，直到他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间。然后，她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回迈莱·坎普去。

十一

在他的脑海中一只鸟叫着。该是使人厌烦，因为他太累了。他翻身侧卧，但鸟仍旧在叫。听上去很清晰，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朱玛在睡梦中叹息一声。鸟把他惊醒了。最好还是听听吧。于是他听了，鸟的叫声又把他带入梦乡。

当黯淡的日头升得高高的时候，他才回到他的房子里来。他本来打算到莉那儿去。他知道伊莉莎不会这么早在那里的。但他想去等她，这样伊莉莎从学校回来就能看见他。然而他太累了，不得不去睡觉，现在听见鸟在叫。

他又深深地入睡，鳥的叫聲消失了，他夢見伊莉莎和昨天的晚會。

做夜班跟做日班不一樣。時間過得更慢，活兒也更吃力。不合一下眼是很難做到的。

鳥又叫了。討厭的、不變的聲音近了一些。朱瑪哼着，翻身仰臥。現在除了鳥叫聲之外，還有其他嘈雜聲。他想掩耳不聽，但也無用。流水聲和樹葉沙沙聲使他閉不攏眼睛。

鳥的叫聲變成了人的哼歌聲。他睜開眼盯着天花板。白天來到了屋裡。現在不象他原先進來的時候那麼冷。

他想起他一头倒在床毯上。但現在床毯蓋在他身上。鞋也脫掉了。

他轉過頭來，看見在屋子當中一堆熱烘烘的爐火燒着。樹葉的沙沙聲原來就是火上的鍋裡的油炸聲。但是屋中一個人也沒有。剛才他聽見的哼歌聲現在也聽不見了。

從外面又傳來了哼歌聲。聲音就在門外了。門開了，伊莉莎帶着一只麵包和幾個紙袋的東西走了進來。

她發現朱瑪醒來就不哼了，微微一笑。他看到伊莉莎來了很驚奇，又覺得這樣驚奇是愚蠢的。他沒料到她會到這兒來給他生火和做飯。迈賽或許會這樣做，但他從來沒想到伊莉莎會做這號事。

她把帶來的東西放在小桌上，看看油炸鍋，然後走到床边坐下來。舊鐵床的架子咯吱咯吱響。她輕輕地吻他一下。

“你睡得好嗎？”

他點點頭。簡直難於相信來到他房間給他做飯，并把房間拾掇得很好的人，正是他過去所認識的那一個伊莉莎。她的眼睛跟迈賽一樣流露出微笑。而且她總是帶着柔和和熱情的神態

看着他。

“你见到我，并不喜欢，”她说。

“很喜欢，很喜欢！只不过——我想不到……”

她笑了，笑声象银铃一样。

“你想不到我会来给你做事吗？”

朱玛拿起她的手看着。

“嗯，”他说。

“朱玛，有时候你真傻。”

她拥抱他一下，然后过去翻翻油炸锅里的肉片。水煮开了，她泡了茶，去切面包。

“人们会以为，”她回过头瞧着他，说，“人们会以为你是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哩。”

“也许是这样。”

“不见得。”

从她的眼睛中看出她希望是如此。

“也许是这样，”他说。

“你没有结交过别的女人吗？”

朱玛眼望着天花板，微笑了。

“我结交一些女人，不过我没爱过她们。”

“很多吗？”她一本正经地用平静的音调问。

“可能两个，可能三个。”

“她们漂亮吗？”

“我可记不起。”

“你对我感到厌倦时也会这样说的。”

“不会的。我爱的就是你。”

“我只结交过一个男人，”她说。

朱瑪点点头。潑兰克媽媽早已告訴過他了。

“你愛他嗎？”

“愛的。但是不象我愛你這樣。那時我還是個黃毛丫頭。現在我是個大人了，童年的愛和成年的愛是不同的。”

朱瑪看着她笑了笑。

“什麼？”

“你還不大嘛！”

“我也不小了……來，我們吃吧。”

“什麼時候了？”

“快六點了。”

朱瑪吹一聲口哨，跳了起來。他沒想到會這樣遲。

“我睡了很久。為什麼你不叫醒我？”

“你累了。多睡一會對你有好處。”

朱瑪坐在一張小矮凳上。伊莉莎坐在地上，把他的一只膝蓋當做扶手。她不時地看看飯菜，看看他，對他微笑。

他們就這樣坐着，很少談話，只顧吃着，很高興。朱瑪感到伊莉莎真的成了他的妻子簡直難於相信。她那麼漂亮，又是一個教師，但是她愛他。她正偎倚着他。她給他做了飯，整理了房間。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的時候，總是這樣做的。

“你所結交的那些女人，”伊莉莎說，“她們好不好？”

“你吃醋啊，”朱瑪一邊說一邊笑。

“我才不呢！你盡可以跟迈賽出去，我可不在乎，我知道迈賽愛你。”

“迈賽還不錯，”

“嗯……”

她拿起空盆子放到一邊。她握住他的手，歇着爐火。

“朱瑪。”

“呃？”

“你要不要我来住在这儿？”

“嗯。”

“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我来呢？”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来。这儿只有一个房间。我想过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弄到两个。”

“万一我不愿意来呢？”

“我没有请求过你。”

“那你现在请求吧。”

伊莉莎对他看看，等他开口。

他想请求她，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好象喉头里塞了一团东西似的。他张开嘴巴，仍然说不出什么话。他瞧着伊莉莎，摇摇头。

伊莉莎面颊上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她以爱抚的眼光在他脸上看了一会，然后转向炉火，把他硬硬的大手握在她两只柔软的小手里。

就这样他们呆了好一会儿。他们周围一片沉静和安宁。炉火不时地必剝作响。偶尔从街道上传进声音来。不过这些都在遥远的地方，不是实在的东西。存在的只有沉静和安宁；只有他们两人，坐在那儿凝视着炉火。一切都这般寂静。只有爱情和一对热恋的人是真实的。

天色暗下来，夜慢慢来临。人们工作完毕后急急忙忙赶回家，同家里的男男女女一起坐在火炉前面。有一些人匆忙地从家里走出来，上工去。还有一些人没有家庭，没有爱人，没有工作。有的已不在人间。有的刚出世。有的有饭吃。有的饿肚子。

房間里暗下來，發紅的火光在牆角里映出影子。朱瑪和伊莉莎緊挨着坐在一起，望着紅紅的火光出神。壺里的水噁噁直响。伊莉莎抬頭看看朱瑪。他偎依着她，嘴唇擦着她的嘴唇。

“得到你的愛情真是又溫暖又幸福，”她說着站起身來。

她洗碗時哼着調兒，聲音里洋溢着輕鬆和快活。她的一舉一動宛如婆娑起舞。飄飄然的又自由又快樂。她很美麗，愛情使她顯得更美麗。使她變得溫柔，親切，充滿着笑聲和歌聲。每當走近他時，她總要設法碰一碰他。她有時用衣服，有時用胳膊，有時用手撫摸他的頭髮，也有時用腿去擦擦他的膝蓋。

朱瑪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有一個娘兒伴在身邊真是幸福無比。她愛他，跟他在一起感到高興。瘋狂過後她還是一個女人，跟其他任何女人一樣，只不過更漂亮些，他愛她，因為她而感到洋洋自得。

她叫朱瑪幫她一道收拾，把零零碎碎的東西收拾停當，安放好。這空空的小房間里沒有什麼擺設，只是屋角里有一張鐵床，另一角里有一張小桌子，現在却很象一個美好舒適的家庭了。

朱瑪點上油燈，把這挂在屋子當中。

“我們以後要把這兒弄得漂亮，”伊莉莎向周圍打量一番，這樣說。

“是的，”朱瑪說道。“往後我們要有兩間房子，是吧？”

她很肯定地點點頭，對屋里看了一圈。

潑蘭克媽媽悄悄地走進屋子，隨手帶上門。他們倆握着手站在火爐邊，誰也沒看見她進來。

“我可以進來嗎？”潑蘭克媽媽粗聲粗氣地問道。

伊莉莎連忙上前去把她帶向爐邊。潑蘭克媽媽冷得直打哆嗦，臉上一副寒冷的樣子。伊莉莎給她倒了一杯熱咖啡。

“我就要走的，”潑兰克媽媽說，“有点麻煩，莉要你馬上去一趟，朱瑪。”

“什么事？”伊莉莎問道。

“他們发现了德拉德拉，”潑兰克媽媽說。

“德拉德拉？”朱瑪看着伊莉莎說道。

潑兰克媽媽繼續講下去：“警察在靠近有色人的学校附近的篱笆下找到了他。背上有一个刀口。”

“死了嗎？”朱瑪問。

“死了，”潑兰克媽媽說。

“我們得馬上去，”朱瑪說着穿上了大衣。

莉站在屋中央，双手叉着腰。她环視一下房間四周坐着的人們，他們的姿勢各式各样。潑兰克媽媽两只手放在膝上。达迪倚着潑兰克媽媽，他的嘴巴半开着，醉得两只眼睛蒙蒙矓矓的。迈賽独自坐在門边。朱瑪和伊莉莎紧挨着坐在靠近通向房子前面的門边。

“有人杀了德拉德拉，”莉說。“我想知道是不是你們当中誰干的。我得弄清楚，这样我才能知道如何行动。不要隱瞞，也不要撒謊。警察馬上会到这儿来的。他們要来的，因为德拉德拉把我出卖了。”

她又一次打量屋子四周，目光盯住达迪久久不离。达迪爱她。只有她明白达迪是多么爱她的。

“你干的嗎，达迪？”

达迪做个鬼臉，啐一口唾沫。

“但愿是我做的，”他說。

莉看看潑兰克媽媽。

“不是！”潑兰克媽媽粗鹵地說。

“那末是迈賽？”

“不是我，莉。”

莉瞧了伊莉莎一眼。她曉得伊莉莎干不出這號事來。

“伊莉莎嗎？”

“不是。”

她看看朱瑪。也許是他干的。但是在他上班以前，他一直跟伊莉莎在一塊。如果是他干的，她早就能從臉上看出來。他的臉跟一本書一樣。

“朱瑪？”

“不……是不是你自己？”

莉嘴角挂着一絲強笑。

“我沒有殺害他，”她說。

“也許是約翰尼斯，”朱瑪說。

莉搖搖頭。“不是，今天早上我跟他說過話。不是他。約翰尼斯也象你一樣。你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得出。”

“那麼，又是誰呢？”朱瑪問道。

莉聳聳肩膀走開了。

外面開來一輛汽車。保安機關派來穿便服的白人走出車子，砰砰地敲門。

“是警察。讓他們進來，潑兰克媽媽，”莉說，連頭都不轉。

敲門聲又響起來。

“別吵，來啦！”潑兰克媽媽嚷嚷着。

她急匆匆地走向前門。

莉從窗口向院子看去。她看上去自豪，不屈不撓，一個強壯高大的娘兒。

迈婆目不轉睛地盯着朱瑪，然后搭拉着眼皮。

伊莉莎坐在朱瑪身旁。

朱瑪看看莉的背，感到惊叹。她还是同往常一样，就是更健壮，更威严，更高傲地昂着头。

警察进来了。

“喂，莉，”领头一个警察說。

莉轉过臉去看他。她嘴角上挂着一絲友好的微笑的影子。

“你精神很好，”他說。

他很了解莉。他曾多次想陷害她。他知道她是个頂呱呱的“新柯琴^①皇后”——这就是他們对卖私酒的女人的称呼。

“你也很好，”她說。“你們要干什么？”

“你知道德拉德拉死了，”警察說。

“听說过。”

“是誰干的？”

“我沒听說过。”

“你曉得他向我們告发你嗎？”

“有人告訴我。”

“你沒有因此杀死他吧？”

“沒有。”

“你有沒有买通別人干这事？”

“沒有。”

“他出卖了你的男人和他的兄弟，你曉得么？”

“听說过。”

“誰告訴你的？”

① Skokiaan, 南非土人做的一种酒。

“一个朋友。”

“叫什么名字？”警察突然叫起来。

莉笑了一笑，“我不是一个小孩。”

这个人还她一笑，眼里显出歉意。

他看看朱瑪。

“他替你干活嗎？”他問莉。

“他在矿場干活，”莉說。

警察向四周望了一下，仔細看看各人的臉，然后聳聳肩笑了。

“好吧，莉，跟我們走。”

朱瑪跳了起来。

“莉，我跟你一道去。”

莉搖了搖頭，向他笑笑。

“朱瑪，不要，你留在这里照顧大伙儿。我会当心我自己的。”

她按住他的膀子，过了一会又松开了。

伊莉莎突然蹦了起来，直打哆嗦。手掌一会儿紧捏，一会儿松开。眼睛显露着怒火，牙齿也卡搭卡搭地发响。

“滚出去！”她大叫着，冲向那警察头儿。

警察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推开。

“拉住她，”莉向朱瑪說。

朱瑪把她从警察手里拉了过来。

“她没有做坏事！”伊莉莎喊着。“放开她！”

朱瑪叫她安靜下来。

“嘿，朱瑪，她发疯啦，这个娘儿？”警察說。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朱瑪說，眼睛閃閃发光。

警察笑了。

“他們都还年青，”莉跟警察說。“讓他們去吧。”

他向旁边讓开，莉就出去了。他带着敬佩的眼光看着她。莉紧紧地咬着嘴唇，从她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她很倔强。高高地昂着头，挺着胸，走进了车子。

圍在四周的人都默不做声地看着。那个警察头儿也上了车子，坐在她旁边。迈莱·坎普和夫莱戴道普的人給他起个綽号叫“狐狸”。其余的嚙罗們都走在前面。

人們倒还喜欢这“狐狸”，因为他不象一般白种人那样。他坐在黑人旁边滿不在乎，甚至在他不捉他們时喝点他們的啤酒也无所謂。跟其他警察比較起来，人們更怕他，因为这只“狐狸”比其他警察更会設陷穿捕人……

伊莉莎推开朱瑪向外跑去。车子已开动了。

“莉！”伊莉莎哀叫着。“莉！回来啊！”

但是车子越开越快。

伊莉莎站住了，眼泪从两颊不断往下淌，两手紧紧地捏成小拳头，嘴里不停地咒罵着那个白人。

朱瑪只得把她拉进屋子，她仍旧一边罵一边哭。莉已随車走了，人們也慢慢地散开，各自做他們自己的事去了。

朱瑪把伊莉莎放在莉的床上，站在旁边，而她仍是哭得抽抽搭搭地。他也沒什么可以跟她說，只好站在她身旁看着。

“可能莉就要回来的，”他这样說，但自己也感到沒有希望。

人們不知道怎样才好。白种人來說声“走”你就只好走。其他的人就只好看着。大家无能為力。沒有一絲希望……

伊莉莎渐渐不哭了，她精疲力尽地躺着，喘着气。朱瑪拿起她的手給她揉揉。她的手冷冰冰的。

“你的手很冷，”他說。“走，我們去烤烤火吧。”

“你先去。我馬上就来，”她說。

“我等你一起去，”朱瑪說。

“不要。你自己去。”

他走出了房間。

潑兰克媽媽已把咖啡煮熱。

“我給她弄点米，”潑兰克媽媽說。

她跟伊莉莎在房中待了很久。

朱瑪和迈賽坐在火爐边，一声不响。

达迪在角落里暗自流泪。他很快地就睡着了。

潑兰克媽媽和伊莉莎走出莉的房間。伊莉莎已揩去了眼泪。她向朱瑪走去，跟他坐在一起，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潑兰克媽媽走向达迪，把他翻个身，使他的脖子舒服一些，然后她也坐到火爐旁。

大家都坐着不响。火爐熄了。灰烬还隱隱約約地发紅。潑兰克媽媽掏出灰烬送出去，把預备好的火拿了进来。他們都不开口。沒有莉，这里就沒有生命。

一个鐘头过去了。

又是一个鐘头接着一个鐘头。

前头有人在敲門，惊动了他們大家。可能是莉。可能他們放了她。潑兰克媽媽、迈賽和伊莉莎都一起冲去开門。敲門的却是一个邻居来問她是否能帮些忙。

他們又都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这屋子看来更加使人气悶了。

又是一个鐘头过去了。

朱瑪看着厨房的窗子。他的身体挺直了。那不是莉嗎！她笑着，朝窗子里張望。

“莉！”他手指着，嚷起来。

潑兰克媽媽一下子把她拉了进来，向她問长問短，給她端

咖啡，給她送飯來，又笑又嚷。莉笑咪咪地緊緊地抱着這老嫗。

迈賽握着她的手不斷地撫摸着。达迪醒來看見了莉，不禁流出眼淚。後來又睡着了。

伊莉莎放聲大哭，緊緊地偎依着朱瑪，把頭貼在他的肩上。

大家都問這個問那個，就好像莉是從一次長途旅行回來，跟他們已經闊別多年似的。

莉握着朱瑪的手，對着他直發笑。

鄰居們也都來向莉祝賀，跟她說她回來了；使他們多麼高興啊！

每個人待她就好像她是經歷了一次長途旅行回來似的。人們在房子外邊跳舞，很快地就成了一個慶祝會。

莉在嘈雜的人聲中把朱瑪拉向一邊，跟他說：

“我真不知是誰殺了德拉德拉。”

“是啊，我也不知道，”朱瑪說。

但是到底誰殺死德拉德拉，永遠沒有查出來。

十二

黃昏降臨得很快。朱瑪和伊莉莎在漸濃的暮色里走回家去。五天以來，他們都是這樣。他們一直待在一起，相親相愛。一切都很好。

干完了活，朱瑪總要回家來睡覺；也老是象頭一天她來做飯，哼着小調，把他吵醒的時候一樣，總會有歌唱的鳥兒來喚醒他。那是伊莉莎的嗓音，她正在張羅飯菜。

有时候，他們吃过飯，就到靜寂少人的地方去。这时候他們偶尔談上几句，因为沒有多少話可說。他們就这么走走。挨在一起，远远离开人群。大地寂靜无声，微风輕拂着他們的面龐，他們散着步，看看月亮，瞧瞧星星，再望望远处模糊的矿滓堆。然后，就回到房間里，坐在爐边，直到朱瑪去上班的时候。伊莉莎把他送到他們第一天晚上一起待过的、現在也常去的地方，就在那儿，他离开她，迈开大步，輕快地走了。她目送着，直到夜色籠罩着他。然后，她回到房間里睡覺。因为睡在自己男人的床上总是挺愜意的，即使男人不睡在身边。

有时候，他們也在飯后到莉家去，他們拉拉瓜儿，帮忙卖卖酒。現在德拉德拉已經死了，再沒有人出卖莉，可以稳稳当当地卖酒了。莉常常說，做买卖就意味着金錢，而金錢就意味着力量。

也有时候，他們挤在人堆里和別人一起在街头跳舞。因为在一起跳舞也是挺好的。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是件奇妙的东西。

有时候，朱瑪发觉伊莉莎不声不响，神情恍惚，沉浸在自己的深思里。当这种情况出現时，他就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时候，他就出去走走，踟躕半个鐘点。等到他回来，伊莉莎又恢复了常态。每逢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她总是甜蜜蜜的，并且使他去愛她。这时候她內心的感情总是强烈的。朱瑪对于这么小小的身軀內包含这么多感情觉得惊奇。

有时候，他們在莉的家里碰到迈賽。往日的欢笑总是出現在迈賽的眼角和唇边。这使朱瑪不明白他以前認為迈賽要得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只不过，有时候他不朝她看，迈賽就以銳利的眼光望着他，她的眼睛里沒有一絲笑意，而且現出奇異的神情。可是，朱瑪并不知道。

对朱瑪說来，生活是美好的。当他們在黄昏回家的时候，他

想着生活，想着伊莉莎和他同居的五天，以及她的爱情的甜蜜，他就幸福地微笑了……

“你笑啦，”伊莉莎說，并沒看他。

“嗯，生活是美好的。和你在一块是美好的。这使我幸福，我不能用話表达給你听。”

“那很好，”伊莉莎說。

“你不快活，”他說。

“不。”

“打你話里听得出。”

“沒这回事。”

“沒有錯。”

“你的夜班什么时候結束？”

“你为什么不快活？”

“別傻了，朱瑪。跟我說說你的夜班情况。对一个女人說来，每天晚上独睡可不大好。說下去！告訴我。”

朱瑪笑了。“还有两星期。”

“以后就沒有夜班了？”

“沒有了。”

“要多久再有夜班？”

“我不知道。”

他們陷入了沉默。轉了一个弯，他們离家很近了。那个住在对面屋子里的女人站在走廊里，看見他們，向他們招手。

“她找咱們有事，”朱瑪說。

他們加紧了脚步。

“什么事？”朱瑪問。

“来了一位老媽媽，”那女人說。“她叫我告訴你們，潑兰克媽

媽來過了，要你倆馬上到莉家去。”

“出了什麼岔子啦？”伊莉莎問。

那女人搖搖頭。“她沒有說。不過她眼淚汪汪的，好像有什麼不幸的事。”

“可能莉被捕了，”朱瑪說。

“走，”伊莉莎說。

他們慌忙地順着馬路走去。

到了那里，潑蘭克媽媽讓他們進去。

“是莉出了事啦？”伊莉莎問。“她被捕了嗎？”

“不是，”潑蘭克媽媽搖搖頭。“是達迪。”

“達迪怎麼啦？”朱瑪問。

潑蘭克媽媽咬着下嘴唇，瞧着別處。淚珠打她的臉上滾了下來。伊莉莎攔住老媽媽。

“一輛汽車把他撞倒了。”

老媽媽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她直哭到渾身無力。伊莉莎把她扶進椅子，寬慰她。

朱瑪走進莉的房間。達迪躺在床上呻吟。莉坐在床沿上，讓達迪的頭枕在她膝上。米涅醫生站在床腳邊。朱瑪曾幫他救過那個從屋頂上摔下來跌斷胳膊的人。

醫生認出朱瑪，用目光對他打招呼。莉轉過頭來，用視而不見的目光望了朱瑪一眼。朱瑪繞着床走過來，瞅着達迪。他看上去還是老樣子，只是嘴唇上吐着血泡。在達迪身上沒有傷痕。朱瑪望望醫生。

“他怎麼樣？”

醫生抿緊了嘴，搖搖頭，微微地聳聳肩。他這個動作是說，“他完了。”

“可是你是医生呀，”朱瑪說。

“他内部受了重伤，”医生說。

达迪哼了一声。莉摸摸他的前额，小声地拿話安慰他，就跟大人哄小孩一样。朱瑪把手放在莉的肩上。她推开了。

“誰也沒办法，”医生說时拿起了皮包。

伊莉莎走进来。她的嘴正在打颤，可是眼光坚定而明亮，两只手捏成了坚实的小拳头。她走到莉那儿。她們互相对看了一会，就象是无声地交談着。

达迪睁开眼，醉得蒙蒙朧朧的神色已經不見了。这是一对清晰、慈祥而有智慧的眼睛。他想說話，可是給血堵住了喉嚨。莉把他嘴唇上的血揩掉。

“去吧，”莉抬起头对着医生說。

医生輕輕地碰了碰她的肩，就走出去了。

达迪閉上了眼睛。

迈赛推开門，走了进来。她走到莉跟前。就跟伊莉莎一样，她跟莉互相对視了一下，无声地交談着。

达迪咳嗽了一声，吐出更多的血。莉又給他揩掉了。达迪再睁开眼。朱瑪給他那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吓了一跳。朱瑪好象面对着另一个人似的。一个从来不相識的人。甚至连这副面容也是不同的。这是一副真正的人的面孔。是一个完美而善良的人的面孔。决不是一个老醉鬼的面孔。

“叫潑兰克媽媽来，”莉說，沒有抬头。

朱瑪出去把潑兰克媽媽叫进来。达迪望望潑兰克媽媽，他好象在笑，不过，臉上沒有露出来。潑兰克媽媽微微一笑，輕輕地拍拍他的脑門，在她的眼里有着无限的温暖、爱意与体贴。达迪由莉帮着，举起一只手。他把手放在潑兰克媽媽那只放在他

腦門上的手上。达迪閉上眼睛，他們就这样地待了一些时候。然后他睜开眼睛。这会儿他的嘴唇上真正露出了笑容。同时他的眼睛既湿润又清亮。似乎他已不再痛苦了。他的眼光在迈赛身上停了一下，又轉向了伊莉莎，停了一会儿，再轉向朱瑪。朱瑪觉得这双眼睛好象温和地笑着对他說：“你是从北方来的朱瑪，呃？我很遺憾，你还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你不会了解。”朱瑪的喉嚨哽住了。

达迪然后再望望潑兰克媽媽。她微笑了一下，象是很快活。这一笑，使她的臉看上去象年輕女人的臉。

这段時間里莉一直靜靜地坐在那里，爱撫着枕在她膝上的达迪的脑袋，只是盯着他瞧，她的嘴唇紧紧閉着，眼睛里流露出阴郁的絕望的痛苦。可是，同时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强、驕傲和頑硬。莉，坚强的莉。

达迪張开嘴巴。潑兰克媽媽把耳朵紧湊在他的嘴上。

“我对不起你，”他喃喃着。

“怎么說出这种傻話来？”潑兰克媽媽說，她的嗓音輕飄而快活，就象是个恋爱着的年輕姑娘的嗓音似的。“多么傻！我們在一起不是很幸福么！你对我不是个好老头么！那就別說这种傻話吧！”

达迪微笑了，幸福流露在他的眼睛里。他又合上了眼。再睜开的时候，他看着莉。他們互相对視了很久。这深刻的会意的对視用不着开口。然后，达迪叹了一口气，合上了眼睛。

这个朱瑪一認識他便是个醉汉的达迪，这个天天把自己弄得傻里傻气的达迪，可也是莉唯一器重的达迪，这位别人打架他爱看熱鬧的达迪，就是这样一位达迪，轉眼間长辞人世了。朱瑪看看那个軀壳。死亡使他感到顫栗。

潑兰克媽媽默默地跪了下去。迈賽哭了一声，又靜下来。伊莉莎朝朱瑪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只有莉还是老样子。她坐在那儿，还跟达迪活着的时候坐在那儿一样，那时候她爱撫着达迪枕在她膝上的脑袋，頑强而冷淡。

“你們走吧，”莉說。

朱瑪、迈賽和伊莉莎都走了。

莉和潑兰克媽媽留在尸首旁边，在达迪变成酗酒老头儿以前，她們就了解他，疼爱他。

夫萊戴道普和迈萊·坎普的灯都熄了。人們都已入睡。朱瑪孤零零地去上工的时候，街道上已十分寂靜。伊莉莎沒有去送他一程……

次日早晨，朱瑪下了班，徑往莉那儿走。莉跟昨夜他告別时一样，仍旧守着达迪的尸体。

迈賽和伊莉莎还没有去干活。她俩为了葬事忙了一阵。整条街的人們帮了她俩一手。屋里屋外挤滿了人。全街的人都認識达迪，都疼爱达迪。有些老前辈回忆起达迪年輕时的光景，这是潑兰克媽媽从来不曾曉得的。他們热切地、爱恋地談論着达迪。一个个挨次进入屋里去最后一次看望达迪。出来之后，另一批人又陸續进去。成百成千的人。

莉和潑兰克媽媽两人把达迪的尸体措洗一番，穿上寿衣。直到把他抬进棺材以后，她們才讓別人走近他。

莉始終冷冷的，一声不响。她只和潑兰克媽媽說話。她沒哭过一声，也沒掉过一滴泪。

春天的太阳当空高照的时候，她們把达迪葬在离夫萊戴道普很远的当地一座山上的土人的坟地里。

約翰尼斯的女人妮娜那天已從監牢里放出來了，她不停地哭泣着。

他們在達迪的墳頭上放了一個小十字架，上頭標着號碼。他們在那號碼底下寫上他的名字。達迪的本名是弗蘭色斯·納打各拉……

人們將哀悼達迪一段時間，過後便會忘掉他，連他的名字也不大提起。另一個老頭兒終於變做街坊里的老醉漢。也許人們也管他叫達迪。這個本名是弗蘭色斯·納打各拉的達迪就被大家忘掉。唯有達迪家里的人想起他。那怕是他們，對達迪的印象也會變成模模糊糊。人生就是這樣……

夜里，莉喝醉了，喝得個稀巴爛醉。朱瑪還是頭一遭看到她那副樣子。她整夜傻笑個無休無止。她把頭往後一仰，兩腿叉開，硬梆梆地站在堅硬的地面上，兩隻手接着屁股，傻笑起來。一遍一遍地重複。哈哈哈哈哈地笑得她身子都搖晃起來。

伊莉莎看着窩火，不想跟莉說話。迈森可對她心眼兒挺好，把她當小孩兒看待。她教莉該做什麼，莉聽話。朱瑪有一趟看着她對莉眯着，點點頭。還聽見她說：

“可憐的莉。”

莉又醉又痛快。她邀請每個人喝酒，免費招待。啤酒流溢着。不過要是有人提起達迪，就會被趕走，別說是那夜喝不着免費的酒，就是付錢跟她買也不成。

驟然間，莉走到人們中間，揚起兩手。

“靜下來！”她嚷道。“靜下來！”

大家靜了下來，把頭轉向她望着。

“咱們跳舞吧！”她嚷着。

她看見朱瑪，朝他打招呼。朱瑪沖她走來。她緊緊地貼着

朱瑪的衣領，全身沉重地靠在他的身上，直對着他的臉甜甜地笑着。

“你跟我跳舞，”她說。

伊莉莎觸着朱瑪的胳膊。他轉向她。

“我要回家去了，”伊莉莎說道。

朱瑪點點頭。

“我跟她一道去，”潑蘭克媽媽說。

“讓她們走！”莉嚷着。“讓她們走！”

她惡意地對她們瞪着眼，“你們當是淌眼淚，穿喪服就萬事都成了嗎？你們當是擺着一本正經，求人家可憐可憐就能頂事了嗎？傻瓜！完了就是完了！什麼教師，呸！你才是更大的傻瓜！眼淚！眼淚！滾滾，別讓我火起來宰了你們兩個！滾！滾出去！你們兩個都給我滾出去！”她大嚷大叫着，嗓音里夾着一種粗野的哭泣聲。

“跳吧，莉，”邁賽悄聲說道。

伊莉莎和潑蘭克媽媽出去了。朱瑪想要跟隨着伊莉莎，可是他知道他只好留在那兒陪着莉。他望望邁賽。

“我們必須陪着她，”邁賽悄聲說道。“潑蘭克媽媽一會就來。她剛才只不過是一時沖動，感情勝過了頭腦。”

“來，朱瑪，我們要跳舞了，”莉說。

於是，大伙兒站成一個圈子。朱瑪看着莉，瞧她要怎麼辦。莉向他一鞠躬，大家拍掌。接着莉团团旋舞起來。一圈又圈，越來越快。好像有什麼東西逼着她越轉越快似的，好像停也停不住似的。

突然間，她停住了。東歪西倒地搖晃了一會兒。朱瑪眼瞧着她就要倒下來了，連忙趕上前去扶她，只是太遲了。她撲通一

声栽倒地上，跌做一堆。迈赛跳入圈子里，向朱玛摆手示意，一边又唱起歌，跳起舞来。

朱玛把莉抱起，带进屋里。人们以为这也是舞蹈的一部份。

池把她抱进屋里，放在床上。不一会，迈赛进来了，带着一块湿布，她润润莉的脑袋。莉睁开眼，对着他俩微微一笑，笑得又悲惨又不自然，于是又合上眼。

“没什么了，”迈赛对朱玛说。“你可以走了。她马上就会好的。”迈赛碰碰他的胳膊，望着他笑。“你做得很好。现在走吧，”

朱玛走出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泼兰克妈妈，她正好回来。

“她好了吗？”泼兰克妈妈问道。

朱玛点点头。

“她爱他，”泼兰克妈妈直率地说，继续在街上走去，朱玛望着她的背影。

她是个老女人，她的步态就表现出来了。她是个疲惫不堪的老女人，对那种叫做生活的这个东西感到有些厌倦。

朱玛转身走去。他很生伊莉莎的气。为什么她那么不通人情？为什么她不了解影响着一个人的境遇的东西？当莉需要他的时候，伊莉莎偏偏要她跟她回去。她就不懂得出了什么事儿。只有迈赛看得清，陪在那里。

由于跟伊莉莎生气，使他感到分外的悲哀，心里头难受。也使他觉得内心里空虚，渴望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座人们把感情和苦痛用酒来掩盖的城市，离开这座一个人悲伤时别人并不了解的城市。

他要离开这所有的一切，躺在青草地上仰望天空。他但愿不曾认识达迪，因为死掉母亲也没有使他象死掉达迪那样悲

伤。因为死了母亲悲哀是自然的，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于达迪就不是这样了。奇怪的东西太多了。他没法确切的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使他象瞎子摸路似的茫然。这可没有什么好处。

他经过自己的屋子，走过去在街角上站住。他站在那儿，看着街上行人来来往往。看着三个小孩子在沟里玩耍。看着一个吃醉的有色女人踱着步子回家，摸着墙一步一步地走。看着三个青年，帽子掩过眼睛，抽着鸦片烟，东张西望的提防警察。

伊莉莎站在走廊上，他没看见。伊莉莎往街上慢慢走来，瞅着他，他也沒看见。他一直沒有觉察到她。直到她輕輕的唤着他的名字，他才蓦地回过头来。

她勾住他的臂膀，哆嗦着。

“你冷啦，”他說。

她摇摇头，摸他，使他觉着她的手是暖暖的。他觉察到她有些蹊蹺。有什么新鲜事，但是他說不出来。她好象身子直了些，强壮了些，更象莉了。可是認真一看，她又和从前一个样子。还是这一个漂亮的伊莉莎。他忘了生她的气。她的一对眸子就有降伏他火气的力量。

“别生我的气吧，”她說。

他心里說：“你那样对待莉是不对的，”但沒有說出来。他嘴里却說：

“我没有生气。”

“那才对。今晚我要叫咱们乐乎乐乎，好吗？”

她用眼睛恳求着。她真反常。他从来沒見她这样过。他使劲地点着头。

“我們一定乐乎乐乎，”他說，心里却想念着达迪。

“来。咱们走走，她说。

他俩信步在街上踟蹰着，出了迈莱·坎普，经过夫莱戴道普，进入市中心区；再离开那儿，走得真远。一路上都没停路。伊莉莎领着路。他们走到朱玛从未到过的处所。城市在后天了，迈莱·坎普在左方老远老远。夫莱戴道普他们望都望不见了。

街道越来越宽，街上杳无人影。人行道上长着树木，培育着漂亮的青草。那些房子都有着大的凸窗，他们看得见窗子里头白人在大吃大喝，听得见飘出来的音乐声和白人快乐的笑声。

时候还早，没到八点呢，所以朱玛毫不在意。从下班到现在，他没有睡过一会儿，可是他晓得他不要睡了，就讓伊莉莎带着路。

他俩经过一幢幢房子，爬上一座小山。一路上还是彼此不说一句话。他觉着她走在身旁，同时又好象不在身旁。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奇异的东西。他俩到了小山頂上，伊莉莎叹了口气。

“你别回过头看！”她着急地说。

他跟着她走向一块平平的石头，并不回顾。他跟她一起站在石头上。

“现在看吧！”她说，突然转过身去。

她嘴里发出叫声。朱玛转身看着。他倒抽一口气，因为在他下面就是城市，迈莱·坎普、夫莱戴道普，以及矿滓堆——一切都在眼底。这样俯瞰着是很奇特的，好象他是在那一切之上，比它们都大似的。他晓得，整个城市就在那儿，但是他不清楚究竟在哪儿。城市中心他是晓得的，谁都瞧得出。灯光一明一暗地闪着，绿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灯光构成了一个个圆圈。灯光构成了一匹匹马儿。灯光在空中构成了一座座房屋。那就是城市的中心，连傻瓜蛋也认得出。他猜出迈莱·坎普现在就在右

边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哪儿呢？

“迈莱·坎普在哪儿呢？”

伊莉莎用手指点着。“在那个灯光那儿，你看。啊，不，是那蓝色的灯光那儿。对了。在那灯光的左边。你能看到那一片黑暗的地方，只有不多几盏灯。那就是迈莱·坎普。从那儿直到一座桥的地方都是。桥的另一头，穿过地下道，就是夫莱戴道普。”

“从这儿看过去城市小得很，”朱玛说，觉得稀奇。“但是进了城市，又觉得它很大。我刚进城那天，就在迈莱·坎普迷了路。那天我从下午一直摸到夜里。要不是莉在门口，我早就迷失方向了。现在一看，它不过这么小，跟一个大农场差不多大小。”

“城市就是这样的，”伊莉莎昏昏沉沉地说道。“城市呀。”

可不是，整个城市全在那个不深的山谷中。在月光和城市本身发出的閃爍的灯火之下，城市显得不象是真的了，倒象个好看的大玩具。

“人却是住在这么个城市里！”朱玛说。

伊莉莎专心一志地凝視下方。一次次地眼睛从这边地平綫望到那边地平綫。目光里显出一种渴望和孤单的神情。她热切地望着那条长长的弯曲的道路爬过远山，消失在地平綫的后边。从这上边看去，它象一条細小的白綫。一条玩具般的路从一座玩具般的城市引伸出来。

“你是生在城里的嗎？”朱玛問道。

“嗯，我在城里生的。”

她的声調很悲哀。他把手臂攬着她。

“指給我看是哪儿，”他殷切地問。

她笑了，拿着他的手擦自己的面颊。

“在莉家里生的，”她说。

“指给我看，”他坚持着说。

她摇摇头，手却开玩笑地指着。那房子是在迈茨·坎普的黑沉沉的阴影里，在那一片漆黑的许多房子中间。

朵朵淡云飘过月亮。在下面，市中心的霓虹灯忽明忽暗地闪着。一忽儿亮起来，一忽儿暗下去，没个了结。

朱玛张口想说什么。伊莉莎伸出指头，摇着脑袋止住他。他闭住嘴。从城市里传出一阵嗡嗡的声音，懒散地荡开，消失在无限的夜空里。

他俩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吭；几乎动也不动。就这样，他俩坐了好一阵子。

朱玛再对伊莉莎瞧的时候，看到她在悄悄地哭。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她透过泪花微笑着。

他替她揩去泪水。当她处在这副情景的时候，真是很难理解。可是，她是和他在一起的。她没有推开他。

“朱玛，”她悄不声儿地唤道。

他望着她，她看出他多么想了解她的心情，他的手紧紧握着。

“怎么？”

“今儿夜里别去干活了。陪着我……”她恳求着。

“我不能不去。我是工头。”

“只是今天一夜呀，朱玛，好吧。”

“我不能不去，伊莉莎。我的白人依靠我的。”

他希望能使她体谅。

她慕地笑了，快活而迷人地笑了，点了点头。

“我真傻，”她说。“你不去是不行的。”

他听着高兴。她体谅他了。过后，他俩又静下来。

过了半晌，她偶然弄起他的手腕和胳膊来。她的手指一再动弹，他终于意识到这点。他意识到她的情。意识到她的手指的意思。不由得血液暖和起来。他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叫她痛得透不过气来。

“你一定要爱我，”她低声说道。

“咱们走吧，”他说。

“不。待在这儿。”

“可是……”

“这儿没有人来。我要你留在这儿。”

他没法抵抗她的手指、她的眼睛，以及她唇上挂着的奇异的诱人的微笑。

朱玛抱着她，爬过这最高的山的最高峰，这以前，伊莉莎还转眼望着城市，然后紧紧地合上，搂着他……

十三

“伊莉莎！伊莉莎！”他睡意蒙眬地叫着，翻了个身。

昨天晚上工作够辛苦的，他根本没睡过觉，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在睡梦中全都表现出来了。潑兰克妈妈走进房间以后，他不停地在床上哼哼唧唧地翻来复去。现在他叫起伊莉莎来了，潑兰克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才好。

“伊莉莎！”他又叫道。

潑兰克妈妈走到床边，站着瞧他。她伸出了手摸摸他，可又

馬上縮了回來。他睜開了眼睛，看到她在躊躇着。他笑了。

“喂。”

“喂，朱瑪。”

他環顧了一下房間。一切照舊。他的工作服收起來了，房間中央生着爐火，爐上煮着食物。

“伊莉莎在哪儿？”

“她走了。”

“她要去好久嗎？”

潑蘭克媽媽突然離開他，走向爐火邊。她拖着脚步，人顯得蒼老、疲倦。

朱瑪在床上坐了起來，搔着腦袋。

“她到哪儿去了，潑蘭克媽媽？”

“她走了，朱瑪，”老婦人沒有看他。

“哪儿去了？”他話里帶着一種不耐煩的口气。

潑蘭克媽媽勉強地瞅了他一眼，隨後一直盯住他瞧。

“她乘火車去長途旅行了，”潑蘭克媽媽慢聲慢語地說。“她叫我對你說，她要乘火車去作長途旅行，不再回來了。路上得化上兩天一夜的時間。”

潑蘭克媽媽躊躇了一會兒。朱瑪坐着凝視她。他張開嘴巴，又閉攏來，沒說一個字。潑蘭克媽媽接着說：

“她說她作過努力，可是她過不下去。朱瑪，孩子，她哭了好久，因為她真心愛你……朱瑪，事情可真難解釋，別人的心裏的事情總是難以明了。可是我知道伊莉莎是個好妞兒，而且我知道她只愛你一個人。她跟達迪有同樣的毛病，朱瑪，我愛達迪，所以我知道……”

“別講啦，”朱瑪低聲說道，他坐着，眼瞟向前面，可什麼也沒

看見。

房間突然變得沉靜和陌生起來。周圍也是如此，好像一個空虛而又陌生的地方。

潑蘭克媽媽一直望着他。他的眼裡沒有一絲怒意。也沒有一點表情，只是盯住一個地方瞧，可什麼也沒看見。她不知道自己預料他會怎麼樣，可是她知道自己沒有想到他呆呆地坐在那兒默不作聲地盯住一個地方瞧，可什麼也看不見。

“我很难過，”她輕聲地說。

朱瑪沒聽見她的話。她站了起來，給他盛了一盆吃的。

“她要我給你做飯，”潑蘭克媽媽說，可是朱瑪沒聽見她的話。

她給了他吃的東西。他不知味兒，也不在意，機械地吃着。潑蘭克媽媽期望他多問些問題，可是他卻在那邊只顧吃着，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凝視着，但沒看到什麼。別人可從來沒有過這副怪樣兒啊。當他們心裡不痛快的时候，總要干些什麼的。他們哭呀，喊叫呀，或是顆粒不進呀，喝酒呀，生氣呀，要不是身子直挺挺的。他們可不象平常的那副樣兒。

朱瑪意識到自己正在吃飯，便把盆子擱在一邊。

“你還沒有吃完哩，”潑蘭克媽媽說。

“請走吧，”朱瑪說。

潑蘭克媽媽正要表示反對。但她望着他，打消了原先的念頭。她慢慢兒理了一下圍巾，走了出去。

“她走了，”朱瑪說着往房間四面一望。

他要想下去，但是連想也不可能啊。什麼都不可能。伊莉莎走了，不會回到他這兒來了。他又知道這件事……伊莉莎走了……

黄昏漸漸來臨，朱瑪仍舊坐在床邊。時間對他來講好象是一個陌生人兒似的。

迈賽敲了敲門，走進室內。他惘然地打量了一下。迈賽高興地微笑着，可是眼睛裏却帶着極端痛苦的表情。

“你該穿上衣服，”她說，把衣褲找了給他。

他穿了衣服，又坐在床邊。

“今晚你去上工嗎？”迈賽問道。

“不。”

星期六他不必去上工，到星期日晚上才得去。迈賽感到不安。工作很有好處。艱苦的工作或許會醫治他心頭的創傷。

“我們得去跳舞，”她說。“我在霍普夫萊的朋友們要我去，他們還要我一定帶你去哩。我們今晚一起去，明天準時回來，不耽誤你的工作，好不好？”

朱瑪搖了搖頭。迈賽咬緊了下唇，又突然笑了起來。“莉說你要是去，她也會去的。”

朱瑪站起身來，束緊腰帶。迈賽焦急地瞧着他。

“我不想到你的朋友那兒去，”朱瑪輕輕地說着。“我哪兒也不去。迈賽，讓我一個人待着。以後，或許我會和你再去那兒的。可是，現在，讓我一個人待在這兒吧！”

迈賽猶疑了一下，走了出去。門关上之後，朱瑪聽到迈賽抽噎的哭聲。這使朱瑪生氣，但是一會兒他就忘了這件事。他走到床邊坐下。

“她走了，”他說，帶着一種奇怪的超然的心情捉摸自己心裡是什麼感覺。可是他什麼感覺也沒有。只有一種沉重的空虛。沒有痛苦。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伊莉莎走了。

迈賽走了二十分鐘，莉推開了門，沒敲門就走了進來。她在

門口站了一會兒，雙手叉腰，頭歪在一邊，嘴角露出微笑，向他望着。然後她走進房間。

“喂，朱瑪，”她扯高嗓子粗魯地喊道。“話我听到了不少，我也看到老太婆和年青的傻瓜們在哭泣，呢？”

朱瑪望着她，不吱聲。

“你講不出話來了，呢？從北方來的朱瑪，為什麼竟是这样的呢？你的女人離開了你！瞧你這副樣兒，真不害臊！”

“走開，”朱瑪說。

“好吧！我就走。可我就討厭那種穿着短褲充作男子漢大丈夫的不中用的人。”她突然改變了聲調，變得柔和和友好了，可是一絲強笑還留在臉上。“朱瑪，她走了。你也沒辦法改變這情況。她走，是因為她討厭這個地方，討厭我們，因為她要的東西我們不能給她。在這兒她得不到所要的東西。以後她也許會得到的，也許得不到。但她的情況就是這樣，朱瑪。你不明白這一點，但這就是你為什麼愛上她……我對你說過，朱瑪，你對人處世是個傻瓜，真是個大傻瓜。你以為如果你愛上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也愛你，那末一切就都沒問題了，呢？對於有些人是這樣的；可是對於另一些人來講，情況就不同了。對邁賽行得通。對伊莉莎就不成。久而久之，發生了什麼事情，你或許會了解伊莉莎的……現在……出去吧，朱瑪。出去蹣跚蹣跚。多走一些路，走得疲倦了再回來。”

她挽起朱瑪的胳膊，一拉就把朱瑪拉了起來。他們站着面面相覷。莉登起了左邊的眉毛，半片臉上的強笑也展了開來。

“如果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她說時從頭到腳把他打量了一番。“如果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散步之後就到我那兒來，或許，我會和你睡覺的。”

她望着他臉上的表情，粗魯地大笑，還拍拍大腿。她把他推出門去，看着他在街道上走去。接着她很快地走進房間，把房門帶上。她把身子重重地倚在門上嘆了口氣。淚花在她眼睛里閃耀着。她張開嘴巴吸了一大口氣。

莉慢吞吞地環顧了一下屋子。在這兒伊莉莎曾快活過一時。是的，這可以在她臉上、眼睛里和講話的聲調里看得出來，也可以在她有時候挽起朱瑪胳膊的樣子上看得出來，她曾經在這兒度過一段短促的幸福生活。

莉若有所思地笑着。笑容使她的臉色變得柔和了一些，也顯得溫柔美麗了。她的笑是一種有益的大聲的笑，溫柔卻又悲傷。兩顆大大的淚珠兒打她的眼眶里滾了出來，不知不覺地沿着面頰往下流。她朝小桌子走去。桌子上方，釘在牆上的是一張舊而褪色的伊莉莎的照片。她凝視了好一會。

“他們不了解我的心境，”莉輕聲說道。她把照片拿了下來，藏進了她上衣的折迭處，把手按在上面。她的眼睛變得慈祥，象是母親在撫愛着小孩兒一樣。

她走向門口，躊躇了一會，又看了一下房間。隨後她很快地揩干了眼淚，挺起胸，走了出去。她精神抖擻地在街道上走去。

伊莉莎走了……

十四

伊莉莎走了……

朱瑪一路走着的時候，這個思想在他的腦子里盤旋着。只有這是唯一真實的事情。只有這是唯一存在的事情。他周遭其他的一切都死去了。匆匆過往的人們他看不見；邁萊·埃普的周

末的夜晚那股熱鬧勁兒他也看不見；到处沸騰而喧囂的生活他也看不見。他的脑海里只浮現着一件事。那一桩真实存在的、令人忧心如焚的事。别的什么也沒有。

他蹣跚着，却不知往那儿去，也并不介意这一点。他所唯一希望的只是象成千成万沒有知觉的游魂那样走着，不断地走着。讓自己消失在步伐的节奏里去。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到，只是一脚跟一脚地往前挪动，只是这样。老是这样！

他蹣跚着的时候，空虛的感觉渐渐地从他的心灵里走散了。两个鐘点以后，他开始感觉到周圍的人群和其他的事物。他甚至还对这一切发生了兴趣哩。他甚至带着淡淡的好奇心注意起一些事物来。他也渐渐发觉到自身了。他第一回感到有一种痛苦咬噬着他的心，痛得要流血，痛得他的喉嚨口象有一团东西梗住似的。他揉揉眼睛，摇摇头，想使发脹的头脑鎮定下来。

他感到一陣难熬的疲倦，不想再走了。他收住了脚步，想辨清究竟到了哪里。他想，我該回去了。他朝四周看看，瞧見一块平坦的石头。这块石头他很熟悉。但是以前在哪儿見过的呢？他想起来了。昨天夜里，就是在这块石头上，他跟伊莉莎相爱着。

他蓦地轉过头来。不錯，他們昨儿晚上就是待在这儿的。閃着万盞灯火，象个玩具一样的城市就在那儿。昨晚他們从这里遙望过这座城市，当时她要他不去上工。她的神情很蹊蹺。在这里，她跟他相爱着。面对这块石头，他好象看到了她。仿佛她就在那儿，那温柔的烏溜溜的一对眸子凝視着他，当她微笑时，显出了两个逗人喜爱的酒渦。

昨儿晚上他們还耽在这里。可是現在她已經远走了。

朱瑪轉过身来，匆匆地离开这块地方。心里卜卜地乱跳，两

腿发痠，可是他走得还是很快。回忆的思潮涌进他的脑海。空虚的感觉已经过去了。他明白自己永远看不到伊莉莎了；她已经离开他了，这个事实真是辛酸而又现实。一点不含糊，一点不麻木。就在那里刺痛着他。喉咙里梗塞得快透不出气了。

一切都是耀眼的，可又是现实的。房子、人群、街道、车辆、灯光、蓝天、大地，这一切都是既现实而又刺激的。

渐渐地，他俩过去的生活都在他的脑子里重现了。一起散步，一起跳舞，一起静静地坐着，一起欢笑，一起注视着过往的人群。普通的琐事都象上了一层光晕。这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完了。

他永远不会再在醒来的时候听到鸟儿的歌唱，这歌唱会变成伊莉莎的哼歌声的；永远不会再跟她一起坐在炉边吃饭了；永远不会再有她来把他的腿当作扶手靠着了；也永远不会再有她来给他做饭或者替他钉衬衫上的钮扣了。他们永远不会再在一起了。

尖厉的疼痛逐渐减轻。

他到了迈莱·坎普。他如今感觉到四周的温暖。已经是冬末了，街道重新成了人们活动的中心。人们熙来攘往。人们嘻笑，和朋友相会，在街头跳舞。随着夏天的到来，生活重又在迈莱·坎普的街道上以它那种慢悠悠的可又是暖洋洋的方式活跃起来了。

周围的生活使朱玛更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没有了伊莉莎，迫切地需要她。

他推开人群穿过去。一个汉子抓住朱玛的胳膊，责怪他不该把他们推开。朱玛甩开那汉子，继续走路。汉子发起脾气来了，他一边咒骂，一边追上来。跟那汉子在一起的娘儿赶来拉住

了他的胳膊。

“由他去吧，”她說道。“你可以看出他有心事。”

朱瑪走進房間，站着向四周扫了一眼。房里已經開始變了。這不再是他們共歡樂、同起居的那個地方了。雖然房子中間還生着火，可是它看上去一點沒有生氣，冷冰冰的，不象個家。他耽不下去，便走了出來，把門鎖上。

他慢吞吞地朝莉那兒走去。本來他也不想到那兒去的，可實在是沒什麼地方可去。他不認識別的人。莉跟她周圍的一群人是他進城以來唯一的一批朋友。今晚他不想在街上徘徊。那一条条街道叫他想起伊莉莎。一對對男女從他面前緩緩踱過時，他簡直受不了，所以他想到的唯一去處就是莉的家。

潑蘭克媽媽在門外。她在望風。里面正在做買賣。

“你好嗎，朱瑪？”潑蘭克媽媽問道。

“好，”他沉重地說。

“進去囉。他們都在。迈賽也在，”潑蘭克媽媽說道。

他走了進去，朝四周環視一下。里面擠滿了醉醺醺的男男女女。他看到莉在對面的角落裏。她正在一伙男人中間跟他們笑着，奕着酒。

莉一看見他，就叫另一個女人來接替她，自己迎着他走過來。

“喂，朱瑪，”她說道，聲音柔和而親切。

她緊緊握住他的胳膊。這使他感到舒服了些。剛才莉到他家裏來的時候，他也覺得比別人來的時候心中好受些。

“現在好些啦，”她說道。“這件事是痛苦的，但你已經不那么死氣沉沉的。這就好了。”

他點點頭。他知道她是能諒解的，她比他所認得的任何人

更能了解別人。她對他微笑。

“也許你今兒晚上該喝些酒，”她建議道。“多喝一些，或許酒能幫你的一切都忘掉。”

“不，”他搖搖頭說道。

“約翰尼斯在裡面。去和他談。他現在還沒有醉透。”他笑了一下，看着別處。“過一會兒他就是約·普·威廉遜，那時候你就難以跟他攀談了。”

“我不想和他說什麼，”朱瑪說道。

“也好。來坐在我旁邊，看我賣酒。過一會兒咱們一起去看看我那個朋友，他會告訴我警察預備干些什麼。”

她領他走向那個角落，找了個位置給他。在她左邊稍後一些地方他坐了下來，看她把一杯杯的酒分出去，收進一先令和二先令的錢幣。

嗡嗡的人聲圍繞着他。人羣在他四周轉動。一股無窮無盡的人流。人們走過來，買上一杯，讓出位置給別人。屋裡充滿了笑聲，洋溢著高談闊論。

莉不時地轉過來對他講上幾句話，或向他一笑。有時候就盯住他瞧，然後又轉過眼去。

迈賽走出屋子見到了他。她的眼睛發出亮光，咧着嘴巴愉快地一笑。她也看出來他已經恢復了神智，於是趕過來拍拍他的肩胛。他瞧瞧她，笑了一笑。她沒說一句話，只是拍拍他的肩胛看着他，然後又進了屋子。

“她是個好人，”透過那陣子嘈雜聲音，莉對他說。

“我知道，”他沒精打采地答道。

“她愛你，”莉說道。

他默默地轉過眼睛。

約翰尼斯走出房間。他的老婆妮娜沉沉地靠着他的胳膊。他已經完全醉了。一下子把一個漢子推在旁邊。那個漢子的酒潑翻了一些，提出抗議。約翰尼斯用他那隻大手一把掐住了那個漢子的脖子，把他提了起來。那個漢子哇哇地叫，無力地踢着腳。

“我是約·普·威廉遜，”約翰尼斯吼道，“打死你這個婊子養的。”

“把他放下！”莉吼起來，摑了約翰尼斯一個耳光。

約翰尼斯臉上露出一陣莫名的痛苦。他放開手，那個漢子砰地一聲撲到地上。

“你打我，莉大姐，”約翰尼斯悲哀地叫起來了。“你打我。”他哭了起來。

約翰尼斯這一哭倒把莉弄得楞了一會兒。象他這樣又高又大、身強力壯的人居然會嚎啕大哭起來，真使她吃驚，接着她發出一陣大笑。這太有趣了。

“你打我，”約翰尼斯哀聲慟哭，泪流滿面。他的老婆妮娜也開始擤鼻子，一會兒，他倆都哭了起來。

莉控制不住，發笑得身體直抖。朱瑪熬不住也笑了。約翰尼斯放掉的那個可憐的家伙，躺在地上，沒人理會他。他在地上瞧到約翰尼斯和他老婆哭泣的情景，發起楞來。

莉身旁的一個家伙發出一陣吃吃的笑聲。約翰尼斯走進一步，對他白瞪着眼，淚水還沿着臉頰往下直淌。那個家伙的笑聲，梗在喉頭了。莉走過去站在他們兩人中間。那個家伙想找个空隙溜走。除了莉和朱瑪，其他的人一個也不敢笑。迈賽走進院子，看到這一切，笑得前俯後仰。莉看到朱瑪的笑容，她的笑聲便帶着一種新的快樂的聲調。

約翰尼斯和他老婆悲悲切切地哭着。

“怎么回事？”莉問道。

“你打了他，”妮娜說，哭得更厉害了。

“你接了我，”約翰尼斯說道。

“你摑住了那个家伙嘛，”莉說道，尽力控制住自己的笑声。

約翰尼斯朝那个家伙投上輕蔑的一眼，啐了口唾沫。

“他先动手。”

“撒謊。”

“不是他先动手的嗎？”約翰尼斯使勁地推了一下妮娜問她。

“不要推我！”妮娜叫道，抓住他的胳膊。

妮娜想咬約翰尼斯的胳膊，但給他象羽毛一样地推开了。

“你問朱瑪好了，”約翰尼斯說道。“他看見那个家伙打我的。”

莉臉上露出笑容，对朱瑪看看。

“是这样的嗎，朱瑪？”

“不是。”

“嘿，約翰尼斯，你怎么說？”

約翰尼斯低下头来。

“你这个畜生！”妮娜突然說道。“去对那家伙打个招呼。跟他說声对不起。去呀！”她卷起袖子逼着他。

“去，約翰尼斯，”莉說道。“不能讓你跟我的顧客搗乱，去跟他打个招呼。”

妮娜打到他身上。他搖晃一下，把她推得踉踉跄跄地跌出去。他害臊地俯向地上那个家伙，伸出手去。那个家伙吓得直躲閃。

“跟他握一下手，”莉催促他。“他不会揍你的。”

那个家伙迟迟疑疑地握住約翰尼斯的大手。約翰尼斯把他拉了起来。

“对不起，”約翰尼斯說道。

那个家伙点点头走开了。

“婊子养的，”約翰尼斯压低了嗓子嘀咕了一声。

“做得对，”莉說时勾住約翰尼斯的胳膊。“现在你可以买一杯喝喝。”

“也给这个婊子养的来一杯，”約翰尼斯說着，送给莉一张十先令的票子。

“找头我给你留着。你明儿还用得着。”

到处人們都在要酒喝。空气里洋溢着一股啤酒味。喝醉了的男男女女噘噘地拉着瓜儿。这就是迈莱·坎普周末晚間的气氛，也就是迈莱·坎普以及約翰內斯堡其他阴暗角落里的周末晚間的气氛。这种气氛除了在約翰內斯堡的阴暗角落里看到外，地球上其他地方是再也找不到的。

“来，朱瑪。我要到街上去会見那个給我带来消息的朋友。”

朱瑪跟莉走了出来。潑兰克媽媽还是待在外面。

“一切都沒問題，”潑兰克媽媽說道。

“我現在去打听一下警察的行劲，”莉說道。

她和朱瑪在街上走去。她偶尔朝朱瑪看上一眼，可是他完全沉浸在他的默思里。

“我也很想念她，”莉說道。

朱瑪看着她。当然罗，她也爱伊莉莎。她看着伊莉莎长大成人的，伊莉莎在她眼里就象是自己的孩子。当然，她也爱伊莉莎的呀。

“是啊。你也爱她，”他說道。

“我們大家都愛她。”

“她呢？”

“她愛你，朱瑪。我知道，我對人專可不是個傻瓜。”

“可是她離開了我。”

“她也離開了我。還有潑蘭克媽媽……她也愛我們。”

他們走到了街角，等着。

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後來看到一個黑人警察騎着車子沿街駛來。他停了車。

“喂，”莉說道。“消息怎樣？”

“我擔心，”那個人說道。“他們用特別的眼光注視着我。”

“那是你的事，”莉粗聲地說道。“我給你錢是要你告訴我他們的計劃，不是要你告訴我他們怎樣看你的。他們怎麼打算的？”

“你這個人心腸真硬，”那人說道。

“生活本身就是無情的。他們計劃些什麼？”

“今晚他們不會來了。明兒早上也不來。但明天下午跟晚上他們要一直守下去，一小時也不離開。”

“好，”莉說道，數出五張一鎊的票子。

那個人把錢放進口袋，騎車走了。

“明天一天得停止營業，”莉若有所思地說。“我看這樣最好。我們今晚就把那些听子拿出來。你看怎樣，朱瑪？”

“這些事情你都清楚，”朱瑪說道。

他們默默地走回屋子。在門口遇到迈賽。

“咱們去溜躑溜躑，朱瑪，”迈賽說。

“同她去吧，”莉推了他一下說道。

“好。”

“可不要耽擱太久，”莉說。“今晚一定得把那些听子取出来，你們还能帮上一手的。去吧。”

迈赛挽着他的胳膊，領他朝夫萊戴道普方向走去。他們一声不响地走了好一会。迈赛一直領他朝左拐去，直到他們脚下踩着一片草地。

“这是哪儿？”朱瑪問道。

“这里是有色孩子們的運動場，叫福德斯堡。在迈莱·坎普和夫萊戴道普之間。讓我們在草地上坐一会儿吧。”

她拉他坐在身旁。

在密茸茸的草地上他們躺了下来。朱瑪仰面朝天，双臂枕头；迈赛一只胳膊肘儿斜支身体，面对着朱瑪。

朱瑪仰看一弯新月。一切痛苦好象已經变得容易忍受了。好象它是生活的一部份了。他想起了家，还有家乡的人們，他知道自已永远不会再回家的了。他也不想回家。那已經不再是家了。但是現在在家乡，要是象这样躺在草地上，一定会到处是数不尽的小小的光。那是小萤火虫发出来的光，不停地一亮一暗。在那里有一种宁静，沒有城市里听到的那种低沉沉的嗡嗡声。但是家已經完了。伊莉莎出走就使它完了。他曾經梦想帶她回家去哩。

“这儿很静，”迈赛說道。“我喜欢这儿。”

朱瑪想着家乡的那些萤火虫，沒作声。

迈赛看看他，又望着别处。远处地平綫上一顆淡淡的颤动着的小火光吸引住了她。那点閃光很微弱，好象要熄灭似的。她盯着瞧。

“朱瑪。”

“喂？”

“她是个好人。”

他朝迈赛轉过眼睛，但仍然沒吱声。

“离开你她也痛苦的，朱瑪。今晚，不管她在那儿，她都感到寂寞，想着你，因为她爱你。”

“不必再談她了。”

“一定得談她。你忘不了她，既然你把她放在心里，还是談談的好。”

“我不希望你談論她！”

迈赛盯着远处那顫动的微光。

“好，我就談談我自己吧，因为我想說話。我心里太煩了，还是說說比較好。”她停了一下，啞啞嘴唇，然后用一种平平淡淡的声調繼續說下去，仿佛討論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一般。“爱一个正爱着別人的男人是痛苦的事。这也許比爱一个他也爱你但离开了你的人来得更痛苦。是不是，我不清楚。但对我來說，爱一个正爱着別人的男人是痛苦的事。你看着他，他的目光却落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你的心都痛得流血。躺下来睡觉，你是孤零零的，好象沒有人需要你，一想到‘他們在一起’，痛得你睡也睡不着。但这一切整天整夜在你心里轉。他們在一起的时候，你瞧着他們，臉上露出笑容，可是心里在流血。天天如此，每时每刻都如此。朱瑪，这就是痛苦。这是几个月来我所忍受着的痛苦……”

她狠狠地把起一把草，往外一抛。这一个动作包含着无限的痛苦。他們之間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她把眼睛从远处顫动着的火光上轉回来，看看他。她带着沉靜而沙哑的声調平平淡淡地說道：

“我早就清楚你們的爱情会結束的。这点我早就知道。伊莉

莎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向往着我们没法理解的东西。我一直等着。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但我并不愉快。也许因为我现在晓得她确实爱你，跟你爱她一样。也许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总之我现在并不愉快。以前我认为一旦她离开了你，你到我身边来，我会高兴的。可是现在我并不愉快……”

她长久地注视着他。透过黑暗，朱玛觉得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微笑。突然她支持不住了。头埋在手臂里，放声大哭起来。疯狂的、制止不住的哭泣使她的身体也颤动了。痛苦和折磨都从她嘴里哭了出来。混着哭声哼出来的一些字句，给大地和绿油油的青草蒙住了。

朱玛站起来，看着她。他无能为力，找不出话来讲，连摸她一下也办不到。只能看着她，听着她痛苦的呼声。他什么也帮不了她。

远处地平线上那点微光淡淡地闪动着。新月还是那样亮晶晶的。黑夜的宁静在城市低低的嗡嗡声中显得突出。天上的繁星各就各位。世界是正常的。

迈赛慢慢地收住了哭泣。喘气声平了下来。呼吸也平息了。终于精疲力尽地躺在地上，静静地、安稳地透着气。狂风暴雨狠狠地摇撼着她，但已经过去。风已平，浪已静，她躺在地上休息。时间和世界都恢复了过来。

迈赛静静地躺了好一会儿，闭着眼，手指头感觉到一根根的草尖。最后她坐起来，擦擦眼睛。朱玛点了支烟，一口口深吸着。

“我们得回去了，”迈赛说着站了起来。

他们慢慢地走回去，没吭一声。迈赛勾着他的胳膊，好象过去一样。

已經很晚了，街上空蕩蕩的。

到達莉那儿，最后的顧客也準備走了。莉正在院子里跟潑蘭克媽媽以及兩個來幫忙取听子的女人說話。

“這兩個孩子也是來幫我們的，”莉說着拍拍朱瑪的背。“我指出地點，你們去掘。”

莉在地面做出標記，大家等在旁邊。一共有五處。莉指給他們每人一處，同時告訴他們怎樣掘。

“潑蘭克媽媽，你到外面去望風。”

潑蘭克媽媽走出大門。

莉拿來几把小鏟子。

“趕緊點！”她喊着便開始挖掘。

朱瑪的那只听子第一個提出來了。里边有半听啤酒。第二個是莉的。迈賽喊朱瑪過去幫她把听子提出來。那兩個女的也弄出來了。三听空的，一听半滿，一听全滿。

“現在得把這些听子搬走，”莉說道。

突然院子里都是人。人們從各處出現，只有大門除外。電筒亮着。一陣騷動。一道電光直照到莉臉上，她直視着這片亮光；眼睛霎也不霎一下。

“噲，莉，”一個白人的輕輕的聲音。

“把電光移開，”莉說道。

“狐狸”关了電筒。

“我終於逮住你啦，”他說道。

莉嘴角上掛起一絲微笑，挺起胸脯。

“不錯，給你逮住了。”

“到屋子里去，莉，我要看看你和你的朋友們。”

莉帶路。“狐狸”尾隨着她。每個警察帶着一個進來。兩個

警察看着那五只听子。

“狐狸”把一张张脸看过去。他认出了朱玛。

“嗨，朱玛。”

朱玛没吭声。“狐狸”看看莉。瞧到她那种沉着的态度和她半月脸上的强笑，他眼里流出一种钦佩的神情。

“莉，我设了个陷阱，耗子就跳进去啦。这下子可跳进去啦！我有足够的罪证把你关上六个月，莉。”

“你怎样安排你的圈套的啊？”莉问道。

“狐狸”微笑了一下，一种友好的微笑。

“没人出卖你！我知道我们的计划会有人告诉你的，所以我们排了一出假戏。说什么今晚不来了，明天下午来。你的朋友就把这一切告诉你，可我们就来个变化，改在今晚赶来了。我们在屋顶上耽了两个钟头呢。”

“够聪明的，”莉说道。

“我本来就是‘狐狸’嘛！”

莉点点头。

“‘狐狸’，有一件事得说个清楚。那些人都是我叫他们去做的。我要你把他们放了。你是个堂堂男子汉，要是够朋友的话，你就放了他们。你要抓的是我。现在你抓到了。把那些人放掉吧。”

“消息谁带给你的？”“狐狸”问道。

莉摇摇头。“狐狸”笑了一下。莉看到他眼睛里的钦佩的神色。他点点头。

“他们能不能走？”

“可以，莉，他们能走。”

“谢谢你。你是个好人的。”

“你也是个好女人，莉。准备好了嗎？”

“再給我一点時間。”

“不要太久。已經很晚了，我老婆还在等我呢。”

莉点点头。她轉向朱瑪。

“叫潑兰克媽媽來。”

朱瑪走出去，一会儿帶着潑兰克媽媽進來。老媽媽對這里面的一切情況迅速地掃了一眼，然後看着莉。莉微微一笑，老媽媽的眼里露出默契的神色。對這一切她們兩人是充分明白的。別人可吓得住了。莉輕輕地把手攔到老媽媽的肩上。

“潑兰克媽媽，我得去六個月左右。把一切都賣掉，錢收起來。跟以前的錢放在一起。等我回來的時候，我們不是要找一個新家嗎？聽好，不要把錢化在律師身上。好嗎？”

潑兰克媽媽点点头，走進莉的房間。

莉看看迈賽，慈祥的光輝流露在她的眼睛里。莉是這間屋里最倔強、最沉着的人。堅定，有力，毫不动摇。

“再見，迈賽——做個好閨女。照顧潑兰克媽媽，她老了，老人需要照顧。”

迈賽的下巴顫抖着。兩行熱淚滾出了她的眼眶；可是她還是笑着。有力地点点头。

“好，打北方來的朱瑪，”莉說道，她的聲音輕鬆而且帶些开玩笑的味儿。“嗯，禍不单行呀，是嗎？”

“我跟你一起去，”朱瑪說道。

莉搖搖頭。“不，朱瑪。讓我一個人去。我要一個人去。真叫人喪氣，事情在一塊兒發生了。先是达迪，后是伊莉莎，現在又是這末一樁麻煩事。生活總是這樣的。我擔心的是你，你象是我的大兒子，媽媽的心總是疼着兒子的，呢？”

她伸出手来，这是一只强壮而能干的大手。朱瑪握住了它。他感到她紧握的力量。

潑兰克媽媽从莉房里出来，帶着一条披巾。她把它披在莉的肩上。

莉轉过身来对着警察，左眉毛往上一抬，嘴唇上飄出一絲強笑。

“准备好啦，‘狐狸’。”

“狐狸”往旁边站开一步。莉从他身边走过去。

“对不起，”“狐狸”悄不声儿地說。

“你是个笨蛋，”莉說，輕蔑地笑起来。

她仰起了头。肩膀寬寬的，輕松而自信地走着。莉，坚强的莉。

大家都注視着他們，直到警察們轉过街角，看不見为止。

他們走后很久，朱瑪依然看到莉嘴角上挂着的強笑，依然听到她那不屈服的笑声，这是他听见她的最后的声音了。伊莉莎走了……現在莉也不在了。

十五

白天追随着黑夜，黑夜追随着白天。每天都这样重复。時間已經失去了它的意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这不真实的上面是天、地和人。人們吃飯、干活、睡覺、喝酒。人們都是这样的。他們爭吵、打架；他們欢笑、相爱。似乎这个世界并不注意人們。人們也不注意这个世界。据說这个大地圓得象个皮球，不停地在它的軌道上旋轉。伊莉莎走了，它照常旋轉。达迪死了，它也照常旋轉。莉入獄了，它还是照常旋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誰关心人們？

朱瑪停下来点了一支香烟，丢掉了火柴梗，抬头望着月亮。月亮又圓又大，很快地向西沉落。早晨已經不遠了。

他剛离开矿場不久。他想考虑考虑工作，可是心思老轉回到莉的身上。她受审时他也在法庭里。那时莉站在犯人站的小被告席上，对他微笑，眼色沉着而又亲切。后来那个白人宣布判她九个月徒刑。他們还把她的相片登在白人的报纸上。就在法庭外面有一个青年人对大家說，白种人卖啤酒和其他酒类却不坐牢。他又說，禁止“斯柯琴皇后”的唯一方法是給黑人开几家酒巴間。

为什么莉卖啤酒是不合法的而白种人卖啤酒就是合法的呢？

自从那个星期六晚上莉給警察挟着带走以后，朱瑪就失去了一切感觉，留下的只不过是疲乏。疲乏，再加上許多問題，这些問題使他大伤脑筋，因为他找不到答案。睡眠也是困难的，因为身体虽疲乏但脑子还是不肯靜下来。真的朱瑪好象已經不复存在，而留下的只是一副軀壳了，虽然还有一种感觉，但这不象是他自己的，既不痛也不伤心。他已經不再覺到什么痛苦了。喉嚨也不发梗。心跳得也并不剧烈。他能够随意地笑。进城后学来的日常的事他也能够做。一切似乎都象往常一样。但是好象是换了一个人来看这些，做这些，想这些似的。有些东西已經失去了。有些一直在他心头的东西現在已不复存在了。

潑兰克媽媽和迈賽曾到他房里来料理了一下房間。她們想提起他的兴致来。可是他并不需要这一套。他不是不高兴，实在是跟潑兰克媽媽或者迈賽难以交談，但是她們不了解，当他是

不高兴哩。

他曾希望她們不要到他家里來，但是又很難講出口，只好隨她們的意，因此她們到他家里來了。她們想講些什麼，可是又找不到什麼話題兒。因而過了些時候她們也不再來了。最後一次迈賽到他房裡來曾站在門口說：“需要我的時候，就到我干活的地方去。潑蘭克媽媽也在那里。我們看到你一定會很高興的。”於是她走了。那是許多日子以前的事……

朱瑪抽着烟卷，注視着月亮向西沉去。他踢開了一小塊泥土，坐了下來。

失去了莉，一切事情變得簡直不可思議。白天過了是黑夜，黑夜過了又是白天。一切都是可怕的單調而又令人厭煩。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個陌生人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他想起了那晚到莉從前的房子那兒去的情景。他離開了自己的房間，走得很慢。因為他已經是迈萊·坎普的公民了，所以大家都跟他點頭打招呼，人們也在眼色里承認了這一點。他也知道，他們曉得伊莉莎的事兒，因為夫萊戴道普和迈萊·坎普的居民用一種沒有人知道的方式去打聽出別人的事。有時候，他打他們身旁經過，一個人對另一個說：

“那人就是在礦場里工作的朱瑪。他的妻子離開了他。他愛那個堅強的莉就象孩子愛母親一樣，而莉在坐牢。這些都是同時發生的。”

那天夜里，他慢慢地走在街上走的時候，就碰到過這樣的情況。他向左轉了個彎，又向右轉了個彎，又再向左拐過去。他的周圍都是人。

他漫步向着莉住過的一條街走去。街還是老樣子。屋子也是老樣子。一切都沒變化。他看到了屋子，就是那個屋子。他似乎看到潑蘭克媽媽正站在大門口，莉在走廊上探出了頭，达迪在

街上喝得酩酊大醉。他又似乎看到伊莉莎站在莉的身边微笑，露出了两个酒窝，美丽而又洁白的牙齿在闪闪发光。又似乎听到迈赛的无忧无虑的笑声，又看到又瘦又小的妮娜想要管住又高又大的约翰尼斯。一下子这些幻想都消失了。一个妇人走了出来站在走廊上。她既矮又胖，简直象个圆桶似的。不象莉那样的高大、强壮而又结实。一个稍微有点跛的男人走出来和她站在一起。他很快地回转身，离开了那里。眼看本来是莉的屋子，现在成了陌生人的屋子，可叫人痛苦。陌生人在里面住，在里面笑，在里面睡觉，在里面谈话。这所屋子对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哩，这更使他难受。它是他进城后第一次睡觉的屋子。是他第一次结交朋友的屋子。是他遇到伊莉莎的屋子。是伊莉莎出生的屋子。是达迪、泼兰克妈妈和莉一起居住的屋子。这曾经是莉的屋子。

朱玛凄惨地笑笑，从地上抓起一把细沙。大大的月亮正在迅速地向着地平线沉去，星光也逐渐地暗下去。白天正急急地赶来。

他听到一阵钉靴在石子路上发出的嘎扎嘎扎的响声，便抬头看看。一个男人正向他走来。这是个高大的人，但太远了，不能看清是谁。朱玛注视着，等待着。当这人走近时，他看清他是“红头发”。

“噢，你在这里，苏玛！”派迪大声说。

朱玛答了一声，等待着。派迪走过来砰地坐在他旁边的地上。他掏出了一盒烟卷，拿了一支，又把烟盒递给朱玛，点了烟卷。朱玛看着这个白人，等他讲话。可是派迪仍旧保持沉默，抬起头望望天上的月亮。

“怎么样？”朱玛终于问了一句。

“很难說，”派迪說。“一个人在身体上有病的时候說‘这人这里那里有毛病’，于是你去看医生，而医生給了你药，并說‘这个一天服几次，以后你就会复元了’，是嗎？”

“嗯？”

“对。确实如此。但現在的情况是这样，也許你說得出这个道理。一个人心灵上得了病，他該怎么办呢？他不可能去找个大夫給他瞧瞧。”

“他得忍受着，”朱瑪望着月亮說。

“这可不是你祖先教給你的聪明方法。”

“那是白人沒来以前的事。”

“那么現在白人来了以后呢？”

“就没什么办法了。”

“甚至连斗争也不行？”

“赤手空拳的，叫你怎么能和枪炮斗争呢？”

“你搞錯了，苏瑪，不是这一种斗争。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什么形式？”

“你得找到这个形式，苏瑪。从你的感情，从你的痛苦中你会找到它的。有些人已經找到了。你也能的。但首先你得去想，不要怕思索。碰到問題，那就往四处去寻找，总会給你找到能答复这些問題的人的。但首先你得明了你是向什么作斗争，为什么要斗争，你的最終目的是什么。”

“你是个白人，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說話？”

“那是，苏瑪，首先我和你同样是一个人，然后我再是一个白人。我看出了你心头上的毛病。我天天和你在一块工作，我看出你的病症，我了解你。”

朱瑪向派迪轉过头来，盯住他瞧。

“你說你了解，白人。”

派迪点点头。

“你說我得把我的心里話講出來？”

派迪又点了点头。

朱瑪瞧向別處，沉默了下來。派迪等他開口。月亮西沉了。星星幾乎看不見了。那黑人和白人好象是這世界上仅有的兩個人。在他們四周，再沒有別的生命跡象了。遠處，他們看得見礦滓堆沖着天空高高聳起；對面，他們看得見約翰內斯堡的高大的建築物。清涼的早晨空氣中肅靜無聲，似乎大地屏住了氣。

“你說你了解，”朱瑪說，“但你怎么可能呢？你是個白人。你不用帶通行証。你不懂得在大街上被警察攔住是種什麼味兒。你愛上哪兒去就可以上哪兒去。他們說‘滾出去！這兒只准白人進來。’這種滋味你就不可能懂的。你的女人可曾為了要那白人享受的一切瘋狂得離開你呢？你認識莉嗎？你有沒有愛過她？眼瞧着她要坐九個月的牢，這是種什麼樣的味兒你可知道？你認得莉的房子嗎？莉可曾在深夜里讓你留宿？”朱瑪的聲音高起來了。“莉有沒有跟你談過話，半升臉對你發笑過？你說你了解。你可象我一樣感覺到這些事情呢？你怎么能了解，白人！你用頭腦來了解。我帶着痛苦去了解。用我心中深處的痛苦，這才是真正的了解。這是種內心的了解，這是種痛苦的了解。而不是僅僅用腦袋和嘴巴。這一些我都感覺到！你奚我成為你的朋友。在你們的人還這樣待我和我的同胞的時候，我怎么能做你的朋友呢？”

朱瑪站了起來。

“你說的都是實在的話，蘇瑪，我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所以我感覺不到，但是，告訴我，假使一個黑人沒經歷過這一切，你說他

能不能感觉到这一切呢？約翰尼斯对莉和伊莉莎的感情是不是跟你一样呢？他不爱伊莉莎。或许因为你是他的朋友而他同情你。但他能有象你一样对伊莉莎的感情吗？告诉我。”

“約翰尼斯象我一样是个黑人，他知道伊莉莎离开了我是因为白人的缘故；他也知道也是这个缘故，莉才进了牢。他没喝醉的时候他的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了解这些事情。”

“我的心总是感到极大的痛苦。”

“你是个白人。”

“首先我是个人。我要你首先想到是个人，然后再是个黑人。”

“我是个黑人。我的同胞也是黑的。我爱他们。”

“这很好。爱他的同胞，并不因为他自己是什么人种而感到羞耻，这很对。但是，只是从黑人或者白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就不对了。在这个国家里白人只想白人的事，所以他们要伤害你的同胞。”

“所以我就得象一个黑人那样去想。”

“不。你得首先作为一个人那样去想。你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黑人。假使这样的话，你就能象黑人一样地了解这一切，同样你也能象白人一样地了解这一切。这是条正确的道路，苏瑪。你懂得了这一点，你就成为一个内心自由的人。只有内心自由的人才能帮助他周围的人也得到自由。”

朱瑪摇摇头，向东面望去，朝阳的第一道曙光照耀在天空。蔚蓝的天空衬托着明亮的光华。他把真相告诉了白人。他认为白人会发怒的。他甚至还想到那个白人也许会叫他辞职的。但是那白人并没有发怒，他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他是个好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朱瑪望着派迪。

“你心地善良，‘紅头发’，这是好的。世界上冷酷无情的人真多。有人同情我們真是大好了。但是我需要的并不是同情。”

“我給你的并不是同情，”派迪說，声音里带有怒意。“我以为你了解这些事。或許我猜錯了。或許我早該去睡覺了。或許你只是个害怕思索的傻瓜！”

派迪跳起身来，走了。

朱瑪蹣跚着他走去。微笑的影子掠过他的嘴边。

“愿你睡得好，‘紅头发’！”他大声喊道，带有友好的口气。他一直看着派迪走上了小山，到看不見为止。于是他轉过身，朝迈萊·坎普的方向走去。

“紅头发”的发怒使他想起了莉。她曾以这样的怒色和他談过話，一个白人也会这样，真有些奇怪。他回想派迪的話，反复地咀嚼，推敲。首先想到是一个人，象一个人那样地去思考，然后再考虑到是个黑人。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說人們不再是有色的了。但是人們并不是无色的。世界上有白人、黑人和棕色人。所有的人都有顏色。一个人怎么能想到不分肤色呢？但这是个美好的想法。是的，十分美好。沒有白人也沒有黑人。只有人民。噯，要真是这样，他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沒有人再会拦住他要通行証了。伊莉莎也会仍旧和他在一起了。要真是这样，他就能拿到和“紅头发”一样多的錢。他也可以和白人一样乘公共汽車了。的确，这多么美好啊！要真是这样，他会意識到是一个人……象一个人……这就是“紅头发”所說的！象一个人！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就是一个人。那么，莉就不会坐牢了！要真是这样，那他現在一定是在去莉家的路上了——不，她們一定睡了。不，不到莉那儿去。到他自己的房子里去，睡到伊莉莎从学校里回来，在房中生个火爐，燒起油炸肉……过后他們

到莉家里去……要真是这样，伊莉莎将和他在一起，她会过得很快活，不会有那些疯狂的念头了……要真是这样的话……

他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脑袋在嗡嗡地叫。一幅幅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掠过。他感到轻松、自由和愉快。人就是人。没什么白人和黑人。就是人。普通的人。不仅能了解黑人，也能了解白人。不仅能同情黑人，也能同情白人。他内心中对白人的私怨消失了。没什么白人。只有人民。

他一面走一面想。他能够看到他自己、伊莉莎、派迪和派迪的女人都在约翰内斯堡中心的一个小茶馆里，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喝茶、谈笑。他们周围的一切人都高高兴兴的，没有肤色的区别。在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在农庄里是这样。人们并肩地干活。大地是欢乐、富饶和丰收的。每个人都有粮食，每个人都有工作。人们工作的时候歌声洋溢，欢乐无穷。在城市里也是这样。人们工作。人们吃喝。人们兴高采烈。呵，笑啊笑的！笑声象是洗刷大地的巨浪。人们在阳光下工作，所有的眼睛都发着欢笑的亮光，太阳里有了新的光辉……

朱玛走进了房间，不在意地脱下了衣服……在这一切之上的就是人，独特的、坚强的、自由的、快乐的、没有肤色区别的人。活着的人。挺起胸膛的自豪的人。伟大而尊严的人。

国家是美好的国家。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友爱。堆满了粮食。充满了快乐。这美好的世界……

朱玛进入了欢乐的梦境。

……要真是这样的话……

十六

I

朱瑪一覺醒來，黑夜已經籠罩着約翰內斯堡。他的房間里一片漆黑。他翻身仰臥着，伸手拿火柴去點蠟燭。又改變了主意把手縮回來。他靜靜地躺在黑暗里，覺得腹中空空，心臟跳動得不大安穩，他的心跳似乎又响又刺耳。他想起了和“紅頭髮”談的一番話，也記起上床入睡時的一陣美夢。人不分膚色，到處都是歡笑聲。這一切是多麼美好，可是這是否可能呢？不，不可能。這怎麼能夠實現呢？可是這一點沒有答案。白人不會允許這樣。所以沒有答案。

反應又起來了。他感到孤獨、痛苦和不幸。世界是一片黑暗。從來沒有這樣黑暗。以前他感到不愉快和孤獨，可是不是這樣的。過去他的愁苦只是一種感覺。打從這時起他已經看到了那個美夢。不分膚色的人。如今他有東西來作比較，這使得他的痛苦和不愉快更加強烈。心情沉重得使他無法忍受。痛苦壓在他的心頭，從他的胸中升起了火熱的痛苦和仇恨，使他的眼睛發燒。是的！他恨所有的白人，他也恨“紅頭髮”，假使“紅頭髮”沒有對他說這一番話，情形就不致於象現在這樣了。但是憎恨不能減輕他頭腦里那種緊張的感覺。這使他感到更加難受。他需要一樣東西來消除這種緊張的感覺。假使有“紅頭髮”和他談話以前的那種感覺，就是空空的沒有什麼感情，那會比他現在的感受好得多。呵，他多麼恨“紅頭髮”！

腹中的飢餓壓倒了一切思緒。他擦了一根火柴點蠟燭，起來

披上了衣服。屋里有面包，可是不新鮮；有玉米糊和生肉可是他
不愿去燒。

他洗好臉跑了出去。另一條街上有食堂。他準備到那兒
去。有時他們把蒼蠅和肉一塊燒，可是還沒有人吃死過；再說
那總是熱的，那里還會有一些人。他順着街道走去。

周圍人們在走動，潮水般洶湧而來的人群。一直是這樣的。
有人象伊莉莎那樣，走掉了；有人象達迪那樣，死去了；也有人象
莉那樣，一個人坐了牢；儘管這樣，街上還是熙熙攘攘的。仍舊
是不知姓名的人群，走着，生活着，笑着，斗争着。有人死了，有
人走了，有人坐牢了，也許一個，也許有上百個。可是他們是個
別的人，不是整個人群。也許整個人群從來沒有死過。也許人
群從遠古以來一直是這樣的。也許人群永遠不會死的。也許世
界上到處都有這樣的人群，天邊海外也都有。人群不斷不斷地
走呀走的。到處都一樣。白人呢？他干嗎要想到白人呢？不過
也許他們也沒什麼兩樣。是的，也許是這樣。

朱瑪到了食堂。里面挤得满满的。他張望一下，看到远处
的角落呈有一个地方，他想可以挤得进去。他走过去。他的鞋
子在地面的木屑上嘎嘎作响。这地方有一股熏人的臭肉味道。
喧嘩的人声和肥肉上叮着的蒼蠅的更响的嗡嗡声混成一片。

朱瑪挤进去坐下来，叫人來飯。一个穿得破烂的腌臢的老
头儿在脏桌子上放下一盆油膩膩的肉和一大块面包。老头儿伸
出一只滿是油膩的手。朱瑪付了一个先令。

他一面吃，一面把这个地方和白人去吃飯的地方作个对比。
白人用不着挤进这个地方来，彼此坐得动弹不得。他們有較大的
一个个房間。不只是这么一个小房間。他們在城里差不多每条
街上都有象样的館子。

他又想到了那个没有肤色区分的美好世界。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末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美好的干净的地方用餐了。那就沒有蒼蠅老是在你身边胡纏了。

朱瑪忽然感到很孤独。他想把这事对誰談談，对了解他的人談談。也許这里有这样的人吧。他瞧了一下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还不错，只是他嘴里塞得鼓鼓的，在赶蒼蠅时，眼睛里带着怒色。

“白人的館子可漂亮呢，”朱瑪說。

他的声音給可怕的嗡嗡声淹沒了。

“什么？”那人轉过头来問朱瑪。

“好館子！”朱瑪說。

“蒼蠅太多啦！”那汉子嚷道。

朱瑪叹了口气。他要找个人在安静的地方談談。和能了解他的话的人談談。他站起身来。

“走了？”那个人問道。

朱瑪点了点头，往外走。

在店外，他站着望了一会儿人群。跟誰談談的愿望还是很强烈。如果能跟誰談談他脑子里琢磨着的事，会使他好受些的。也許說出来給人家听会有好处的。

迈賽就是他想交談的对象。他和迈賽在一起不就感到很安宁嗎？是啊，他要去跟她談談。他不知道扞上次見面以后，她怎么样了。也許她交了新的男朋友。想到这点使他很煩惱。他不希望她有新的男朋友。昨天他还无所谓。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她要是有了新的男朋友可不好。他不知为了什么，就是觉得不好。假使真的这样，他会感到很不高興。

他朝迈賽工作的地方走去。快到达时，那种她有了新的男

朋友的感觉增强了，也越觉得这是不好的。他走路的当儿，脚步声象是在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好的。”一次又一次，直到他脑海里充满了这种想法。那种希望不是如此的焦急心情也增加了。

现在他就要到那儿了。能看到迈赛和泼兰克妈妈有多好。迈赛看到他会高兴吗？真的高兴吗？他的衣服不怎么干净。也许她不要见他。也许她不在那儿。

他用手指弹去外衣领上的灰尘。将衬衫较整齐地塞进皮带，又看了一下皮鞋，可有些失望。

当他跑到迈赛工作地点的门口时，紧张得直打哆嗦。他看了看门，舔了舔嘴唇。他不能露出自己的不安。他必须镇静。这样才象个男子汉。而且必须告诉迈赛他不过顺便进来和她谈一件很使他烦恼的事。可是他怎么对她说做一个不分肤色的人呢？他想了—下，可是脑子失灵了。本来会脱口而出的话儿都溜跑了。

他转过身来，匆匆向迈菜·坎普走回去。他不能和迈赛谈话，也许迈赛不要听他的话，也许她不会了解他。

还是不去的好。他还是回到屋里，换上了工作服，躺在床上独个儿思索，到时候上工去……

II

朱瑞到了矿场，到处是一片混乱。到处有无穷无尽的灯亮着，一片混乱的人声迎接他。汽笛在响，一小群一小群的人来去走动。他推挤着穿过人群，看到有些人是约翰尼斯一队的。他看到“红头发”在前面。一定是出了事故啦。

他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个人，摇摇他。

“什么事？”

“出了事故，”那个汉子说。

“约翰尼斯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他在下面，”另一个人说。

朱玛从人群里挤去，走到派迪身旁站住。

“约翰尼斯和克利斯在下面。我正要去。”

“我和你一块儿去，”朱玛说。

“很危险，”另一个白人说。

“等工程师来下去吧，”经理说。

“下面有两个人，”派迪说着向小升降机走去。朱玛跟着他。

他们进去了，升降机急躁地往下沉。

救护车来了。人们抬着担架站在一边。两个医生等着。等待着的人群陷入一片静默。矿场经理不断看着手表。一分钟，一分钟过得很慢。

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

然后他们听到升降机上来了。朱玛抱着约翰尼斯走出来，派迪抱着克利斯紧跟着，这时出现死一样的寂静。

医生们看了一下克利斯和约翰尼斯。两个人都已死了。

“他们用身体来支撑着，这样我们才跑了出来！”一个矿工叫道，并且啜泣起来。

没有人理他。

两具尸体抬到救护车里。车子开走了。

紧张气氛松了下来。两个工程师下去检查毁坏的地方。沉默笼罩着等待的人群。时间又是过得很慢。派迪给朱玛一支烟。

工程師都上來了。

“怎麼樣？”經理問道。

“只是較小的倒塌，”一個工程師說。“現在好了。橫梁給水浸透了，有一處爛了，所以倒塌了。沒有什麼嚴重問題。假使那些傢伙頭腦清醒，停在原地，沒有混亂，不用自己的身體來支住那個地方，那就什麼事也不會出。反正現在可以安全地工作了，只要收拾一下，支起新的橫梁。這可以叫下一班去干。

經理看了一下另一位工程師，他也點頭同意。

“他們因為發了慌才失去性命的，”那工程師說。

派迪一把抓住那個人，一拳把他打倒。

“他們保護了自己的人，”他說。“我們早就警告過你們要注意這種事故。”

人們站到派迪和倒在地上的工程師之間。

“好了！好了！”經理叫道。“礦里沒問題了。做夜班的準備下去吧！”

“不！”朱瑪叫了出來。“不！”

“準備好！”經理扯着嗓子叫道。

“讓他們先把地方修理好！”朱瑪嚷道。“我們早就警告過他們。他們說沒有問題。現在兩個人死了！兩個好人！讓他們修好以後我們再下去！”

經理看了一下朱瑪，再望了一下其他的礦工。

“準備好！”他再一次叫道。

“不！”一個人叫道。“先修理好！”

朱瑪猛然感到舒暢、有力和自由。象一個人。

“我們是人！”他叫道。“不管我們皮膚黑不黑，我們是人！我們不是來送命的畜生！我們是人！”

“这简直是罢工！”經理叫了起来。他指着朱瑪喊着：“要把你关起来！我叫了警察！他們就要来了！”

“朱瑪，只要你說不，我們就都不下去！”一个人叫着說。

朱瑪一生中从来没有象这样感到强壮有力。有力得象不分肤色的人一样。現在，他突然明白这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不分肤色。

“把那个地方修起来我們才下去！”他喊着。“好好修理一番。約翰尼斯是我的朋友！他是我們大家的朋友！他現在死了！把那地方修起来！”

“不罢工的站到这边来！”經理叫着站到左边去。所有的矿警和白人都向左边走去。

只有派迪停在原来的地方。朱瑪和矿工們都在右边，經理、矿警和其他的白人站在左边。派迪站在中間。

“奧西！”經理叫了。

派迪似乎沒听见他。

“来吧，派迪！”一个白人叫道。“有时和他們說說笑笑是可以的，不过我們要讓这些卡弗人知道知道他們的地位。来吧！”

这就是我會和娣爭論的問題，派迪想。我說逆的一切信念現在正是受考驗的時候。苏瑪出来領導了，我必得跟随他。娣錯看了他。他是一个人。

远处傳來警备車的警笛声。警察即将到来。

派迪跑到朱瑪那里，握住他的手。

“我先要做一个人，苏瑪，”他說。然后他轉身对着其他的矿工叫道：“苏瑪是对的！他們給你們的工資太少了！他們也不管你們是否冒着生命危險在干活！为什么这样？黑人的血不是和白人的一样紅嗎？黑人不也是一样有感觉嗎？黑人不也是爱惜

生命的嗎？我站在你們這邊！叫他們先把那地方修好！”

朱瑪露出微笑。他這可明白啦。他懂得了不少事情。人可以先是一個人，然後才談到黑人或者白人……

兩輛警各車飛快地開進了礦場，警察蜂擁而來。

“他們在那兒！那兩個是頭兒！”經理嚷道，

當警察衝向人群，拿警棍左敲右打的時候，不少礦警也參加進來了。

朱瑪睜見一個警察衝派迪脖子後面打了一下，另一個警察抓住他的胳膊往後扭。這時一個警察突然朝他衝來，他不能再看派迪了。什麼東西擊傷了他的左肩，弄得他左臂痛得支使不靈。他閃開衝他腦袋上打來的一下，抓住警察的胳膊。手腕一絞，便把警察的警棒扭歪過來。警察跌了下來。他覺得腦殼上給打了一棒，一股暖暖的血滴到他的襯衫上。

他的腦筋猛地清醒了。他該離開這兒。他襲擊了面前一個戴鋼盔的家伙，便向前走去。現在他走到毆鬥的人堆的外面了。他可以一沖就跑掉了。這時他聽到派迪的聲音：

“別跑開，蘇瑪！”

可是他身後响着腳步聲，逃脫的願望又是挺強烈的，因此他跑了。卜通卜通的腳步聲近了，他奔得更快。過了一會兒，沒人跟着他了。他還是跑。五臟六腑好象要炸，腦袋脹得發痛。他還能夠聽到派迪的嚷嚷聲：

“別跑開，蘇瑪！”

他周遭的大街小巷空無一人。在偌大的世界上，他是孤單單的一個。他跑過一條條空空的街道。跑過迈莱·坎普，跑過公園車站。好象惡魔在追趕他似的。疲倦的泪水使他的眼睛發癢。他兩腿還是停不下來。如今邁賽那兒不遠了。他放緩了

步子。到了迈赛的門口他才迈开步子走，但是走得挺快，又急又慌。不消多少时间他就穿过了那条小过道。

他敲敲她家的門儿。不多一会他就瞧到了灯光，接着迈赛开了門。她一看見他的臉，眼睛里的睡意就完全消失了。

“朱瑪！”

“啊哈，迈赛。”

她把他拉进房間，关上了門。

泼兰克媽媽睡在屋角边的地板上，这时坐了起来。朱瑪注意到她看来比先前老了好多。

迈赛不声不响地打了水来給他洗头。泼兰克媽媽在迈赛的小火油爐上燒茶。他喝了茶以后，給他們講了事情的經過。

“你打算怎么办？”他講完时，迈赛問。

“‘紅头发’关到牢里了。我也得去。我不去就不对。那末一来我就不象个男子汉了。”

“你瘋啦，朱瑪，”泼兰克媽媽說。“到旁的城市去避过风头。他們不会逮住你的。”

“不成，泼兰克媽媽。我得去。假使我不去，我可不愿抱恨活着的。我一定要去。‘紅头发’在那儿。他并不是黑人，却为了咱們黑人去坐牢。我怎么能不去？而且我还有不少話儿要說。我要告訴他們我是怎样想的，咱們黑人是怎么想的。”

“他們明白我們怎样想。他們不会做出什么事来的，”老媽媽說。

“不过他們不曾听过我們說出自己的想法。一个黑人竟对白人說出我們的想法，这是一桩好事。而且一个黑人也應該对他的同胞說出他們是怎么想的，他們需要什么。这些事情我必須做到，这样我才会覺得自己象一个人。你懂嗎？”他瞅着迈赛。

她輕輕地拍着他的手，點了點頭。

“我懂，朱瑪。”

他握起她的手，盯着她的眼睛瞧。

“你一直對我很好，迈賽。現在我明白，我愛你，我需要你。也許你會等我。等我回來，咱們成個家，呢？”

“那末伊莉莎呢？”

“她呀，她是個可憐的不幸的人兒，然而那件事已經完了。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

迈賽透過淚花微笑着。

“我會等着你的，朱瑪。不管時間長短，我總等着你。我一直等到你回來。那時候，咱們成個家，過着歡笑無窮、幸福無邊的日子。別擔心我會看中別人。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我會每天每夜等待着您。”

“我一定回來的，因為你是個好伴侶。”

迈賽挽着朱瑪的胳膊，他們這樣地坐了一會兒。潑蘭克媽媽給自己又倒了杯茶，又鑽進了她的毯子。這時朱瑪站了起來。

“我現在該走了。”

“我要陪你一起走到警察局，”迈賽說。

“不用，”他說。

“我要去，”她說。

“讓她去吧，”潑蘭克媽媽說。

“好吧。”

“對他們講話的時候，朱瑪，”老媽媽說，“講得出色點，那末达迪將為你感到驕傲。”

“不錯，對他們講！”迈賽說。“我一定去聽。”

他們出了門，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走去……

迈莱·坎普的灯火一盞盞地熄灭了。夫莱戴道普的灯光、約翰內斯堡的其他黑暗地方的灯光、南非洲的灯光一盞盞地熄灭了。

一条条街道都空无一人。东倒西歪的疲憊的房屋都靜寂无声。只有影子在到处移动。只有恬靜的夜的哼哼声漂浮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在夫莱戴道普的上空，在迈莱·坎普的上空。

譯 后 記

彼得·阿伯拉罕是南非联邦的一位进步作家。他在1919年生于約翰內斯堡的破陋不堪的黑人住区夫萊戴道普，本書的故事背景就是这儿。九岁时，他就做送貨工人，以后又做过旅館里的看門人，罐頭厂里的小工。十一岁上进了学校。十六岁开始跑遍了南非，做着各种找得到的工作。1939年，他在輪船上做火夫，借此漫游海外；后来长期待在法国和英国。

他很早开始写作，二十岁以前就写了三百个短篇。这些短篇他在旅途中失去很多，剩下来的收在1941年他在英国出版的第一本書黑暗的聖經(Dark Testament)中。接着是四部长篇：城市的歌(Song of the City)，怒吼(Path of Thunder)，蛮荒的征服(Wild Conquest)，以及本書矿工(Mine Boy)。此外还写了一些詩歌。1952年出版一部报告文学回到家乡(Return to Goli)。最近的作品是烏多摩的花冠(The Wreath of Udomo, 1956)。

帝国主义的魔手伸入南非洲已有二、三百年了。那一小撮“上帝的选民”长期以来搜刮着南非洲的财富，土著黑人和混血的有色人正是他們奴役和剝削的对象。少数外来的“文明人”进行着野蛮的統治，作威作福，儼然成了支配一切的主人；原来的千百万主人受着經濟上、政治上和种族上的重重压迫，輾轉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在自己的乡土上倒是无处存身，无地立足：这

正是許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殘酷現狀。彼得·阿伯拉罕的許多作品就十分有方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出身于无产階級，又是有色人，他本身的經歷就反照出帝国主义的白人的一段侵略史。他用筆刻畫了那種種現實，為千千万萬同樣命運的人發出反抗的怒吼。在怒吼這本小說里，他通過一個有色青年和白種姑娘戀愛的悲劇故事，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利用種族歧視來分化和統治殖民地人民的殘酷面貌和血腥手段。自由的故事這本自傳性的小說也同樣深刻地描繪和憤怒地控訴了帝国主义者的種種罪行。在這本矿工里，作者再一次写出了无產的黑人和有色人，同白種殖民者之間的尖銳矛盾，写出了當地人民悲慘的境遇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写出了要求消滅種族歧視和得到自由和解放的呼聲和鬥爭。

在矿工的一開頭，我們面前就站着一個一貧如洗的黑人朱瑪。他手上只有一个小包裹，腳上的鞋子壞到非要用鐵絲縛住不可。他被剝削得只剩下這麼點了，他不得不打鄉下到城裡來出賣他仅有的可以出賣的勞動力，受白種資本家的進一步剝削。這不是絕大多數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活生生的寫照嗎？朱瑪算是幸運的，在金礦場里找到了工作，並且被白人看上了，當了工頭。但是他上工的第一天就受到白人的欺凌，流了血。在物質待遇方面，他仍然過着一貧如洗的生活，得到工作和沒有工作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過是能或不能苟延殘喘繼續受剝削的不同而已。一般黑種工人除了等而下之的待遇以外，還得住在監獄一樣的“營地”里，連行動的自由也沒有了。朱瑪周圍的同胞也都過着衣食不周的日子，擠在狹小腌臢的特定住區。

他們在經濟地位上是如此情況。再看看他們在政治生活上怎樣。朱瑪是“自由”的，工作完畢後他是自己的主人。可是，在

街上逛逛，碰到任何一个白人都得讓路；他不能走进白人的餐館，乘白人乘的公共汽車；警察來了，得出示“通行証”；在抓“坏人”的时候所有的黑人都得逃跑，朱瑪不懂得这个道理，結果挨到了警棍。警察和監獄就是專為他們設置的。乔瑟夫，妮娜，米涅醫師等人不是曾經給關起來，就是挨過巴掌。那個堅強的女人莉也一再受到“狐狸”的侵襲，終於傾家蕩產，身入囹圄。原因是她不該開一個小酒鋪。白人可以公開賣酒、飲酒，黑人做這樣的事可犯了彌天大罪！警察窮追不舍，“犯人”從屋頂上掉下來摔斷骨頭；警車飛馳；警棍揮舞……這些都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日常事件了！

朱瑪和他的朋友們把一切苦難的根源歸之于種族：生而為黑人或有色人，所以受壓榨，受欺侮，受歧視。基於這樣的思想，朱瑪對白人採取一種厭惡和疏遠的態度。他不希罕白人的物質生活，他認為白人和黑人不能做朋友。基於這樣的思想，朱瑪的愛人伊莉莎竟恨自己有一身黑皮膚。她是教師，是個知識分子，她要白人所有的東西，說白人所說的話，穿白人所穿的衣服，可是皮膚成為她不可克服的障礙，使她永遠達不到目的。因而她喜怒無常，發怪脾氣，終至離開朱瑪，悄然遠走。

進步的白人“紅頭髮”派迪啟發了朱瑪，使他開始懂得苦難的根源並不在於他是黑人。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同樣是人。壓迫黑人的只是一部分白人，而這一部分白人也壓迫着另一部分白人。正是這樣！在本書結尾他開始抓到了問題的核心，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他開始思索，開始嚮往有一天“沒有白人也沒有黑人，只有人民……每個人都有糧食，每個人都有工作……充滿了歡笑，充滿了友愛。”事實也教育了他，礦井坍塌的事件中壓死了他的朋友黑人約翰尼斯和派迪的朋友白人克里斯。從這裡

可以看出不管黑人白人，凡是劳动者都有受尽剥削，赔上生命的危险。老板的眼睛里没有黑人也沒有白人，只有金錢。老板不是在矿井还没有修复的时候就命令另一班接上去替他挖金子嗎？朱瑪看清楚了。就在这时候，他站起来，跟敌对的阶级展开正面斗争。他喊着：“我们又不是来送死的畜生，我們是人！”他领导了罢工。也就在这时候，白人派迪坚决站到工人阶级立場上一同反抗白人老板的欺压……。

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首先，作者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够的，也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道路和方法。

其次，作者的创作方法似乎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特别表现在男女关系的描写方面。

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对于我们很有教育意义的书。在今天，整个“黑暗大陆”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焰，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怒涛正激荡起万丈巨浪。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需要了解那里的人民和斗争更为迫切。这本描写南非黑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书，也可以满足我们这一方面的一些要求。

这本书是我们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组一九五八年毕业生二十四人集体翻译的。

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全民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学校的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学校明确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我们这一批恰好在这伟大的一年里毕业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共产主义的敢想敢做的

精神，投入劳动生产的热潮。我們鼓起了革命干劲，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內編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各种教学大綱和参考資料。这本矿工的翻譯也是我們一項劳动成果。

我們这一些小小的，但总算是成果的取得，完全是由于党的偉大的方針，由于党的不断教育、鼓舞和督促。沒有这一切，我們一定連嘗試一下的勇气都不会有的。

我們謹把这一份薄礼献給偉大的党！

为感謝母校对我們的培养，并紀念我們度过的难忘的四学年，我們同时把这本書献給亲爱的母校！

由于是初次嘗試，这本书在譯文方面一定有許多缺点以至錯誤，敬請老师們和讀者們給予严正的批評和指正。

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組一九五八年毕业生

乐 华	朱宝岭	过启沅	沈支遶	沈国祥
沈克定	杜炎坤	宋怡容	吳妙发	吳济民
周能珊	周鴻森	姚保慧	秦德林	馬祖毅
徐鍾經	黄 风	陆熙申	孙廣馨	顧洪元
潘克明	韓德新	韓祖鐸	薛詩綺	